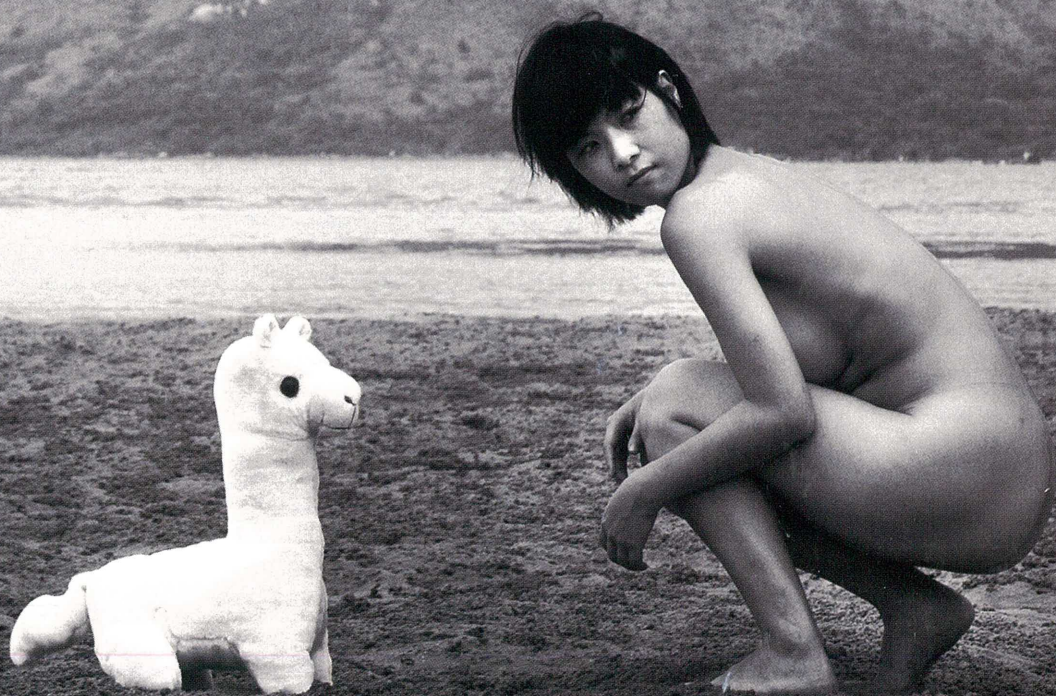


# 人民色情

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



著：余幼薇（Katrien Jacobs） 譯：楊靜、楊嘉莉



# 目錄

6	鳴謝
8	序論
26	第一章 網絡黃禍：從日常凝視到國家監控
74	第二章 性愛博客作家的驕傲與謙卑
124	第三章 熱辣性愛中的差異： 青年男女談情色媒介與網絡文化
158	第四章 Lizzy Kinsey與Adult FriendFinders ——香港網上性與色情自我展示的民族志研究
188	第五章 腐爛家庭的家族遺傳： 動漫迷與cosplay愛好者的酷兒愛情
234	結語

這是毛的一項關鍵發明——將整國人口置於國家控制機器之下。根據這個政體的管理標準，幾乎沒有不法之徒能逃過人民警惕的目光，尤其是在中國這個具有悠久的「看門人」心理傳統的社會。

張戎（《野天鵝：三個中國女兒的故事》）

公民的身體屬於他們自己。他們有權按自己的意願使用或棄置它。

李銀河博士

## 鳴謝

研究伊始我就知道我所關注的議題因為敏感常常受到審查，正因如此能夠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和關愛於我而言是極大的慰藉。首先，我想感謝希望在書中保持匿名的朋友們。我也想謝謝一些激進網站的作家和管理員，這些網站包括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以及推特（Twitter）上那些頻繁討論中國網絡政治議題的微博賬戶。他們的聲音和分享信息的方式與他們的熱情、幽默和反抗都是推動這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進程的重要力量。

這項研究的部分資金來自兩項香港城市大學的戰略研究基金和兩項香港行政特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本書第五章即是由優配研究金資助的研究項目（編號2110197）「不被束縛的洛麗塔：中國數字媒體語境內對於日本動漫 事和性別論述的挪用」。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的黎志添、彭麗君、黃慧貞、James Steintrager和楊宜瑄，感謝你們的信任和反饋。特別感謝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同事Anne Peirson-Smith，謝謝你與我合作一同研究動漫粉絲和服飾扮演文化，謝謝你與我合作組辦「非／一般服飾：亞洲的服裝與第二層肌膚（香港2009年）。還有城市大學的姚正宇和林宛瑩，謝謝你們與我合作進行了本書第三章所載的關於性別與色情的研究。我還想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媒介與傳播系，感謝你們對我的研究的鼓勵、為我在中國境內旅行提供資金援助、以及支持我參加幾次國際研討會和藝術節活動。此外，我想分別感謝城市大學研究資助處的Helena Tsang和香港中文大學研究資助辦公室的Joanne Tsang，她們不但具有專業而友好的職業精神，還盡力幫助我管理這些研究基金，使得我最後能夠既實際又愉快的使用這些資金。

同時，我要感謝在此書研究寫作過程中，願意與我交談並公開個人身份的人們。我的很多學生都參加了訪談，或是以其它方式支持我的研究。他們的正面能量推動我在每有疑慮或是遭遇困難時能夠繼續前行。而很多學者、朋

友、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也幫助我一起出聲反對壓抑、支持性愉悅，其中包括Isaac Leung、Alvis Choi、鮑藹倫、李銀河、何春蕤、John Erni、Gerrie Lim、Gina Marchetti、Helen Grace、遊靜、Denise Tang、Yvonne Lau、林藹雲、梁偉怡和小丁。

這些年來，有不少研究助理竭力幫助我在三種語言環境中——普通話、粵語和英語——蒐集資料、翻譯文件、謄寫訪問資料。其中也有人承擔起文化媒介人的身份，在現場訪問中提供同步翻譯。這項研究的很多內容都依賴很多人長期大量的合作才得以完成，故此，我要感謝Yan Liu、Nicola Tsang、Chengcai Yi、Firenze Lu和Jack Liu幫助我聯絡他們的朋友並提供翻譯。特別感謝Martin Sposato和Bing Czung幫助我這個研究員慢慢放鬆。謝謝楊嘉莉和我一起工作和思索，幫助我發掘和翻譯關於性博客作家的原始資料。

曾經有幾位學者和策展人邀請我將本書的部分內容在會議展覽活動中進行講演和展出，他們是Tran T. Kim-Trang、Jurgen Bruenig、Tim Stutgen、Johannes Grenzfurthner、Alessandro Ludovico和Mireille Miller-Young。他們的幫助使我能夠提前檢驗試水，也幫助我不再那麼自我中心。同樣感謝我「色情朋友」關係網這麼多年來一直和我保持聯絡，他們中有Warbear、Sergio Messina、Susanna Passonen、Shu Lea Cheang、Matteo Pasquinelli、Fiona Attwood、Clarissa Smith、Ismail Necmi、Nat Muller、Tobaron Waxman、Chantal Zakari、Barbara de Genevieve等等。

本書封面所用的攝影圖片是攝影師Martin Lui的作品，圖中人物是藝術家小丁。

最後，我要對我的丈夫Andrew Guthrie表示深深的感謝和愛意。他不僅幫助我兩次校對了本書英文版的全稿，更是一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全力支持我。

# 序論

本書檢視中國人如何通過消費色情產品和建構網絡性身份來體驗性愉悅乃至痛苦的追求個人自由，並展現中國政府如何自相矛盾的回應其公民的探索——國家一方面譴責愉悅工業，一方面又將其作為資本主義擴張的領域支持鼓勵其發展。

本書中關於大中華地區內互聯網文化及網絡色情的研究源自於我在香港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經驗。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的東南角。香港享有自治的政法系統，使我能夠以香港為中心四處遊訪並探索互聯網對於中國人的性的影響。同時，無論是普通香港公民還是在這裏工作的研究人員都依法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也有權瀏覽和分析含有性內容的材料，故而香港也成為研究人們對於色情和監視的態度的理想地帶。在這裏，互聯網並不受審查，學者也能較為自由的探討激進主義或色情這樣的話題。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化則截然不同，幾乎所有色情網站以及不少新聞網站和社交網站都被官方禁止，儘管有時禁令可能會消除。政府對待異見者動輒大肆審查或全面取締，這樣的舉措導致大陸網民對於開放的互聯網文化和大規模政治改革持有既理解又嘲諷的矛盾心理。

香港自身的網絡文化雖不及大陸那樣激烈顯眼，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卻擁有極佳的學術基礎和政府批核的資金支援。本研究即是在各種研究基金和藝術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研究期間我有機會與不少母語為粵語或普通話的研究人員一同在香港、台灣和中國調查探索。我與幾位中國研究人員密切合作，我們共同瀏覽網站、找尋原始資料、訪問使用過性網站和社交網站的網民。蒐集此類資料。訪問人們的社會生活有時是頗為困難的，更不用說去詢問人們對於政府宣傳和審查的意見了。在中國工作時，面對政府嚴格追求「社會穩定」的態度，想要公開觸及這些敏感話題時，人們很難不變得恐懼多疑。我小心翼翼的與學者及學生核對，從而找出雖不安全但尚能為人們接受的調查模式。人們幾乎異口同聲的告訴我色情絕對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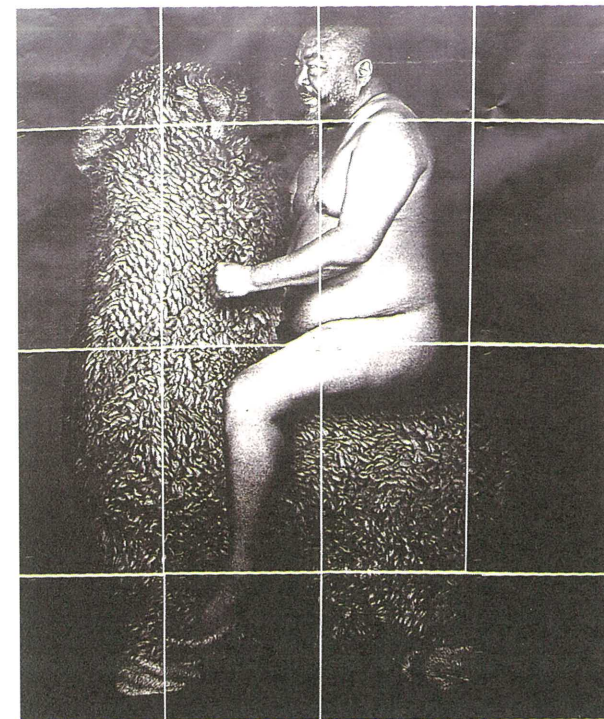
個適時的、「足夠安全」的話題，他們認為色情甚至也許是整個個人及輿論監控系統中的一條漏網之魚。雖然中國大陸的人們對我的研究給予正面反應，但我卻仍然更喜歡返回我的安全地帶——香港去反思一切。

性與情色對於當今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的科技文化政策和互聯網治理藍圖——來說是一股中心力量。本書記載的研究和分析除了能夠提供獨特視角去觀察中國文化之外，也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全球網絡色情和監控文化的未來。中國共產黨雖然希望能夠控制性激進主義和政治運動，但同時卻



香港女性頭戴艾未未面具抗議中國政府於2011年4月拘留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攝影：Andrew Guthrie

又在商品拜物主義或／及消費主義中推動某種特別的網民行為。正如Lisa Rofel在*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對於「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主義公民」以及「良性消費主義者」的不斷定義中，性已經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老一輩的中國人往往從小被教育要接受貧窮、政治苦難以及毛時代強加給他們的禁慾主義，但年輕人卻被激勵着把自己從此類生活方式中釋放出來。如果年輕人的性試驗和對情色媒體的體驗符合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主義精神，那麼國家在一定層面上會給予鼓勵。此類生活方式往往充滿強烈



為艾未未辯護的抗議海報，製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製作於2011年4月。該海報中藝術家坐在「草泥馬」身上，「草泥馬」是2009年的中國互聯網網絡神獸，現在被廣泛運用為批判網絡審查及保護網絡淫穢的象徵。攝影：Bing Czeng

的物質主義色彩並且為之自豪，並含有一些安撫和抑制「危險的政治激情」的元素。性娛樂雖然能夠超越極具限制性的當地生活方式，但最終還是服務於愛國主義、肯定中國在全球的地位。（Rofel, 2007: 121）

中國鼓勵其公民追尋一種「新世界文明夢想」——這個語彙曾多次出現在政府宣傳中，用以表述「世界都市」內的和諧生活狀態。Brian Holmes 就觀察到這種神秘的都市是如何被勾勒成無休止的建設和擴充：「……彼此相連的高樓大廈、沒有盡頭的高速公路、無限發展的都市化進程，這城市超越了想像的疆界。廣闊無垠的市內街區、此起彼伏的交通幹線、持續擴展的環形道路、地鐵、機場、冶煉廠、發電廠、子彈火車，這城市吞噬着鄉村、侵略着山林和天空。」（Holmes, 2008）在中國，步入世界城市的進程往往被稱為「下海」。這個表述暗示着人們不得不告別共產主義生活所提供的安全感、開始將自己訓練成極具企業家氣質的冒險主義者。Holmes 總結道，中國政府在規範性的政治和急速擴張的經濟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如果不是笨拙的——平衡。這使得被消費主義引導的青少年和性文化周圍出現了一種充滿矛盾的自由空間。

儘管本書所論述的性態度與性解放很有中國色彩，因為它們多為跨國企業驅動，並受到良性消費主義理念影響或是為公眾默許，它們多少可以代表未來的全球性文化。Mimi Sheller 提出一個「移動理論」來反思深受移動能力的全球化及虛擬現實的發展影響下的現代文化。Sheller 的著作分析了受到虛擬旅遊業影響的加勒比地區，展示了信息技術公司與創意產業是在如何影響着當地人口群，又是如何影響着全球對旅遊及商務的想像。書中介紹的各種網站，或是讓人垂涎欲滴，或是讓人心馳神往，雖可讓觀者憑空旅行，卻也導致了當地人口的貧困（Sheller, 2007: 18）。同樣的，由於時下這種新型的性的虛擬化對於中國城市甚至鄉村地區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匯入國際社交網絡中尋找浪漫邂逅或是性工作機會。人們

開始將自己的身體完全投射到充滿誘惑的虛幻世界裏，但為了應付傳統政府與家庭的控制，他們也許有時仍會隱藏或修飾自己的衝動。於是，控制着性產業發展的是一股充滿矛盾的意念——即蠢蠢欲動又昏昏欲睡。這種愉悅與抑鬱／否認相混雜的矛盾的民族情結正牢牢控制着性產業的發展，並為享有社會優勢的男性階層提供更多的享受空間和假正經的機會。本書除了呼籲對於色情產業和性娛樂業的接受和民主化之外，也揭示不服從的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地下活動，他／她們在中國色情教育的「剩土」上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幽默和獨特性。

2010年在中國內地曾有一起著名的對性激進分子的政治迫害，迫害對象是南京某大學的教授馬曉海。馬教授因參與群體換妻的網絡社群而被判犯有「聚眾淫亂罪」並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雖然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在各類網絡交友平台上進行與馬教授類似的行為，古代中國反淫穢法律對於多重性伴侶或是所謂「流氓行為」的譴責至今仍然有一定影響。也許在其他國家，馬教授可以享有追求性激情的自由，也可以在各種場合自信而雄辯的談論他隨意的性生活，但是在中國，當他被判服刑時，並沒有幾個人起來為他辯護（Wong, 2010）。中國大陸的學術界也許對國家強加給他們的知識分子職責有着過度的認同，他們全力否定馬教授的行為，於是乎民間也很難支持馬教授這樣一個學界「性機器」。然而，學界內也出現了和這種自負清高精神相背離的人物，那就是中國性學專家、北京社科院的李銀河博士。她挺身而出為性少數派辯護，讚揚馬教授是一位進步思想者和積極分子。她認為馬教授並不應該接受如此的罪名，因為他並沒有傷害任何人，而其性行為僅在私人空間進行，同時涉及到的也都是自願的成年人。在中國很多對於「聚眾淫穢罪」（如換妻、酒後性行為等）的起訴最終都被撤銷，這也從側面說明南京警方是極度保守的。李博士進一步指出馬教授一案所引起的媒體關注正說明中國對於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開放。她曾在激動網（joy.cn）的一則視頻訪問中發言：

「我個人並不贊同也不喜歡換偶。但是如果是夫妻商量好了，不管出於甚麼原因，比如審美疲勞，他們並沒有傷害社會，也沒有傷害他們自己。據我所知，所有參加換偶的夫妻他們兩人的關係比一般的夫妻要好。他們可以溝通到這個分兒上，不嫉妒。往往是夫妻關係好的人參與換偶。這對於社會沒有甚麼損害，只是他們有一點好奇心或是想嘗試。我站在性少數派這邊。」（Li, 2010）

中國互聯網為非正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話語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雖然古代的反淫穢法制至今仍然有一定影響，並時不時被用來給性激進主義者或色情片傳播者治罪，中國網民卻還是積極參與到某種反抗行為中去（Hu, 2009: 16）。正如本書對激進主義和博客話語的分析所展現的，當網民抓住機會窺探他人性生活、參與色情片政治討論的同時，性窺視主義和性裸露主義已經發展為一種強有力的「動物本能」。

中國大陸政府的干預力量以及反低俗運動在2009年已經達到高潮階段，當時七個政府部門相互合作在電視轉播中發佈了一項關於「反低俗政治運動」的報告。2010年秋天，有報道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指控一千三百三十二名中國公民通過網絡和手機短信「傳播淫穢信息」；其中五十八人被判五年或以上有期徒刑，而他們中最年輕的一員當時只有十九歲（SCMP, 2010）。可是現在我們每天在網絡搜索引擎、垃圾郵件、轉發信息中總會或多或少的涉及到性或色情，網民是否真的可以徹底避免自己成為「傳播淫穢信息」者呢？

幾位評論員都運用「儒家的困惑」來描述政府對於性的道德恐懼與國內受商業利益或社交網絡驅動的性娛樂之間的矛盾。我花費了不少精力來理解這種困惑，最終卻發現最好的理解方法其實是將其視為整個儒家體系的裂縫。無論是意料之內的道德恐懼，還是在恐懼中尚能存活的性自由，其實

都是當代中國種種嘈雜矛盾的勢力相互撞擊的實例。馮建三就在《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2008-2009》中指出，對於學者來講，利用此類國家機器的內部衝突有利於建立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困惑：「國家機器本身是否出現裂隙，原因眾多，不是我們能夠掌握，而只能見縫插針」。

在本書的創作過程中，Matteo Pasquinelli的觀點幫助我在分析當下色情復興文化時建立起一種既批判又積極的視角。在他的著述裏，Pasquinelli致力於檢視多種傳說中的動物，並探索如何利用這些神獸所具有的象徵符號來解構今日新媒體文化中的權力問題。當任職於各種全球機構的政治領袖和CEO們每每借用獅子、蛇與龍作為自己權力的象徵時，媒介藝術家們也在努力奪回對這些神秘造物及其獸性權慾的論述權（Pasquinelli, 2009）。Pasquinelli的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大陸的各種情色激進主義——現在最為流行而幽默的性反抗象徵符號正是一種叫做「草泥馬」的動物，網民集體發明創造了這個動物藉以評判政府的相關宣傳活動。在網絡百科全書百度百科中，草泥馬是網民虛構的十二神獸之一。網民借助諧音的手法為神獸命名，使得它們的名字總是語帶雙關的讓人聯想到漢語中種種粗俗淫穢之語。儘管在2009年中國官方嚴令禁止了這些超現實動物的形象與相關故事，神獸卻早已征服了中國互聯網，支持網絡自由與性娛樂的網民則不亦樂乎的相互傳閱被禁止的圖文信息。網民憑藉情色的動力和集體幽默感持續各種快樂的抗爭，並在抗爭中發展和享受自己來之不易的批判身份。

網民借助於互聯網逃脫保守限制的文化姿態，並勇於質疑國家強勢的監控文化——這些舉措讓人們品嚐到一絲自由與活力的味道。然而，這些許自由雖能提供樂趣與慰藉，卻沒有帶來對權力機制的深層破壞。中國網民面對中國或是西式的強權，往往感到無力而缺乏尊嚴。2010年的中國谷歌事件就清晰的折射出互聯網時代的競爭對手——強權政府抑或是網絡巨頭——

無一不通過對普通網民的監控來建築自己的權力控制網。正如Tricia Wang所言：

「對於信息的社會性質以及信息在當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谷歌與中國的視野各不相同。一方面，企業巨頭正在依靠算法式創造同質的、建立於廣告點擊率之上的消費文化；另一方面，強權國家則通過推行政策來製造同質的、屈服於父權形式統治的公民。」  
(Wang, 2010)

網民的確應該對這兩個看似敵對的勢力保持同樣批判審慎的態度，尤其考慮到我們每日在網絡上的瀏覽途徑總要經過這兩個勢力的不斷測試及調節——既不能與陳腔濫調的政府言論相牴觸，又不能有礙於大肆擴張的消費文化。

與其一味依賴大眾流行文化或是企業網絡來進行社會變革，倒不如通過小規模的跨境文化共享及意見傳播來創造活力無限的媒介文化。Rebecca MacKinnon 就觀察到：儘管互聯網正在推進世界的全球化進程，在線媒介社群卻有一種「自然趨勢即更加關注內在的、本土的，而不是外界的、跨越邊境的」(MacKinnon, 2009: 11)。MacKinnon 認為各種模式的跨境激進主義及本土凝聚力有很大潛能去激發本土文化對於言論自由的保護與推進。香港社會活動家林藹雲的故事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別將香港變成一個黑白鬼城」——這是林藹雲2007年發表的著名網絡文章的標題。林藹雲認為在急速擴張的超物質主義席捲之下，香港社會狹隘的視野正在威脅着香港的性文化。在她與網站Interlocals.net所進行的一項訪談中，林藹雲批判了淫穢物品審裁處。林藹雲還認為自從屈身於保守的中產階級物質主義以來，香港的多元文化城市身份越來越淡 (Lam, 2007)。林藹雲發展了一項公民不合作運動，她激勵網絡用戶在當地獨立媒體服務器上張貼通往色情內容的網絡鏈



■ Jake Applebaum拍攝的照片，林藹雲將其超鏈接貼到香港獨立媒體的服務器上。林藹雲因此被香港淫穢物品審查處起訴。



接，並以之對抗香港社會中與日俱增的物質主義意識形態及愈加嚴酷的反淫穢法律。林藹雲自己上傳了一張Jake Applebaum拍攝的裸女藝術照，照片來自社交及攝影分享網站Flickr。林藹雲的公民不合作行為被保守市民發現，他們向淫穢物品審裁處投訴了林藹雲。林藹雲因此被起訴違犯淫穢法。

林藹雲在其個人博客和其他國際網站上一絲不苟的記錄了她的庭審過程，從而批評香港性文化的新現象。她和當地組織機構的衝突有助於我們認識到，互聯網積極主義正在走上一條獨特的獲取國際支持和爭論的道路。

用戶生成網絡內容的時代賦予少數派和微型群體機會去再現自己性化的身體、廣泛傳播含有性內容的材料。情色正在逐漸遠離以男性消費者為主體的市場，它慢慢轉化為女性與性少數群體在虛擬世界中自我呈現和建立性化身的工具。藝術家和激進分子能找到機會去釋放自我，更可批判跨國企業生產的同質性產品。網絡用戶可以為「身體」和「色情」賦予新的解釋和美學觀點，同時也慢慢疏遠那些滿是陳腔濫調的網站與產品。在揭示賦權與賤斥的互動之外，本書還會論述找尋中國情色主義的新鮮方式的必要性。本書力圖在各種仍為海外市場影響的多種產品與生活方式中探索其特別的中國情色遺產。由於海外市場往往無意強調文化差異，中國性文化自身就急須注重宣傳本地色情及藝術情色主義的歷史。舉例來說，藝術評論家林布蕾就曾主張重振香港電影黃金時期風月片的威風。風月片往往圍繞一般電影觀眾喜聞樂見的情節展開，它們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影片中總有取材於古代情色傳說的性場面。這些電影能夠為當代情色幻想提供洋溢着熾烈與反叛的中國血脈（Lam, 2009）。游靜也曾討論過恢復對於「淫」的古老定義，她參考的是風月片導演李翰祥重拍的十七世紀晚明王朝蕩婦故事。在李翰祥的電影和報紙專欄中，他多次謙虛的表示自己常常從女性人物那裏得到啟發，例如頗受權貴男性寵愛的上海高級妓女公開討論男人床上功夫與陰莖大小的舉措就令李翰祥頗為驚歎。李翰祥電影中的女性角

色明顯有別於商業色情片模式裏的女人，因為前者總是「被賦以尖銳的眼光、敢愛敢恨的勇氣、獨立自主的要求與無所不能而精力充沛的活力；她們可以集悍婦、淫娃、夢想家與鬥士於一體。」（Yau, 2010: 120）。面對那些數量繁蕪卻一成不變的男性導向型商業色情片，李翰祥內涵豐富的女性角色可以為觀眾提供與眾不同的口味。她們象徵着一種精神化的性特質，這種性特質超越並消解了那些缺乏想像、單調無聊的性慾版本。同時她們更反抗道德至上的立場和以生殖為目的的異性戀性特質。風月片的風格與主題令人耳目一新，也為後來者忠實描繪中國「色」（情）故事提供了先例。

本書也探討了自製色情的新浪潮及與之相關的大眾媒體醜聞。在中國大陸，對於瀏覽色情內容行為的質疑和鄙視態度仍然甚囂塵上，而類似「網絡成癮症」的心理學診斷也很有權威。社交媒介文化雖受到鼓勵，但該文化中的前衛部分卻仍被言過其實的說教與政府宣傳左右夾擊，甚至被描述為是民族品質和個人道德的淪陷表現。在“Just Like the Qing Empire: Internet addiction, MMOGs, and mor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文中，Golub與Lingley指出在線戒除網癮運動的背後隱蔽的是中國對如鴉片般滲入境內的外國文化的深層社會焦慮。中國對全球化與大都會主義的熱炒已經引來了各種負面元素——不斷滲入的外國文化中糜爛和墮落的一面。網絡成癮症與互聯網文化本身都已經成為眾矢之的。那些在此類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中躍然而出的年輕人們被描述為每天都在「泡」網的人——「泡」這個動詞借用軟性飲料裏轉瞬即滅的氣泡來比喻空虛糜爛的精神狀態。Golub與Lingley這樣分析這個診斷：「從某種層面上看，我們可以說網癮患者把時間浪費在網吧裏，但是『泡』也可以被理解為『浸淫』（如同沸水中的茶葉），即分解體內凝結的精力並將其散發到周遭更廣闊的環境裏去。」（Golub, 2008: 70）

近年來，大眾傳媒和時髦心理學家總喜歡拿恐懼和病態說事，但學者們也慢慢學會了如何去解構這種論述。多家知名的學術出版社都已出版了不少關於多人在線遊戲社群的民族志研究，比如「第二人生」和「魔獸世界」裏的遊戲社群。在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不約而同的反思了線上幻想與物質世界之間的空間（Anderson, 2010）。Bonnie Nardi就研究了中美兩國「魔獸世界」玩家的合作模式，認為他們正位於一個受到社會經濟、政府調控與文化價值觀影響的電子——物質生態系統裏。Nardi還詳細論述了她在「魔獸世界」裏作為暗夜精靈牧師的生活和體驗，以便為理解人類遊戲的特質和人類社會行為提供一個深入而富有實踐經驗的視角。（Nardi, 2010: 6）

本書的各個章節也會採用相似手法展現人們「性」致高昂的化身，並追問這些化身如何賦權於人們的自我，又是如何和人們的自我對峙。本書第一章〈網絡黃禍：從日常凝視到國家監控〉介紹了現時正在嚴重影響中國大陸消費的性產業和商業社區網站的發展和變化。這章指出中國現在正在度過一個人民色情和激進主義的紀元，儘管政府一再指出並不斷警告人們這不過是一場網絡黃禍。同時，無處不在的政府凝視則不斷強化着內容審查和相關論述，而網民自發組織的各種相互監視則是人們內化這種談性色變政策的鮮明體現。這章還會介紹保護中國虛擬世界的幾位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的作品。比如，臥底研究人員鄭天天就使用雙重身份進入以前不為人知的隱蔽地帶，她的作品展示出當地政府官員如何一面言之鑿鑿要打擊色情產業，一面頻繁造訪卡拉OK吧裏的性工作者。另一個例子則是網民如何利用他們集體創作的網絡神獸草泥馬抵制政府在家用電腦上安裝所謂「花季護航」過濾軟件。而藝術家小丁和俞娜的作品則通過展現裸體和挑逗來挑戰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凝視和道德禁忌。

第二章〈性愛博客作家的驕傲與謙卑〉調查了中國大陸網絡上活躍或消聲的各種博客作家及其所推崇的性幻想。公民記者報道和悔過性質的日記風靡網絡，

它們填補了豐沛的性能量和「政府倡導性無能」（韓寒）之間的空白。這章集中討論社會活動家翟明磊、老虎廟、韓寒和艾未未的作品。雖然主流博客寫作傳統關注的主要是公民自由，大多數博客作家的作品也會涉及到色情和性工作。很多博客作家在追求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會時不時有小眾作家和藝術家公開在博客裏描寫其非主流的私人生活和性慾望。性博客作家木子美、海容天天和流氓燕就屬於這個行列，她們通過發表機智的自拍照片和性生活日誌將博客寫作激進化。同時，正如第一章所示，電子環境中也滿溢着道德主義批判和不寬容態度。很多網民使用人肉搜索引擎打探社會名流和政治領袖的私生活細節，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當博客作家不斷追求新的個人主義、守衛個人獨特性時，人肉搜索鬥士總是在群氓心理驅使下譴責批判此類行為。

第三章〈熱辣性愛中的差異：青年男女談情色媒介與網絡文化〉則通過對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青年人的相關訪問，分析色情的政治反抗潛力和教育意義。根據我們與六十位年齡介於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大學生所進行的深度訪談，以及一項從2007年7月持續到2009年5月的匿名網絡問卷（非開放式）調查，我們分析了男性與女性在性享受和公民權利兩個話題中對於自我的描述。

今天男性與女性都已經被捲入、以及參與到自製色情的時代，那麼面對色情文化他／她們所持的態度如何，又是如何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呢？臨床心理學科中的幾個流派都慣於強調性別差異使得兩性會為不同的性影像激發性趣。他們認為女性對於各種不同的性喚起方式都願意嘗試，她們的態度很有彈性，也對雙性戀類的性形態感到好奇；而男性，無論是同性戀傾向還是異性戀傾向，都更趨向於將慾望投射於某一固定的性影像或性工業產品。上述研究發現固然有趣而刺激，但是學者們並沒有在研究設計中質詢不同文化背景中性自由的程度和對於性活動的道德寬容程度。由於大多數女性長久以來無法獲得並享受色情產品，她們對於色情消費的態度大體上看是較為猶豫和謹慎的。想要理解女性對於不同類型的色情產品的偏好，

更要考慮她們獨有的情色欣賞的文化歷史。第三章的研究表明中國女性事實上抗拒被廣為接受的中國品味和產品，她們積極的參與全球範圍內的相關論辯，擁戴多樣化的藝術和色情概念。

第四章〈Lizzy Kinsey與 Adult FriendFinders——香港網上性與色情自我展示的民族志研究〉，講述了一項深度個案研究的過程和發現。這項研究關注大型性與交友網站<http://www.adultfriendfinder.com>，研究中我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同時還訪問了一些網站會員。我不僅力圖分析不斷變化中的中國性氣候，也想積極地參與到這個網絡性環境之中。當我將自己代入到性化的人格之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男女女開始和我在線上交流或面對面訪談中分享他／她們不同尋常的性經歷、性出軌。這一章解構這些個人稱述，並分析用戶生成的網絡內容，從而評價該網站所使用的解放性修辭話語。

第五章〈腐爛家庭的家族遺傳：動漫迷與cosplay愛好者的酷兒愛情〉則描述了日本動漫產品的中國粉絲群，解讀這些粉絲群體如何建構他／她們自己的性身份。虛擬幻想世界的創建者們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中喜歡將自己打扮得華麗耀眼，滿溢着具有「怪癖」和「賤斥」意味的酷兒風範。他／她們一方面希望能夠逃脫當地壓抑的道德觀念，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滿足高度消費主義的需求，並嚴格遵守國族體制內充滿父權意味的商業化行為準則。所以這一章關注的就是這些陷入另類現實和酷兒自我之中的群體，講述他／她們為何不得不否認自身以滿足家庭或現實生活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粉絲群體發展處的性幻想和性人格是中國人對性樂趣和「人民色情」的追尋中一股重要的力量。這些幻想和人格常常招致最強烈的父權主義反應，比如中國政府就不斷的審查和醜化粉絲們對於日本文化和軟性色情娛樂的大膽追求。然而無論如何，粉絲們幻想出的各種愛情故事恰恰體現出人們渴求知識以及性娛樂的希冀。

## 參考文獻

- Anderson, Nate (2010) "Sociologists invade World of Warcraft," [internet] 11 May. Available at <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news/2010/05/sociologists-invade-world-of-warcraft-and-see-humanitys-future.ars> [accessed 19 July 2010].
- Feng, Chien-san (2009) "Between Alternative and Mainstream, Independence and Nationhood," in Lam Oi-Wan and Ip Iam-Chong eds. *Info Rhizome: report on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 In-Media.
- Gilmore, Anthony (2010) "China's New Gold Farm," in *Virtual World Research*, 2: 4.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tdl.org/jvwr/article/view/863/628> [accessed 23 July 2010].
- Golub, Alex and Kate Lingley (2008) "Just Like the Qing Empire: Internet addiction, MMOGs, and mor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Games and Culture*, 3: 1, pp. 59-75.
- Holmes, Brian (2008) "One World, One Dream: China at the Risk of New Subjectivities," [internet] January 8. Available at <http://brianholmes.worldpress.com> [accessed 16 February 2008].
- Hu, Yong (2009) "Why Remain Independent and How to Be Alternative?" in Lam Oiwan and Ip Iam-Chong eds. *Info Rhizome: report on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 In-Media.
- MacKinnon, Rebecca (2009)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Lam Oiwan and Ip Iam-Chong eds. *Info Rhizome: report on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 In-Media.
- Lam, Bourree (2009) "Money Shots: A Look at the Hong Kong Porn Industry,"

*Time Out Hong Kong* [internet], 13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out.com.hk/feature-stories/features/28969/money-shots-a-look-at-the-hong-kong-porn-industry.html> [accessed 8 August 2010].

Lam, Oiwan (2007) "Don't Turn Kong Kong into a Mono-Colour Ghost City," interview with Oiwan Lam, *Interlocals* [internet], 2 July, 2007. Available at <http://interlocals.net/?q=node/118> [accessed 15 July 2009].

Li, Yinhe (2010) Video interview about Swinging Professor Ma, *joy.cn* [internet], 21 May. Available at <http://news.joy.cn/2010/njjzyl/> [accessed 30 July 2010].

Nardi, Bonnie (2010) *My Life as Night Elf Pries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cKinnon, Rebecca (2009)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Lam Oiwan and Ip Iam-Chong eds. *Info Rhizome: report on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 In-Media.

Nip, Amy (2010) "Censors Delete 95pc of Blogs a Day, Forum To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June.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 Rotterdam: Nai and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See our collaboration in tw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bout Internet Pornography in Amsterdam,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Netporn, September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networkcultures.org/netporn> and @lick Me (June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networkcultures.org/clickme/> [accessed 15 July 2010].

Rofel, Lisa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2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0) "1,332 Guilty of Spreading Porn," 6 November.

Sheller, Mimi (2007) "Virtual Islands: Mobilities, Connectivity, and the New Caribbean Spatialities," in *Small Axe*, 24, October, pp. 16-33.

Wang, Tricia (2010) "Googlist Realism: the Google-China Saga Posits Free-Information Regimes as a New Sit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Moral Tensions," *CulturalBytes.com* [internet], July 10. Available at <http://culturalbytes.com/post/781876273/googoochinasaga> [accessed 15 July 2010].

Williams, Sue (1997)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Zeitgeist Films,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zeitgeistfilms.com/film.php?directoryname=chinaacenturyofrevolution> [accessed 20 July 2010].

Wong, Edward (2010) "18 Orgies Later, Chinese Swinger Gets Prison Bed," *New York Times* [internet], 20 May.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0/05/21/world/asia/21china.html> [accessed 17 July 2010].

Yau, Ching (2010) "Porn Power: Sexual and Gender Politics in Li Han-hsiang's Fengyue Films," in Yau Ching ed.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第一章

# 網絡黃禍： 從日常凝視到國家監控

## 簡介：你的每個呼吸，每個動作

儘管政府不斷警告人們遠離「網絡黃禍」，中國還是迎來了「人民色情」的快樂時代。「黃色電影」在中國文化意指色情電影，而「網絡黃色」則專指網絡色情。在本文中，網絡色情將被定義為各種商業性的或非商業性的情色產業與性勞力。老大哥對情色主義的凝視一度在人際交往和大眾文化中被內化和原子化。然而現在的博主作家、藝術家與搜索性內容的網民都懷着一種DIY（自製）精神投身於性文化，積極創造媒介內容並投身於虛擬世界裏的激進主義運動。中國人在參與網絡文化的時候，總是一邊生產含有性元素的媒介一邊又消費着它們。同時，中國網民更是尖銳的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既能用非主流的手法展示性感的身體，又在不懈的追求公民自由。在日漸崛起的中國互聯網文化中，為了改造自己的性身份人們正在參與哪些政治論辯和文化潮流呢？由於古老的淫穢法和道德規範對含有性內容的媒體仍然全面封殺，日益發展的網絡色情同以恐嚇與審查為手段的威權政治之間的矛盾漸長。

2010年6月，中共中央政府一份網絡白皮書出台。該文件提到，在2009年，約有二億三千萬中國民眾使用搜索引擎搜集信息，約有二億四千萬人通過即時通訊技術進行交流。此外，中國已有超過一百萬個論壇和二百二十萬個博客作家；而超過百分之六十六的網民經常使用互聯網來討論多種話題、發表意見從而反映自己關心的問題。在這種參與程度下，百分之六十的網民認可政府將互聯網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程度的態度。

雖然網民的網絡運動常常被視為是互聯網成熟與進步的標誌，白皮書卻宣稱互聯網正在助長有害內容的傳播。白皮書更指責網絡色情嚴重的侵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故已成為現階段公認的公共安全隱患。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國家應「採取措施，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

絡，禁止任何組織、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凶殺、恐怖、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以及網絡資訊等。」（新華社，網絡政策白皮書2010）。該文件並沒清晰解釋網絡為何以及如何在本質上對未成年人有侵害作用，但它堅持網民文化應該遠離網絡色情。

同時，政府官員對監控技術進行了全面創新，以建立維繫其控制／威嚇的策略，網絡用戶也已將監控文化內化為日常的社會凝視和道德審判。在許多文化中，網民都會躋身於對性文化的慶祝和解構中去。例如，2010年春天，日本發現了一種新的電腦病毒。這種病毒能掃描人們的硬盤，檢查他們是否非法下載了成人色情遊戲，並把用戶名單公佈到網上。該病毒本應促使公眾對非法下載色情的行為感到擔憂和羞恥，雖然這些行為其實早就被廣泛接受並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BBC News, 2010）

針對這種興奮與譴責並存的心理，David Lyons提出了監控文化理論，分析國族權力和資本主義如何滲透到人們的日常工作和休閒中去。在監控社會裏，人們彼此窺視並藉此享受各種日常科技、工作活動以及生活方式帶來的快感。人們也許會窺探別人的私人風流韻事和政治錯誤，或嘗試獲得控制他人的機會從而「通過對隱私細節的專注、系統的窺視來影響和規範他人的注意力」（Lyons, 2007: 14）。在這兩種方式的手段下，網民已經習慣在同伴中不斷蒐集和偷窺各種性醜聞及相關內容。

主流社交網絡例如Facebook或它的中國版人人網（renren.com）鼓勵會員探究別人的生活，並使之形成一種集體的、習慣性的社交興趣。Facebook出人意料地在香港大獲成功。然而2009年7月，在新疆暴動事件及隨之而來的關於新疆獨立分子的一連串報道後，Facebook便被中國大陸封殺了。中國大陸的網絡用戶現在都主要使用人人網（前身校內網）。人

人網現有二千二百萬活躍用戶。它要求用戶以真實姓名和聯繫方式註冊，並有非常嚴格的審查制度，尤其擅於追蹤用戶生成內容中政治敏感詞。

在中國頒佈關於禁止含有性內容的圖片法律以後，人人網的管理員總是迅速清空所有用戶上傳和分享的含有性暗示的圖片。許多其他國家也會禁止社交網絡上出現性暗示的內容，但中國的網絡用戶已經發明出獨特的應對策略去解決此類法規帶來的困擾。同時，中國網絡用戶對於政府監控已經習以為常，他們面對這些常規性的刪除也都見怪不怪。再者，網絡白皮書上也提到，社會評論是被政府珍而重之的，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和基本自由，所以應該受到保護。因此，人們覺得他們對網絡體驗的評論，包括對審查制度的批評，應該是受到鼓勵的。2009年12月5日，人人網上出現了用戶上傳的一系列自製的性圖片。這輯圖片中的女主角一絲不掛，坐在一堆玩具中與自己的布偶動物玩耍。人人網的會員很快便紛紛對這些圖片表示讚賞：「哇……好大膽啊！」……「太瘋狂了！」……「我的同學和我本人都很喜歡這些圖片，請問你能再發一些上來嗎？」……「哇，甚麼時候會被再次刪除？」……「圖片還在？我們簡直見證了一個歷史上的偉大時刻」……「是的還在，希望我們能一直保留，以作紀念！」

本書的各章都將論述的一點就是性的表達方式已日漸豐富，並正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崛起。面對反應過激的政府政策，含有性暗示的視頻仍然廣為流傳、備受熱議。這些行為折射出人們在個人與集體層面上對性政治和審查政治的反應。著名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未未就剖析了當下社會轉型的政治氣候：「這一切，都與把我們的基本知情權轉化為容易被理解和表達的形式有關……這些權利是跟藝術及創造性息息相關的。」（Yu, 2010）

網民相關行為的基本形態包括分享性圖片和玩弄各種敏感詞。網絡用戶通過不停地修改詞語、名字和其他表達方式來保護自己獨有的粗俗語言。很



■ 社交網絡人人網上的自製色情圖像，它們引來提倡性表達及反對審查機制的評論。電子繪圖：Bonni Rambatan

多用來指代性的詞彙，包括「裸露、成人、審查、色慾、情人和精子」等都被列為敏感詞。大型搜索引擎都能自動封鎖人們對這些詞語的搜索（Demick, 2010）。有時候個別的詞彙會被自動刪除，例如演員湯唯的名字。湯唯因在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2008）中有大膽裸露的情慾鏡頭而被中國大陸官方封殺。湯唯上了黑名單後，人們給了她一個新的名字，以便繼續傳播電影中的性愛鏡頭以及關於這位演員的資訊。在封殺期間，網民也嘗試用他們的博客，P2P論壇和BBS論壇上分享這些鏡頭。一個電視節目甚至披露，中國大陸網民對這些性愛場景非常痴迷，他們甚至會私下嘗試湯唯和梁朝偉在電影中的性愛體位。

電影《色·戒》從而成為情色想像的重要動力，它吸引了兩岸三地的一眾粉絲。在訪談中，不少人說他們被那些性愛場景深深感動。網民們對於性愛場面的青睞不僅僅是因為其在中國網絡上的流行，更在於它們的質量比一般色情電影高出很多。

那些具有強烈藝術風格的畫面豐富的體現了女主角的兩難境地——她被困在對於共產主義中國的愛國情操與對日本漢奸的意亂情迷之間。大多數網民都很喜歡這部電影，並為自己能在網絡上討論這些性場面感到幸運。Sussany Tang，一位來自上海的交流生跟我們解釋：「電影裏面的性愛場景是朝着同一個方向發展的。電影裏一共有三段性場景，每段都加深了我們對男女主角性關係的深度的理解。因此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電影背後的情感瓜葛和故事。」電影中政治合作與性吸引力交織在一起，這種主題對於中國電影觀眾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那些有偷窺慾的網民也可以藉口欣賞電影來維繫自己窺視的機會。

## 人民色情：中國自製VS日本A片

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國，無論男女都在使用和評論含有性內容的媒體去探索新鮮的口味、慾望和身份，去捕捉新潮的、充滿性意味的文化內容，也去反思社會賦予他／她們的角色和責任。上載及傳播性愛視頻在中國是一項高危事業，但是人們還是躍躍欲試。似乎這種討論和窺視別人的能力可以幫助他／她們減輕道德壓力和逃避社會責任。舉例來說，中國互聯網上到處都有年輕人在日常生活場景中拍攝的性愛視頻，場地包括教室、澡堂、電腦實驗室和城市公園。這些視頻常被標識為「\*\*門」（源起美國水門醜聞），前面幾個字就根據拍攝的地點命名，例如：東樓卡帕女；地鐵門；上海洗手門；或湖南電梯門。

這些網絡系列短片讓觀眾發覺城市中的許多日常空間都是做愛的好地方。有時候，鏡頭中的戀人似乎根本沒有察覺到攝影機的存在，彷彿他們的肉慾是無意中被保安檢測鏡頭捕捉到又被第三者上傳到網上的。另外一些時候，鏡頭離動作中的主人公是那麼近，鏡頭裏的情侶不可能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他們還是作出毫不知情的姿態。

「東樓卡帕女」的視頻就拍攝了一群在校男生在教室裏脫光一個女孩衣服的過程。驟眼看去，整個視頻不過是個欺凌弱小的故事，然而男生們接着便開始長時間愛撫和親吻女孩。女孩也顯然有了性致，她和男生一起大笑，並盡情嬉戲。接着其中一個男生更用他的手提攝像機挑逗卡帕女作出回應。事實上，該女生非常善於模仿日本AV女優，她在被迫進行性行為的時候發出痛苦而愉悅的低吟。以下Jun的解釋也許能反映這種自製視頻有多受歡迎：「這些電影成功地標新立異，開始與日本色情電影分庭抗禮。就算質素不高，製作我們自己的視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甚麼都被官方屏蔽了，這些視頻剛好能填入空檔。」<sup>1</sup>

面對政府的警告，這些自製作品還是在網絡上流傳着，對中國網民來說它們標誌着創造性的高峰。但是當我嘗試就相關話題採訪中國網絡用戶時，我發現這股潮流仍然既敏感又有爆炸效應。我的大部分受訪者把性自由和政治自由嚴格區分開，並認為前者更容易為國家容忍，因為就本質而言它無足輕重而又無害。人們普遍認為打擊色情是政府意圖控制普羅大眾的錯誤決定，也是官員為了使用監控技術而架起的擋箭牌。儘管進行訪談困難重重，總體而言，被訪者還是承認政府的這項舉措對於社會變革是強而有力的。就如Yang解釋的那樣：「我們有句老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總會有反對性愛的政策，但我們也總知道在哪裏會找到這些內容。」Yang更告訴我們他是如何翻牆和在P2P下載網站（例如電驢和BT）上搜索性愛題材內容的。與其指望中央政府最終會通過電子商務的形式將網絡色



■ 中國色情網站的地理分佈



情組織化、合法化，他更樂於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些新奇的自製影片和地下行業中去。他補充說自己甚至能從這些電影得到性教育，例如學會親吻和愛撫女孩子。在中國，他基本上不可能從其他渠道獲得性行為的資訊。色情片是男人嘗試和學習成為一個好情人的重要教材。<sup>2</sup>

在中國，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仍須爭取公民自由和性教育權利。在這個背景下的中國網民則將自己的身體保護起來，使其成為一個性意識和性快感的避難所。網絡管理員已經把追蹤清理色情內容視為日常工作，而網民則會在重建的網站上再次上傳被刪內容。雖然這些網站已經成為蓬勃發展的文化商業樞紐，它們在官方統計中仍然是不存在的，並隨時可能在下一次掃蕩中蕩然無存。2010年4月，隨着上海世博會的開幕，新聞出版局發出了題為《鐵拳打擊網絡黃禍》的聲明。其中一篇告示的題目為《掃黃打非出版辦公室將出台綠色書籤項目》。這是又一輪查禁所有盜版製品和色情電影的大規模行動。這次行動預計在2009年可繳獲六千五百九十五萬九千份非法出版物，其中大約一百四十四萬三千份是黃色出版物，五千六百八十四萬四千份則是一般的盜版產品。（Xie, 2010）

雖然面臨着類似的大型掃黃活動，色情電影產業還是在穩步擴大。西安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的中國學者也確認中國網絡的確佈滿色情內容（Wu, 2010）。他們使用了兩個網上監測系統，一個先進的網絡偵測器和一個色情內容觀測器對2009年3月29日到2010年1月25日的中國互聯網進行大規模搜索。他們發現這些色情網站的數量都在穩定增加，雖然在其擴張過程中政府已經常規性地清除掉很大一部分網站。學者們在一個西部省份地區內就發現了大約兩千個此類網站，同時估測在東部沿海地區及發達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廣州，會有更多數量的網站存在。他們還發現93.2%的色情網站服務器都設在國外。在這些學者所做的《窺探中國色情網頁》報告中，他們指出一小部分的核心用戶承擔了大部分的流量，而絕大多數

的色情內容消費者卻不過是隨性而至的瀏覽。

在我所做的訪談中，受訪者無論男女都不太願意談論有關色情的話題，但他們同時對炸彈式的掃黃活動以及暗中監控的手段卻也都表示出了或諷刺或輕蔑的態度。訪問後期，不少受訪者證實從街上或網上都能輕易找到成人電影。Jack解釋說：「在中國，它們叫做生活電影。」「它們實際上是性愛電影，大部分城市的小販都有販賣。他們會把你帶到行人稀疏的角落，向你展示他們所有的碟片。」<sup>3</sup>直到今天，中國大部分的成人娛樂是由盜版日本色情電影——俗稱盜版日本A片組成的。它們大多從非法的VCD走私小販或網站上流出市面。日本成人電影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市場十分暢銷，很多電影都已加上本地配音來迎合觀眾需求（Yao & Wong, 2009）。更有甚者，不同於日本國內的成人電影，很多進口日本碟甚至不在演員的私處打馬賽克。這些碟片從日本黑市或是破產公司賣出，成功繞過了日本影片倫理協會制定的淫穢品標準（這些條例本來規定私處和陰毛必須以馬賽克作模糊化處理）。此類「生活電影」已有幾十年的非法售賣史，它們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青少年的性知識和性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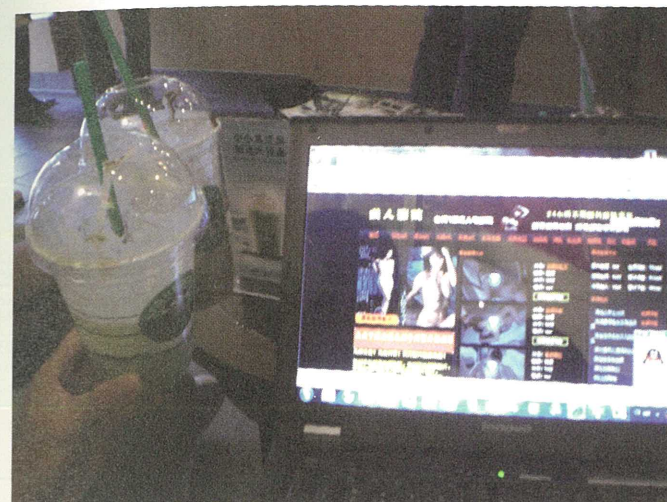
雖然官方宣稱網絡色情早已在中國絕跡，為了進一步測試它的存在，我們在深圳市（身處大陸毗鄰香港的城市）的一家星巴克進行了一個網頁瀏覽實驗。這類咖啡館大多提供無線上網服務，除了政府強加的防火牆外電腦上並不另設防火牆。我與一群自願測試最新掃黃運動成效的志願者從香港來到深圳。在安裝了星巴克的本地鏈接口「綠茶法拉布奇諾」後，通過搜索引擎百度，我們只用約五到十分鐘時間就找到大量的成人性愛視頻和自製色情圖片。我們輸入的關鍵字是「開心色情網」，或「kxsqw」，輸入後我們被帶到一個網絡論壇上，其用戶不斷黏貼一家大型移動網站的網頁地址。另外一個網站假扮合法香港網站，但網站上的語言透露出大陸非法網站身份。站上有不同的標籤，如「蝴蝶陰」或「少臉」，也有自製色情

目錄例如「學生妹私照」或「天使面孔台灣中學生」或「波斯地毯上的性愛」。當然一般網民並不會像我們一樣在咖啡廳獲取色情資料，可我們輕易找到這些圖像和視頻的能力證明了反對色情的戰爭並沒成功。

我們還找到了中國最早在網上流傳的業餘影片之一——《農民伯伯鄉下妹》。這部電影的故事反映了本章論述的社會反抗和社會禁忌議題。據說片中兩名女主角都是性工作者，而男主角則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演員，他曾出演過多部電視劇。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故事，情節圍繞一位鄉下大叔展開。性格古怪的周叔叔有一天拜訪農民伯伯家，聲稱農民伯伯欠他許多錢。周叔叔同時色誘農民伯伯的女兒，還和她父母達成協議：一旦他們結婚，債務就一筆勾銷。周叔叔是他媽媽被強姦後產下的私生子。而他的媽媽也因未婚生子被村民淹豬籠浸死。這使他的性格神秘莫測、捉摸不定。在周叔叔的新婚之夜，他揭露了自己的身世，並揚言報復。他拿出槍，強迫農民伯伯和他女兒在自己及農民伯伯老婆面前做愛。農民伯伯遵從了。周叔叔看了一會之後又強姦了他的岳母。

這部電影在美學或哲學意義上都十分粗糙，不過從中我們看出原始父權鄉村道德中的性愛傾向。這個幻想故事主要涉及亂倫禁忌，反映了鄉村人民的生活方式在急速現代化進程中的改變。

這部電影得到了毀譽參半的評論。一些觀眾認為它還是無法和日本專業主義產品相比——「這個故事還挺有趣的，但是很假。女演員一點都不專業，跟日本女優還是沒法比。拍攝的鏡頭太長了，導演的提示甚至出現在電影裏了。如果你認真聽，還能聽到導演說『親這裏，摸那裏！』這些你全都能聽到的！」也有觀眾為中國故事辯護：「作為中國的第一套成人電影，這部電影在構思複雜情節方面已經做得相當不錯。同時這證明了中國人有情感問題和自己特有的壓力。即使是成人電影，裏面還是有很多中國



2010年春天在深圳星巴克的上網實驗。儘管政府宣稱色情內容已被斬絕，性愛題材的網站和圖片在網上仍然觸手可及。



■ 中國第一批業餘標準長度黃色電影，《農民伯伯鄉下妹》。導演演員的名字及上映日期未知。

特色的東西，這些跟歐美的或日本的都截然不同。」<sup>4</sup>

雖然在中國互聯網上人們可以輕易接觸到色情產品，但中國自製色情影片的新潮流還是相當薄弱的，整個色情產業仍是日本成人電影的天下。我對幾位香港男性色情產品消費者做過一系列訪問。訪問顯示中國男人對日本色情產品或色情女優情有獨鍾，對中國本地或西方的明星反而反應冷淡。<sup>5</sup>在探究人們喜歡日本色情產品的原因時，我發現有些因素是顯而易見的：網民能輕易接觸海外的市場，但本地色情女星卻要面對社會鄙夷。由於人們生活中缺乏中國本地色情產品和色情明星，大眾對於情色的想像已被情色文化帝國主義綁架。通過國產色情內容來重塑中國的性愛主體，將對現有的情色主義及其性變態的核心概念施以重要影響。中國男人們常常解釋，日本片中那些熟悉的「黃皮膚」女優是他們青睞日本色情的重要原因——亞洲面孔、嬌小的體型、「適當的」中國女性味道、以及和西方色情片中充滿性攻擊性的狂野女性絕無相似之處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特質很容易讓中國男人對自己的性能力充滿自信。男性受訪者承認他們喜歡在女演員身上投射父權式的觀點，認為男性的控制和暴力可以引發女性的性慾。在九十年代晚期被中國本土化的日本女優夕樹舞子就被人們視為是美少女的化身。她曾經在《失貞》（1996）和《學校性生活：夕樹舞子》裏扮演過美少女類型的角色。（Wong, 2008: 11-14）

蒼井空是網絡上最受歡迎的日本AV女優之一，她是一位很典型的具有青春魅力的女優。她還非常擅長巧妙利用網絡文化。<sup>6</sup>2010年，蒼井空成為了一個狂熱的Twitter用戶，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為了給她留言紛紛翻牆登錄已被禁的Twitter，蒼井空由此以「推倒中國網絡防火牆」一舉成名（Ottomo, 2010）。蒼井空積極的回應她的中國粉絲，她上傳自己的照片，每天更新Twitter，還學習中文，同時在中國召開粉絲見面會。



■ 日本AV女優夕樹舞子。她在九十年代被視為是清純女孩兒的代表人物並擁有大量粉絲。  
電子繪圖：Bonni Rambatan。



■ 日本AV女優蒼井空。她在中國擁有大量粉絲，並以「推倒中國網絡防火牆」聞名。  
電子繪圖：Bonni Rambatan。

中國人更加喜歡日本色情片也同中日兩國的政治歷史有關。Lu Wang是一位在北京讀書的本科生，他告訴我他喜歡觀看日本女人被征服，因為那可以發洩他對於日本復仇的慾望——日本在二戰前和侵華時期的歷史都讓他充滿仇恨。為了讓我明白他的心情，他展示了一幅塗鴉作品《操日本》，畫的是中國動畫人物葫蘆娃（一個生於1980後的年輕人們熟悉的角色）和日本動漫人物鐵臂阿童木性交。中國男人們也許喜歡擁有一位既識大體又很無助的情人或是性對象，而大部分日本AV女優恰好符合這個標準——她們不是扮作美少女展示自己的禮數和美貌，就是穿得像個可愛謙遜的小女孩，比如說聽話的女侍應生、洛麗塔或是學生妹。但是中國自製電影卻和日本成人電影一樣，都在不遺餘力的保持傳統的性別權利觀念。儘管色情媒介往往被人們作為追求自由的工具來利用和分享，這些產品本身卻總是在展示父權制下的性幻想、性禁忌和性困惑。



■ 表現中國人復仇慾望的流行塗鴉作品，畫面中中國卡通人物葫蘆娃正從後面進入日本動畫偶像鐵臂阿童木的身體。

## 性解放與父權制控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銀河教授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性研究領域專家。她認為今日的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理想國與古代淫穢法則之間的縫隙裏。

「舊版淫穢品法是刑法中的一個條款，淫穢品法禁止任何生產，銷售和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對網上內容的禁令也是基於該條法令。我認為這條法力是過時的，錯誤的，因為它與憲法中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法律相矛盾。在中國，很多法例都是這樣的。他們很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卻仍然生效。其結果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間一直矛盾不斷。很長一段時間內，兩種態度相互碰撞。人民支持淫穢物品，而政府卻不願釋放他們的慾望。」<sup>7</sup>

一位姓張的博客作家同意李銀河的觀點，他抱怨中國互聯網的「牆內文化」壓制着他的性慾望：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有三十年歷史了，然而中國仍然在『該死的牆』的圈子裏。改革最偉大的地方就是解放了我們的身體。政府官員可以公開嫖妓，包二奶，用政府津貼來光顧外國紅燈區。網民僅僅想上個黃色網站，互聯網檢測系統卻輕而易舉地偵查到我們的詳細私人資料。所有的網上交流，互動，情話，黃色笑話都被一覽無遺，還能隨時查出原發信人。」（Zhang, 2010）

儘管中國博客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被網絡審查搞得筋疲力盡，儘管他們仍然諷刺着中國互聯網不過是一張「捕人網」，他們也在越來越多的消費着網上色情產品和性娛樂產品。八十年代早期，中國已經打開大門迎來了黃色文化，當時政府就掀起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政府持續對於各種含

有色情內容的媒介發出警告並進行打擊，但是共產黨同時也開始向新自由主義的新世界前進。這個政治美夢本質上一面對物質主義和技術烏托邦極度追求，一面又不放棄對人民權利的掠奪。

雖然性產業只能在地下進行，性工作者卻已經能借助相關網站和社交網絡進行小規模的生意往來，並和客戶直接交易。在這個層面上，雖然政府法規仍然嚴格反對商品的性化，性文化還是走上了自我呈現和追求愉悅的新方向。Elizabeth Bernstein在她的著作*Temporarily Yours: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merce of Sex*中就曾分析道，當代文化裏，親密感與性商品交易之間的邊界是流動而模糊的。她認為今天的人們已經接受了一種有着消遣意味的性道德和性觀念，他們不再對性交易抱有敵對態度，反而樂於交換深層感官體驗和親密（Bernstein, 2007: 6）。此類親密關係並非以生殖繁衍為目的，也不追求長久的愛戀依附，而是聚焦於一次或多次的性邂逅。類似於「伴遊」這樣的服務現在也被視為是私密的愛情經驗，因為買方與賣方之間可以建立短暫但深入的愛戀關係。

類似的情景也在中國社會上演，以往用來區分商品化性經驗和私密性交易的界限已然模糊。譬如活躍在新加坡上流社會裏的伴遊女郎就已經與客人發展出激烈的性／情感紐帶。雖然新加坡當局總是迴避此類服務的存在，這些女人還是憑藉與客人複雜而親密的生活賺取可觀的利潤。而客人則在該產業中享受到高質素的肉體經驗，並可能深深的投入到這種情感中去——既然這是他們無法在家庭生活中得到的。在Gerrie Lin所編纂的伴遊女郎證詞裏，伴遊女郎們提供了詳盡的細節幫助人們理解此類關係的本質，並介紹她們是如何在金錢和情感兩方面受惠的。

休閒式的性也漸漸融入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去，因為它能很好的服務於中國新的企業主義或是企業家精神，成為男性精英階層提升自己社會地位

的必經之路（Zheng, 2009: 105）。中國大陸著名的性工作領域學者潘綏銘認為後毛澤東時代的各種性服務其實是中國人對五、六十年代政府提倡的極端禁慾主義的自然反應。在新興的性工業幫助下，中國男性正在進行一場性革命，他們奪回了自己充滿性慾的青春。

鄭田田的研究*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則不同意潘綏銘的看法。該書認為雖然性服務對於女性性工作者來說是有利可圖的行業，但是它同時也在加強父權制的控制機制。作為一個臥底研究人員和參與式民族志工作者，鄭接受了一份三陪小姐的工作，並在工作過程中和其他性工作者以及她們的客人成為朋友。憑藉親身體驗性工作者世界的經歷，鄭向我們展示出男人與女人是如何在酒吧裏共同生存和相互依賴，又是如何變成警察暴力和社會排斥的受害者。

根據她的訪問，我們可以看到男人並不僅僅是在尋覓婚外情或表達對社會的反叛，他們同時也是在履行那些強加給他們的、複雜繁瑣的社會義務。對於這些男人來講，帶着生意夥伴惠顧有妓女接客的酒吧象徵着利益同盟之間既親密互助又禮尚往來的關係。這些新的消遣已經取代早些年的奢華酒席，成為新時代的社交禮節。男人通過挑選、約會酒吧女郎來強化自己在生意場裏的權利等級。以挑選性工作者為例，往往公司或政府領導才能優先挑選酒吧女郎，然後才輪到二把手和三把手，以此類推直到所有人都有了伴兒。性工作者於是被男人視為場內的夥伴，她們固然頗具吸引力，但是本質上並不受人尊重。她們很容易就會被男人冷落甚至虐待。在男性為中心的禮儀裏，酒吧客人們總是避免對一個性工作者產生忠誠或是愛戀的心態。

其次，這些儀式還包含着將男性精液視為生命之源的象徵性的規範行為。自從1979年政府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男人在潛意識裏感覺到精液的

價值被國家降低了，但是對於他們的女性伴侶來說精液卻仍然矜貴。在傳統道家思想中，精液對於維持一個男人的生命和活力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只要能得到合理數量的精液，嫖客的妻子並不完全禁止男人的通姦行為。鄭解釋這個現象說：「男人最主要的管理職責是在妻子與情婦身上播種，妻子雖然試圖耗盡丈夫的精子，但是道家傳統使得她們無法實現這個願望。精子的製造過程隱藏在男人的身體之內，因此他們的妻子無法確認是否已經耗盡了丈夫的精子。」在對嫖客的訪問中，鄭發現男人確實很看重自己的精子產量，並相信多睡幾個女人，尤其是年輕女人甚至是處女，有助於提高精子的質素。當儒家思想教育男人應當和髮妻分甘同味、恪盡夫責時，古老的道家思想也同樣生效。男人也很有可能會被自己的妻子迷惑，所以他們需要在和其他女人的關係的庇護裏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Zheng, 2009: 120）

雖然在中國隨處可見大量與性娛樂有關的公開資訊，中國政府卻在十分謹慎的控制人們對性話題的討論。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對於《蝸居》的禁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蝸居》是一部收視率頗高的電視劇，講述了一個富有的男人和他的情婦／二奶的故事。電視劇最初由上海東方衛視和北京電視台青少年頻道放映。故事發生在上海，年輕女人海藻想要幫自己的姐姐、姐夫買套房子，於是她和因工作關係接觸到的市長秘書宋思明發生了關係。宋思明是當地一位腐敗高官，他借給海藻大量金錢並表示後者需要用肉體償還這筆債務。漸漸的，海藻愛上了這個強大而又頗具魅力的男人，最終成為他的二奶。故事的結尾，宋思明因為貪污腐敗被通緝，但是他在被逮捕前悲劇性的死於一場車禍。海藻這時正懷着宋思明的孩子，但是被宋思明的妻子痛打，最後失去了胎兒和子宮。

雖然女性角色的結局被刻畫的相當悲慘，節目還是成功的捕獲了如潮水般洶湧的女粉絲。廣電總局的發言人則表示要禁播這套劇集，因為它反映了

很多負面而墮落的價值觀：「靠輦段子、官場、性等話題來炒作，對社會造成了極其負面、低俗的社會影響」（Chang, 2009）。然而，禁播卻使得該劇集在年輕粉絲中取得了更高的地位。年輕人已經在電視或是在線視頻網站優酷網和土豆網上收看過劇集。新浪網曾經針對年輕女性觀眾做過一次在線問卷，問題包括：「你會選哪一個：一個愛你但一無所有的年輕男人還是一個同樣愛你但甚麼都有的老男人？」數據顯示，有46.2%的參與者選擇了富有的老男人，22.2%的參與者選擇了年輕英俊的男人。<sup>8</sup>

在評論區，許多女人都留言說她們喜歡年長的、能夠從經濟上幫助他們和更富性經驗的男人。她們喜歡新銳企業家的男性氣概，這說明比起慾望的折磨和浪漫的享受來說，經濟穩定對她們來說更有價值。她們希望傍大款（享受着中上等生活方式因而喜歡付出的男性），他不需要長得很好看，但他要受過良好教育，並能有能力負擔浪漫的性愛約會。女人都在尋找這種「策略性的」或「成功的」浪漫關係，即便她們必須在裏面充當順從的性愛物品。正如下面這個網絡評論所揭示：

「甚麼是愛情？愛情是男人的花招。『我把我的心交給你』或者『我永遠都是你的』這些都是鬼話。沒錢的男人才會說這些，他們能給的就只有甜言蜜語了，一點實際作用都沒有。一個真男人如果真心愛一個女人，那他甚麼都不用說，給她一沓一沓的鈔票就好了，錢最有安全感；然後送她一套房子，這樣至少她被幹了以後還有一個容身之所。」

也有不同意的女人憤然留言，不滿女人的臣服：

「怎麼做二奶？使勁裝天真裝清純不就得了？有錢有權的男人看美女都看厭了。現在他們喜歡村姑類型的。你胸小臀平無腦都沒關係。有

時候蠢也有蠢的好處。」

這份問卷更使得人們陷入關於八十後、九十後年輕人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討論。根據她們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男人最有潛（錢）力的財富就是房地產。一些女性頗具玩味的留言可以反映這一點：

「沒房子，沒房事。」

「我《蝸居》看到一半，但我已經很擔心我的將來了。幸福決定於你追求的是甚麼。看了《蝸居》我忍不住想到如果你想要在三十幾歲前拿到一套房子，傍大款吧；如果你想一輩子和你的家人不愁錢，做二奶吧。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你沒背景不行。沒背景的有錢也買不到好房子。沒人管你的。房價一漲再漲。你做房奴吧，那一輩子都得做得像匹馬一樣了……」

「我一點也不奇怪這種電視節目在這個國家這種時候出現。我今天看新聞，奧巴馬說了，更多的美國學生會來中國——每年十萬個吧。每年十萬個美國人，如果三分之二是男的，那也有七萬了。平均來說，他們每個能有三個中國女人，所以一共就是二十萬女人。當然了，這二十萬個女人中一般是上海的，因為他們要買房子。」

也有女人喜歡電視劇所展示的複雜情慾關係。《蝸居》突破了以往電視劇的局限，在這個故事裏貪官和二奶都真正愛上了對方，這挑戰了成功男性與依附女性的傳統角色。宋的角色和特權對女人來說非常真實，而且她們喜歡他悲天憫人的性格：

「《蝸居》裏面的二奶是中國電視屏幕中最光輝的二奶形象了。通常二奶都是那種物質女孩，長期妓女。然而海藻啟發了我們：二奶不一定愛錢，也許他們愛的是其他東西，他們也不知道的東西。」

「《蝸居》不同尋常的地方就是，宋被描繪為一個英俊，浪漫和成熟世故的英雄，而通常一個貪污官員都會被描寫得非常負面。所以，我看到網上調查裏面有很多女人選他，也覺得很正常。」

關於《蝸居》的討論表明中國年輕人都很清楚新自由主義世界夢想下隱藏的是父權制的地基。《蝸居》中情人最後失去子宮慘淡收場也在人們意料之中。觀眾也較為支持性產業和一般商業的結合，因為這種模式對男女兩性來說都創造了一定的利益。在這些留言中，很少看到有人批判社會不公或是聲揚女權主義，這表明當下人們的性身份仍然是困在重男輕女的宇宙中，性激進主義、創業主義和創意反叛都更可能由男性承擔。



## 叢林中的噪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

共產黨政府要求網絡用戶在打開任何網頁和博客前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在登入網上社交網絡時也必須提供聯繫方式。政府對網絡的監控和審查主要包括查找違禁內容、安排公安官員上門查訪站長、關閉伺服器以及修改鏈接到海外伺服器的頁面。除了建立金盾工程（後稱防火長城），政府還創建了一個遙控驅動的數據庫監控系統，該系統隨時可以鏈接到全國或地方每個人的個人記錄，其終極目標是整合包括攝像機、語音識別、臉部識別、智能卡和信用記錄的各個監控系統。為了打造金盾工程，中國政府與很多希望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高科技公司合作。何清漣認為，中國互聯網的潛能已經被幫助中國政府建立強制性監控系統的外國公司綁架。（He, 2008: 170）

這個系統目前已全面運作，不少反對審查制度的社會活動家正在積極的監控着它。大部分中國網絡文化評論家都認為，監控系統本身已經培育出富有創造性和煽動性的公民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和海外公司對於網絡文化的操控也愈演愈烈。2010年1月，互聯網搜索巨人谷歌（Google）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鬧劇揭示了中國對全球網絡政策日益加劇的控制，以及它對網絡激進主義文化的蔑視。谷歌發現自己的源代碼洩洩，以及一些人權活動家和異見人士的gmail帳戶被中國政府的黑客入侵，於是谷歌威脅要退出中國。一些中國網民為谷歌抗擊中國政府、退出中國的勇敢舉措歡呼拍掌，其他人則對這個企業巨人對公民運動的支持表示懷疑。這些情況都突顯了中國愛國主義者和那些希望維持批判開放而包容的網絡文化的人士之間的裂痕。

開放性網絡文化的支持者認為，中國正在完善它的文化技術堡壘。它所建立的不是互聯網，而是「局域網」。著名博客作家韓寒是捍衛開放網絡的

眾多人士之一：「所以我只能說挺遺憾的，全世界各種優秀的互聯網站都紛紛的離開了我們，中國的互聯網絡變成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網。」  
「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反正挺遺憾的，大家反正加緊技術——無論是翻牆或者跟別的技術，大家反正都加強吧。」（Han, 2010a）

韓寒認為人們應該參與全球網絡，在局域網外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懷疑和批評。博客作家章力凡則不滿中國公民的權利被政黨精英綁架，普羅大眾不但要研發各種策略，還得時時小心用詞。他表示已經厭倦了躲避監控的生活：

「1997年上網後，我努力『與時俱進』，設置了各種帳戶、密碼，以保護隱私權；學會了翻牆、上推特，以擴張知情權。但互聯網攻防技術的日新月異，令我逐漸覺悟：我老了，名義上的權利，其實已經無所謂了。」（Zhang, 2010）

今天，許多網絡用戶也對中國互聯網和國外互聯網的差距深感遺憾。新聞學生Jo強有力地總結了他對中國「局域網」所持的立場：

「我將來想成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認為我應該能從網上獲得各種優質資訊。但是如果本地或國際的新聞都被控制，我就不知道我還能選擇甚麼資訊。這是我的第一個擔心。我的第二個擔心是，我應該能用自己的聲音來帶出中國的新聞，而不是依賴《紐約時報》或其他海外媒體機構獲得新聞。如果我們自己的互聯網都受到控制，中國人不能保護自己的發言權，那麼以後全世界都只能聽到其他的與事實不符的聲音。我的第三個擔心是中國一向醜聞不斷，這些醜聞應該被及時發現，及時更正。互聯網在這方面就是新聞工作者和普通市民最有用的工具。所以我不認同審查制度。」<sup>9</sup>

保護未成年人遠離色情媒介的國家政策是這場網絡論戰的核心議題。2010年1月，谷歌危機已經持續數個星期後，韓寒再次公開反對淫穢品法。該法例試圖攔截及刪除所有手機短信中的低俗內容。韓寒指出低俗是很有價值的大眾藝術形式，不應成為審查內容。如果高雅藝術例如古典音樂會能被允許，那麼人們應當開始解構高雅文化的地位，並且為低俗藝術申辯。他宣稱自己要做一個低俗的人，還要發黃段子給男性和女性的朋友。他要求政府官員告訴人們哪些媒介內容是低俗的：

「相關部門應該在《人民日報》和《新聞聯播》裏刊登朗誦不能通過的黃段子或者淫穢詞彙，比如說在新聞聯播中，女播音員說，相關部門決定對手機涉黃進行嚴厲打擊，防止手機短信低俗化，出席本次活動的遮罩詞有——『陰道』，男播音員接着說道『陰莖』……這才是負責認真的態度。」（Han, 2010b）

即使色情內容較其他政治題目而言已不算敏感，網民仍借此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懷疑和憤怒。例如，2009年6月初，政府宣稱所有由中國出產的電腦都必須裝上保護未成年人的內容過濾軟件「綠壩·花季護航」。網民馬上做出回應，他們紛紛嘲笑該項決定，質疑軟件的成本和效率，並在網上公佈卸載方法。博客作家薛瑩在cnreview.com的一篇報道中指出，普通小學生都能夠找到辦法破解代碼，並把這些信息流通出去。2009年6月，在谷歌上搜索綠壩破解，能搜到一萬零八千項結果，百度（baidu.com）上甚至有三十四萬八千項結果。（Xue, 2009）

在網絡用戶破解代碼的同時，年輕人也公開發表他們對政府禁止黃色內容的意見。一位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籍學生就說出了她對該軟件的不滿：

「又是政府一個愚蠢得無可救藥的決定。誰知道綠壩的開發者和工

信部想的是甚麼？他們瘋了嗎？投資四千萬人民幣來做這種不三不四的軟件。」<sup>10</sup>

其他中國學生也對這種政府審查行為表示出麻木和疲憊的態度。他們表示在使用網絡以後曾經歷類似狀況。

面對充滿爭議的綠壩工程，《新華社》報道政府將招聘「數萬人」來檢舉網絡淫穢內容和不文明行為。六個月後，《新華社》再次宣佈，中國當局將提供一萬元人民幣（一千四百五十六美元）來獎勵在網絡上巡邏、舉報黃色網站的用戶。這個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華通訊社》報道說「……頭二十四小時內互聯網非法信息舉報中心的熱線已經收到超過五百個電話和一萬三千條網上提示。」（The Times of India, 2009）。六個月後，2009年12月，一份報告指2009年發生超過五千次逮捕，是2008年的四倍（China Digital Times, 2009）。三個月後，九千個色情網站被關閉。北京網絡媒體協會當時還組織了一個母親團來偵察互聯網、追蹤上黃色內容，以確保兒童及未成年人能安全使用網絡。

儘管這些新聞都在炫耀打擊互聯網色情的勝利，但實際上這些數字並不能表達掃蕩運動的真實效果。網絡作家老兔崽子就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見，說母親團應該監控權貴，而非普通市民，他寫道：

「何不將『媽媽評審團』改為『媽媽官員監督團』派下去，派到衛生部、質檢總局、工商總局，讓她們去像監管網民那樣監管部長局長處長那些當官的，準管用。別不放心，老秦不跟你們爭權奪利，『媽媽官員監督團』可由全國婦聯代行管理。

「（……）一物降一物，官員怕民婦。」（Lam, 2010）

早在數年前網上掃黃兵團尚未出世的時候，中國政府就已經開始聘請網民或所謂「五毛黨」發佈對政府有益的評論。一般來說，五毛黨會從自己的評論中得到每篇五毛的報酬。但他們的實際收入會根據該評論的點擊率或受歡迎程度上下浮動。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一條評論能得到一千多個回覆，作者很有可能收到一千塊人民幣。一名受訪人為了向我解釋「五毛黨」這個概念，就給我展示了一條點擊率頗高的視頻，她認為這個上傳至優酷網站的視頻很可能是五毛黨的傑作。短片基本上是由一首愛國主義歌曲和一系列同性質的圖片組成，對比了人民解放軍與美軍的形象。當影片中的中國軍人無時無刻不在向人們展示他們精明強幹的作戰能力時，我們看到的美國軍人則沉迷在色情雜誌裏嬉皮笑臉。<sup>11</sup> 那首愛國歌曲的歌詞如下：

你們多麼強壯  
 你們鋼鐵鑄就  
 你們忠實於人民和國家  
 你們意氣風發  
 你們堅定如山  
 你們（戰士們）是英雄

視頻刺激着觀眾對中國軍人表示認同和讚賞。而從回應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不少受到視頻感染的網民留下了充滿愛國主義情緒的評論。

有時，政府官員也會假扮普通網民發表愛國言論。最近市場上新發行了一本論述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崛起的圖書，很多BBS上都有與之相關的評論。共青團周口市市委朱良才就在BBS上假扮普通網民極力推薦這本書。他為自己的普通網民面具辯護說：

「我們不用真實身份和網友交流，原因在於我們希望人們感覺到互相平等，以及避免一些牴觸的情緒。同時，不公佈內幕也能令工作順利完成；這些評論都能達到很好的效果。」（Henan People Daily, 2009）

共青團周口市市委網絡部部長毛磊則補充說幹部其實常常扮成普通網民發表評論以便潛移默化的影響輿論。

「我們經常用普通網友的身份來參與網上的討論。當有不文明或者不恰當的討論出現，我們就積極地告誡這些散佈言論的人……除此之外，我們還重點關注如何引導年輕人的觀點，定期地在熱點時事話題上發佈正確的引導。」（Henan People Daily, 2009）

五毛黨們一般都會經過選拔與培訓，以便幫助高級官員達到政治目的。他們中很多人在大學時代就被黨看中。新進人員常常要參加每週例會和政策學習班，之後就會得到一份列有敏感話題的名單。我的這名受訪人自己曾是一名五毛黨，她估計她所在的院系裏可能還有十名五毛黨學生從事同樣的工作。當我問她是否對這份工作感到自豪時（因為五毛黨在入黨一事上很有優勢），她卻表示自己並不為這個身份感到光榮，也知道她的不少朋友還因為她的五毛黨工作看不起她。她告訴我有很多網民在她的網絡文章後攻擊她、說她是五毛黨，這些回覆雖然會被網站管理員迅速刪除，她卻十分清楚它們的存在。她堅稱自己來到香港後已經放棄了這份工作，並不斷表示五毛黨的話題令自己感到沮喪，因為她認為中國互聯網已經越來越「垃圾」或越來越像個「垃圾站」。她還清楚的告訴我，儘管五毛黨內部對於黃色文化或網絡色情的存在持容忍態度，並將黃色文化同其它敏感話題區分對待，但是總的來說，考慮到無處不在的政府間諜對網絡的嚴密監控，她對互聯網自由並不看好。

## 動物精神與互聯網激進主義

著名學者楊國彬相信雖然政府不斷對網絡進行干預，中國互聯網仍在艱難中努力創造新的方法來和監控文化抗衡。為了證明這個論斷，他比較了兩個不同的概念——負面的自由和正面的自由，指出現今中國網民幽默的態度、充滿想像力的創造能力及其不滿的情緒正在建立一種充滿正面自由的文化：

「在中國，政府對於互聯網的操控限制了負面自由的發展，這當然也阻礙了言論自由的發展。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無法追求負面自由，中國網民也沒有能力全面退出網絡，或是陷入麻木絕望的狀態。恰恰相反，近十五年的網絡發展史告訴我們，政府越是限制負面自由，中國網民就越是積極而有技巧的爭取網絡表達。於是，網絡長城越築越高，網民翻牆的功夫也越來越好。」（Yang, SSRC, 2009）

網民在這個過程中還推動了文化儀式和文化類別的發展，豐富了網絡文化參與的方式。雖然典型的激進群組並沒有把色情和性放在他們活動的核心地位，人們的公共討論和活動中卻也多少設計了這兩個議題。不斷論辯的互聯網文化幫助人們重拾動物本能，也有助於大眾將性慾的地位提升到社會生活的高度。網絡文化的性表達專項使得人們得以一邊累積和分享肉體能量，一邊探測政府在這方面的底線。

研究網絡社會的理論家們早已指出，文化運動會像傳染性病毒那樣四處蔓延。政府權威也越來越被像蠕蟲病毒一樣的反對浪潮所威脅，有時他們不得不作出反擊（Sampson, 2009）。網絡用戶共同進退行動的集體勢力使得他們能夠免於個體迫害。上海博客作家就建議過於敏感的異見宣言應該

給自己貼上「網」的標記，也應該以常見漢語詞彙命名以便於突破政府監查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一匿名策略曾在2009年被《匿名網民宣言》採用。這份宣言發表於 *Global Voices Online* 網站，其內容是對政府強制安裝綠壩過濾軟件的計劃的回應。這些網民們表示：「我們對你陳舊的政權概念和意識形態爛腌菜毫不感興趣。你無法理解在人類網絡化的歷史潮流之前宏大敘事為何而消解……我們是全球網民的總和……我們無處不在……我們是軍團。我們不饒恕。我們不忘記。」（Lam, 2009a）



■ 《匿名網民宣言》的插圖，2009。

Matteo Pasquinelli在*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中深入分析了開放式互聯網文化中的權力機制。借用Virno的民眾哲學思想，Pasquinelli引入「非物質文化戰爭」的概念，在非物質文化戰爭中，「世界中具有開放思想的動物」集合了大眾的創意天才，故而有能力發現已經為民眾所內化的權力體系。Pasquinelli參考一個古老的猶太裔荷蘭人的諺語「精神強大的野獸往往勢力龐大」，向我們闡述激進的或創新的網絡文化中的辯證解構。他認為：「在本質層面上，能量、攻擊力、創新能力與革命其實和國家權力是同源的」（Pasquinelli, 2009: 30）。過去區分國族權力和激進主義的界限已經模糊了，因為二者都借用同樣流行的象徵符號去彼此恐嚇、監察。

中國的激進運動家們已經學會了利用情色化的動物精神去對付政府審查。以神獸草泥馬為例，它在2009年就已經成為互聯網圖騰，並為網民巧妙地用來躲避網絡審查。互動網絡百科全書「百度百科」上列有十種傳說中的神獸，它們都被網民們用來幽默的表達他們的反抗。這些動物中有「法克魷」、「雅蠟蝶」和「菊花蠶」——這些都是通過名字的音譯來影射中國淫穢詞語的網絡動物。

草泥馬是羊駝中的一個特別種類，它的命名來源於「禽你媽」的諧音，草泥馬最大的敵人就是「河蟹」。而「河蟹」其實就是「和諧」的諧音（Lam, 2009b）。草泥馬激發了人們的想像能力，網上現有數以千計的拼貼圖和虛擬紀錄片。草泥馬的潮流像一個惡性病毒一樣席捲網絡，隨後更成為填充動物中的流行造型。膾炙人口的《草泥馬之歌》在2009年3月被國家廣電總局禁止流傳，同樣遭禁的還有草泥馬形象本身。但是這個神獸仍然生存下來，後來還經常被人們創意性的和「綠壩娘」放在一起。綠壩娘是人們諷刺譏笑國家強制安裝綠壩軟件的產物。綠壩娘象徵了國家對於「和諧家庭」的強制宣傳言論，她的行為舉止都在影射控制慾旺盛的政府

處處以道德為名馴服人民。這些網絡形象的超現實意味和幽默風格很快成為一股潮流，甚至進入了主流流行文化範疇，它們協助了網民發展的網絡抗議。

藝術家和作家也對這場關於開放網絡文化的論戰做出了貢獻，她們或是進行創意性的抗爭、或是在網上呈現自己的身體和性感誘惑。在文學領域，所謂的「妓女文學」和「美女文學」都引發了文化騷動。這兩個文學類型通常由女性作家創作的情色寫作組成，有時她們還聲稱是在「用下半身寫



■ 網絡神獸「草泥馬」和「雅蠟蝶」，它們被網民用來抵制政府安裝綠壩軟件的方案。



■ 草泥馬機器人。它是一個性感毛絨動物，四處搞破壞。



■ 李宇春身騎草泥馬。草泥馬是一隻神獸，而李宇春就是神。她是電視節目《超級女聲》的選秀歌手，現在已經是著名網絡名人（www.xinchunge.com）。在信春哥網站上，人們或愛或憎的宣揚李宇春雌雄難辨的「純爺們」形象。圖中文字暗示李宇春的盔甲下有男性性徵。

身披連環甲  
手使亮銀槍  
跨下草泥馬  
純爺們是也

身披菊花亮精甲  
手持双面嫩黃瓜  
跨下猛然白草泥  
春哥豪情世人奇



我叫綠壩，我的工作  
是花季护航！

虽然不知为何经费不见了，使我的衣服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我还是为了保青少年工西看不到口的东西而努力！

我要看H啦！

不准看！

H的东西！

■ 圖中穿綠色制服的女性被叫做綠壩娘。綠壩娘和草泥馬一樣是人們發明出的造物，人們借用她來批評政府在私人電腦上裝載網絡過濾軟件綠壩花季護航的計劃。在這個卡通作品裏，綠壩娘穿着綠色的制服四處橫行警告人們不許觀看任何H（色情）的東西。但她本人卻被吸進了電腦屏幕。她在黑板上寫下大大的口號「河蟹你全家」。

作」。著名作家九丹在2001年出版了她廣為人知的小說《烏鴉》。小說取材於作家在新加坡留學時的親身經歷，講述了當時作家本人和其他中國女性通過提供性服務來獲取財物報酬或是取得簽證、居住權的故事。這本小說以「烏鴉」為喻，描繪了這群女性飛赴海外先進國家、出賣肉體的生活現狀。九丹被很多讀者嚴酷攻擊，不少人指責她推崇低賤的感官誘惑、在海外破壞中國女人的形象。

也有不少藝術家通過攝影的方式來捕捉自己裸露的身體，並將之作為獲得享受和性娛樂的工具。2008年，藝術家和網絡名人小丁開始在香港上傳自己的裸體自拍照。在當地獨立樂隊Forever Tarkovsky Club的音樂錄像《聖誕半裸派對》中，小丁裸體出演。她打扮成一個日本高中女生，在蒼翠的西貢鄉間一邊遊走，一邊慢慢脫下衣服。一名香港記者錯誤的解讀了這個視頻，認為該樂隊會真的在聖誕節當日組辦一次狂歡，於是向香港警察舉報了這則視頻。當相關消息出現在當地新聞後，網民找到小丁的私人博客和照片，並將其轉發到流行論壇上去（Wong, 2009）。小丁對《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小題大做的報道表示遺憾，兩家報紙的幾篇報道幾乎完全忽略了組織活動的獨立樂隊而過度放大了小丁的裸體形象。不過，對大眾傳媒對性話題的大肆渲染，以及主流媒體記者對八卦煽情題材的情有獨鍾，小丁其實早就見怪不怪。

從部分小丁的網絡藝術照可見，她常常利用各種想像力豐富的方法來呈現自我、重新論述裸體。小丁經常使用私人博客和Facebook上傳她攝於私人場景的隨意拍和藝術照，其中有一部分含有裸體。雖然小丁的博客衝破了網絡審查，她在Facebook上的帖子卻三不五時就被管理人員快速刪除。在香港攝影師Suckphoto所拍的一組圖片中，小丁顯得既可愛又凌亂，她總是喜歡在自己身上塗抹一些食物和液體。鏡頭前的她充滿自信，在她的有機家居裏展示着自己嬌小而赤裸的胴體，旁邊則隨意擺放著她的私人雜



香港藝術家及網絡名人小丁經常在其個人博客（[www.siuding.com](http://www.siuding.com)）和Facebook上上載裸照來詮釋女性身體。攝影：Suckphoto



■ 小丁，晨街22號，樂華村。藝術家將自身呈現為冰冷機械的摩天大廈前微小裸露的人物。

物、食物和寵物。在「Series 22 晨街」中，小丁的裸體居於許多樓宇之前，那是她少女時期生活的地方。小丁介紹說她很早就離開了她的家庭，只能負擔一些比較簡陋的居所，但是少年時代的生活還是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記。這些赤裸的照片中，她細小到近乎隱形的身體夾雜在後工業都市場景之中。欣賞她的身體就如同在欣賞一個纖巧的生靈在擁擠的都市裏尋找自己的道路。鏡頭並沒有放大小丁的身體，而是拉到遠處為我們呈現這個幾乎被遺失的身體。小丁在一次訪問中談到：「如果我穿着衣服，人們會分神去觀看衣物本身。所以我想保持一個非常簡單的感覺。這個作品講的是一個找尋空間的身體。」對於觀者來講小丁的追尋也許過於抽象，很難

讓他們真正的感到情色自身的力量。相反的，小丁對於情色的描繪可以更加舉重若輕的穿梭在充斥着商品化、潔淨化的性意向景觀中。

還有不少藝術家都在貢獻着他／她們大膽和極具衝擊力的裸像。藝術家和曾經的性工作者俞娜就是其中一員。她利用自己的性特質和妓女身份將自己的身體轉化成藝術的工具。在攝影集*Solution Scheme*的一系列照片中，俞娜同攝影師徐勇合作，評論當今中國新貴階層背後的糜爛氣息。俞娜是該攝影集的场景監製，同時也是场景中極具誘惑的女模特。照片中的俞娜手握掌控相機快門的遙控器，巧妙的暗示了她作為藝術監製和模特的雙重身份。她完美的裸體自由的擺出造型，在讀者眼前一覽無餘。照片裏的俞娜被幾個看上去乏味至極的制服男士圍繞，他們是代表中國權力精英的象徵符號。Ellen Pearlman曾在“Chinese Women: Sexuality and Costume as Power and Individuation”指出俞娜通過身邊的男性形象自我呈現為一個自信而佔據主導地位的女性（Pearlman, 2009）。譬如她所佩戴的深色眼鏡會讓人們自然聯想到中國的臥底偵探，而她手舉的旗幟則可被解讀為是男性權力的象徵。不過，我自己對這組圖片有不同的詮釋，我認為俞娜在不同圖片中同樣死板的面部表情洩漏了她具有顛覆慾望的性格。她被展現為一個疏離而憂鬱的人物。同時，俞娜的目光又正好解構了性工作中的上下對立姿態。儘管她的確在演繹一個性感肉彈，她同樣也表現出了和嫖客臉上常見的昏昏欲睡、無聊麻木的情態。照片中無論男女看上去都像被這場情慾展示秀累壞了，處在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這些圖片巧妙的勾勒出充斥着根深蒂固的社會儀式的呆板世界。

照片之外，這本集子裏還附有俞娜的日記。俞娜坦率而感性的書寫着自己做性工作者時期的生活，也毫不掩飾她想要多睡幾個男人的慾望。這本日記真實而具有感染力，同時卻也對商業化的性文化做出了批評。女性性工作者已經和她們的男顧客一樣深陷在日復一日、周而復始的企業主義生活



中去，而且為着生存她們很難從中脫身。在這種意義上，俞娜渴求結婚生子的希望恰恰展示出*Solution Scheme*中的人物身上更加複雜的層次。（Xu & Yu, 2009）



徐勇和俞娜的攝影集*Solution Scheme*，2009俞娜曾是性工作者，她與徐勇合作將自己裸露的身體作為藝術創作的工具。她既是曾經的妓女也是攝影作品的創作監製。她的面孔顯示出她既百無聊賴又憤世嫉俗的心態，在她身下有十幾個沉睡的公務員。

## 結語

身處在成熟的社交網絡和嚴密的監控文化中，中國的社會活動家和藝術家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對當下不斷變化中的性文化進行批判式思考。網民採取多種策略和性記錄方式來保護和釋放性化的身體，並反思此時中國的互聯網危機。一方面，共產黨政府僱用並資助普通網民發佈有利言論、監測違法行為；另一方面，網民則建立反對身份保護自己的違法快感和性樂趣。故此，橫互在支持政府掃黃言論與民眾真實想法及作為之間的裂口也越來越寬。

除了對國族審查機制一輪接一輪的諷刺與歎息，民眾也同時在創作和分享他／她們自製或盜刻的情色收藏。人們有時候會充當衛道士不懷好意的暗中記錄他人的私生活，也有時候會自發而快樂的創作分享自製性材料。他／她們一邊從色情片中得到慰藉和釋放，一邊在網上建立憤世嫉俗的新身份來討論性話題。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虛擬神獸草泥馬在互聯網上所向披靡，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諷刺符號，有力的鞭笞了強權勢力。大批網民動手製作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羊駝形象，利用這個動物諧趣的發音來表達不滿。我們固然可以將草泥馬潮流看作是匿名的網民對某種身份尷尬的動物精神的改造利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草泥馬已然能夠起來對抗政府及其對和諧社會的強制而矛盾的需求。

新穎的性娛樂形式也逐一湧現，但政府和大眾傳媒卻仍小心翼翼對其功效進行操控。中國的性繁榮其實仍被其父權地基所深深影響，也尚未擺脫根深蒂固的兩性對立角色。飢渴的男性權貴正在發洩他們久經壓抑的性慾望，色情片和性產業中溫順年輕的女性正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但更為年輕的一代女性正在生機勃勃的性產業裏迅速成長，她們越來越懂得如何奪回自己的權力。性工作者的文藝創造蓬勃發展，她們已經大膽而獨特的宣稱將要重述自己的身體和生活方式。

## 註

1. 資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10年2月25日在北京中華女子學院進行的焦點小組訪談中與Jun的談話。
2. 資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10年2月25日在北京中華女子學院進行的焦點小組訪談中與Yang的談話。
3. 資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10年4月1日對大學生Jack的訪問。
4. 與該電影有關的更多信息可見於以下博客文章<http://vinta.ws/blog/359>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ilmtv/1/190422.shtml>。
5. 第三章將會涉及到更多關於這些訪問的信息。
6. 關於蒼井空的詳細討論可見本書第二章。
7. 資料來源於作者在2010年3月20日對中科院李銀河博士的訪問。
8. 這些數據和之後幾則評論來自於：  
新浪網：<http://survey.eladies.sina.com.cn/result/39432.html>  
豆瓣網：<http://www.douban.com/review/2770528/>
9. 資料來源於本文作者在2009年9月在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中所做的調查。
10. 資料來源於本文作者在2009年9月在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中所做的調查。
11. 該視頻可見於優酷網：[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183135o1p3.html](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183135o1p3.html)。

## 參考文獻

- Bernstein, Elizabeth (2007) *Temporarily Yours: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merce of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BC News (2010) "Pornography Virus Published Web History of Victims On Net," *BBC News* [Internet], 15 April.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2/hi/8622665.stm> [accessed 29 July 2010].
- Chang, Ying (2009) "State Broadcast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Recalled Wo Ju for a Second Trial. The 2.0 Version Shall Be A Purified One," *Xinhuanet* [Internet], 1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tj.xinhuanet.com/movieteleplay/2009-12/01/content\\_18377113.htm](http://www.tj.xinhuanet.com/movieteleplay/2009-12/01/content_18377113.htm) [accessed 12 May 2010].
- China Digital Times (2009) "China Says 5,394 arrested in Internet Porn Crackdown," *China Digital Times* [Internet], 31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9/12/china-says-5394-arrested-in-internet-porn-crackdown/> [accessed 15 January 2010].
- Demick, Barbara (2010) "Paranoia the Best Censor,"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April.
- Han, Han (2010a) "Han Han Speaks Out on Google in China," *China Digital Times* [Internet], 15 January, translated by Anne Anna.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0/01/han-han-speaks-out-on-google-in-china/> [accessed 10 June 2010].
- Han, Han (2010b) "From Now On, I am a Vulgar Person," *China Digital Times* [Internet], 22 January, translated by China Geeks.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0/01/han-han-%E2%80%9Cfrom-now-on-i%E2%80%99m-a-vulgar-person%E2%80%9D/> [accessed 15 May 2010].
- He, Qinglian (2008)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New York, Human Rights in China.

Henan People Daily (2009) "China Youth Daily: Zhoukou City Serves and Guides the Youth in Creating a New Internet Space," November 30. Available at <http://henan.people.com.cn/news/2009/11/30/437919.html>/Translated on *China Digital Times*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a/Internet-commentators> [accessed 15 March 2010].

Ottomo, Massimo (2010) "A Field Guide to Sola Aoi, The Pornstar Who Brought Down China's Great Firewall," [Internet] 22 April. Available at <http://fleshbot.com/5522012/a-field-guide-to-sola-aoi-the-pornstar-who-brought-down-chinas-great-firewall> [accessed 13 May 2010].

Lam, Oiwan (2009a) "China: 2009 Declaration of Anonymous Netizens" *Global Voices Online* [Internet], 24 June. Available at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09/06/24/china-2009-declaration-of-the-anonymous-netizens> [accessed 17 July 2009].

Lam, Oiwan (2009b) "Good Bye Grass Mud Horse," *Global Voices Online* [Internet], 18 March. Available at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09/03/18/china-goodbye-grass-mud-horse/> [accessed 13 June 2010].

Lam, Oiwan (2010) "China: Mobilizing Mothers for Censorship," *Global Voices Online* [Internet], 22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02/22/china-mobilizing-mothers-for-censorship/>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0].

Lim, Gerrie (2007) "The State of Asian Pornography," in *Asian Sex Gazette*, [Internet], 1 July.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VN.online.com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asiansexgazette.com/asg/southeast\\_asia/southeast08news76.htm](http://www.asiansexgazette.com/asg/southeast_asia/southeast08news76.htm) [accessed May 12, 2010].

Lim, Gerrie (2004) *Invisible Trade: High-Class Sex for Sal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Lyon, David (2007) *Surveillance Studies: An Overview*, Malden MA: Polity Press.

MacKinnon, Rebecca (2010) "Chinese Netizens Open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Google," *R Conversation Blog* [Internet], 21 March. Available at <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rconversation/2010/03/chinese-netizens-open-letter-to-the-chinese-government-and-google.html> [accessed 6 January 2010].

Madariaga, Julen (2009) "Charter 08: Why it should be called Wang," *ChinaYouRen Blog* [Internet], 11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chinayouren.com/en/2009/01/11/1101> [accessed 5 January 2010].

Parish, William L., Lauman, Edward O. and Mojola, Sanyu A. (2007) "Sexual Behavior in China: Trends and Comparison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4, pp. 729-756.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Pearlman, Ellen (2009) "Chinese Women: Sexuality and Costume as Power and Individu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Extra/Ordinary Dress Code: Costuming and the Second Skin in Asi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vember.

Sampson, Tony (2009) "How Networks Become Viral," in *The Spambook: On Viruses, Pornography, and Other Anomalies from the Dark Side of Digital Culture*,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Straits Times (2010) "Porn Sites in China Unblocked," *Straits Times* [Internet], 23 July. Available at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Asia/Story/STIStory\\_556913.html](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Asia/Story/STIStory_556913.html) [accessed 12 October 2010].

The Times of India (2009) "China Pays Web Surfers To Find Pornography," *The Times of India* [Internet], 6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9/12/china-pays-web-surfers-to-find-porn/> [accessed 11 July 2011].

Wong, Nicole (2009) "Getting Noticed at Last," *China Daily* [Internet], 24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hkedition/2009-01/24/content\\_7426638.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hkedition/2009-01/24/content_7426638.htm) [accessed 10 March 2010].

Wu, Zhaohui et al. (2010) "A Peep at Pornography Web in China," [Internet]. In *Websci10*, 27 April, North Carolina, USA [accessed 10 May 2010].

Xie, Qingyun (2010) "China's Anti-Pornography Campaign Starts Green Bookmark Action 2010," *Sing Tao Global Network* [Internet], 13 June. Available at <http://feature.stnn.cc/news/saohuang/> [accessed 17 July 2010].

Xinhua Agency (2010) "China Issues White Paper on Internet Policy," *China.org* [Internet], 8 June. Available at [http://china.org.cn/china/2010-06/08/content\\_20206978\\_3.htm](http://china.org.cn/china/2010-06/08/content_20206978_3.htm) [accessed 9 July 2010].

Xu, Yong and Yu, Na (2009) *Solution Scheme*, Hong Kong, Culture of China Publication Co.

Xue Ying (2009) "Green Dam: Chinese Netizens are All Children" *Cn Reviews* [Internet], 16 June. Available at [http://cnreviews.com/life/news-issues/green-dam-chinese-netizens-children\\_20090616.html](http://cnreviews.com/life/news-issues/green-dam-chinese-netizens-children_20090616.html) [accessed 12 March 2010].

Yang, Guobin, "Why Google Should Not Qui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Website*, [Internet], 15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src.org/features/view/why-google-should-not-quit>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0].

Yau, H. Y. and Wong, H. W. (2009)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exual Ideal: A Case Study of Yuki Maiko's Pornographic VCDs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70 (2009), pp. 1-46.

Yu, Verna (2010) "Chopping Away At The Wall of Injustice,"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5 April.

Zhang, Lifan (2010) "A Confession of an Internet Naked Runner," translated by Oiwan Lam, in *Global Voices Online* [Internet], 5 March. Available at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03/05/china-a-confession-of-an-Internet-naked-runner/> [accessed 15 May 2010].

Zheng, Tiantian (2009)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第二章

# 性愛博客作家的 驕傲與謙卑

## 簡介

本章着重介紹了中國博客作家對蓬勃發展的網絡性愛產業所做出的貢獻，並分析在網絡名人和公民記者中影響深遠的情色主義和激進主義。在這群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性愛文化已經超越了為娛樂產業和大眾傳媒把持的範圍。我認為性愛博客作家在他／她們所創立的新興領域內，身負驕傲與卑微並存的矛盾情愫，故而並不能被簡單定位為啟蒙運動或社會自由化進程中的先鋒。同時她們聰明的發現並佔領了在「性愛文藝復興」和「國家宣揚性無能」（韓寒）兩者之間的空白地帶。越來越多的作家和藝術家不但在尋求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還開始描寫他／她們特殊／豐富的性生活。於是，面對各種對性的恐懼以及受國家控制的媒體，博客作家能夠起來維護並讚美肉體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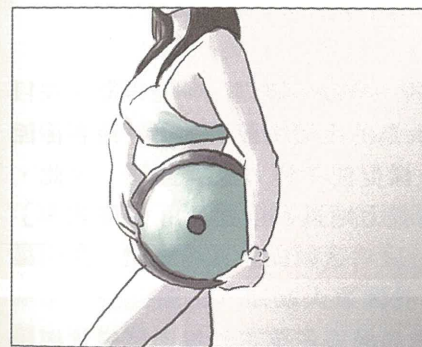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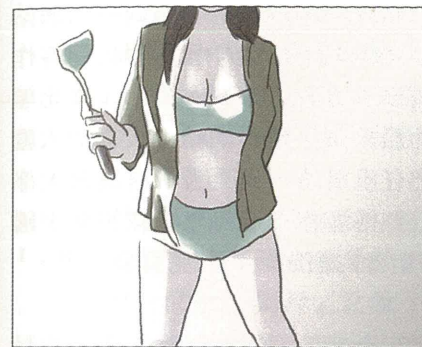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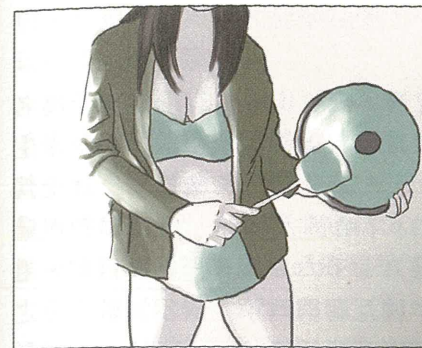
同時，從前文所討論的有網絡治安人員參與的性醜聞案例可見，原始窺淫主義和暴民偏執的情感已圍繞博客文化悄然成形。網民輕而易舉的就能偵察名流權貴，以低下的道德基準攻擊他們的性聞軼事。這使得人們害怕並抵觸作為性激進行為的公開裸體。媒體文化正向着原始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道路前進，在此基礎上，博客作家輕而易舉的就能複製關於大眾傳媒對於性醜聞的報道和想像。中國共產主義已然轉化為企業資本主義，它一面不斷尋找新鮮的性愛產品和性愛名人，另一方面則繼續批判政治異見人士。（Rofel, 2007: 121）

博客作家木木本身就是中國當下情境的人格縮影。作為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重點大學學生，她卻因為色情網絡視頻舞女的工作一舉成名。我們從她的寫作中發現，很多關注她的人都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其中不乏銀行家、學者、律師，甚至寺廟方丈。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命中注定要成為「連接知性和性愛雙方優點之間鴻溝的橋樑」。她慶幸自己出生於市場經

濟的年代，因為可以盡情享受全新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這個資本主義味兒的概念：

「我敢肯定，放眼全世界，也許我不是學歷最高的一個舞女寶貝，但也一定是讀書最多、思想最深刻的舞女寶貝，而且極有可能是唯一的一名黨員。大家都說我追求共產主義的態度有點小資。其實我的大學生涯只是一次行為藝術……在中國，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概念是在過去十到二十年才有的。我很慶幸自己生長在一個從高度政治化轉型到商業化的社會裏……這樣我才有了享受個人娛樂的權利，例如寫博客。」（Wilde, 2005）

博客作家希望把她們的現代化精神代入到數字化生活方式中去。但政府和同齡人卻譴責她們對於公民話語權與性娛樂方式的選擇。在中國強大的監控社會裏，面對各種相關機構部門，人們的身體及其性味十足的外殼總是如此的虛弱而不堪一擊，彷彿隨時都會被摧毀殆盡。



■ 博客作家木木是匿名的網絡視頻舞者。木木從來不露臉。她在博客中透露自己重點大學學生黨員的身份。

## 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

2010年4月，中國國務院發表了網絡白皮書，統計出中國有兩億兩千萬名博客作家，百分之六十六名網絡用戶活躍地參與各種公民辯論，每日產生約三百萬條資訊（Xinhua Agency, 2010）。這些傲人的數據馬上就受到網絡活動家毛向輝的質疑。毛向輝是2010年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指出每日用戶應為七千六百萬，而非三百萬。毛在他發表於《南華早報》的文章中反駁中國互聯網政策，表示為數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客資訊仍被審查，每天都有博客資訊被刪除。他指出審查機制也變得越來越細密嚴酷，移除目標已從個別內容和敏感詞發展到整個網站或社會網絡（Nip, 2010）。毛從2002年開始寫博客，是中國最早的博客作家之一，他同時也是一名社會企業家，信奉並實行「分享主義」（文化領域內的分享），他還是一名社交技術軟件設計師。他對網絡白皮書的大膽回應反映出激進主義博客寫作在中國仍然任重道遠，異見者的言論每天都被審查大軍閱讀並刪除。同樣地，儘管這些博客作家能每年公開組織中國博客作家年會，他們還是得很小心地公佈年會的細節，以避免警察干預。<sup>1</sup>

毛在談及自己博客作家先驅的身份時表示，全新的個人主義世界觀能夠幫助人民脫離集體主義的悠久傳統，成為更加優秀的個人：

「中國人長久以來都努力融合團體，緊守中庸之道，免得惹人注目——這種文化更為過去半個世紀人為的集體主義所強化。博客卻能迅速打破這種傳統，像催化劑一樣促使年輕人重獲個性。因此，博客和其他草根媒體的興起都將有力地挑戰中國的社會傳統。」  
（Schokora, 2008）

博客作家之間的討論有助於建立知識反饋的模式和寬容的氛圍。儘管網民

仍會衝動的參與集體騷擾行動，他們也慢慢開始學會捍衛非主流的價值觀以及多元的思維。

毛向輝的想法受到了其他激進主義和性愛博客作家的認同。二月丫頭就是其中一員，她直言不諱地支持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更勇於展示個人形象，從而重新探索中國的色情文化遺產。她旁徵博引，多次在自己關於女性身體的文章中論述自己的觀點：

「丫頭這個女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啥事想到了，決定了就非做不可，管他奶奶爺爺，俺認為對的，沒傷害啥人，俺就要去做。既然是展覽，就要鄭重其事，為了拍出好效果，丫頭翻箱倒櫃，把夏裝一股腦兒拎出，在二月那一點也不憐惜的寒風中呀，強打強撐着拍下了一張張胸芒畢露的照片。

再說說老祖宗的含蓄內斂。說起這個俺可要扯遠了。從更遠的地方說起，生殖器官還是咱們祖宗的膜拜偶像呢，有把生殖器刻畫出來，『生殖崇拜』之說！鏡頭再往回拉，再說說敦煌文化中的裸風，俺想，你不會不知道敦煌的裸體壁畫，和描寫裸乳之美的文字吧，告訴你，你可要頂住，兄弟，那個時候還盛行跳裸體舞呢！好了，差不多到了唐代，那時候女人的着裝比起俺來只有過之無不及呢，露乳裝是人人皆穿，據說，低胸裝，極有可能還是從俺們的唐朝傳到西方的呢。」（February Girl, 2006）

丫頭的自拍照片簡單低調，但網民對她快樂的態度大為讚賞，紛紛發表評論回應。像許多其他的博客作家一樣，她自信從容地以自己鮮明的個性和源源不絕的創意爭取到大眾對性的認同。這本書提及的多名受訪者也承認，正是類似二月丫頭這樣的網絡名人向他們傳遞了學校、國家與媒體都



■ 博客作家二月丫頭和讓她一舉成名的「事業線」。二月丫頭寫了不少歌頌女性身體、捍衛失落的中國色情遺產的文章。電子繪圖：Bonni Ramatan

未能提供的性教育和性文化。

新個人主義還集中體現在人們對參與網絡2.0革命的海外色情明星的支持上。中國網民承認他們渴望和日本成人影片女優聯繫。蒼井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因發表在Twitter上的活躍言論成為中國大陸的名人。她喜愛狂熱的使用博客來記載日常生活和宣傳工作，自認是一個醉心於新科技的女孩。她不但親自書寫微博，還熱心聆聽和回覆影迷大軍的留言。她的很多微博都圍繞着日常瑣事展開，比如關於食物、逛街、流行服飾的討論等等，但她也不忘努力迎合外國影迷的需要。在中國，蒼井空是公認的完美色情女優，她符合「童顏巨乳」的審美標準。她在Youtube上的影片裏，表現得像個傻乎乎的小女孩，直視鏡頭在床上跳來跳去，來挑逗好奇的觀眾。現在年僅二十四歲的她已經是一個周遊在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努力在成人電影外的領域獲得成功。

2010年4月11日是蒼井空建立Twitter帳戶的第一天，當天她就吸引了大約二萬名粉絲。而由於中國政府在此之前已經封鎖了Twitter，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粉絲還必須冒着違法的風險「翻牆」看她。蒼井空很快便開始同中國的粉絲進行互動。她在微博裏添加了不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新聞的評論，例如她對傳統的中華料理的喜愛，以及一些與上海世博會、青海地震有關的內容等。4月15日，她通過自助翻譯軟件發表了一封給中國粉絲的公開信：「謝謝。在中國的我的球迷。」2010年4月26日，她在博客裏宣佈要為青海地震的受害者舉行籌款募捐。她表示非常同情地震的災民，因為她自己也是在一個地震頻發的國家出生和長大的。這條信息在中國互聯網內廣泛地轉載。很快，她便正式開始義賣自拍的照片來籌款。

蒼井空的地震籌款活動在中國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她成功在數周內募得二十萬日元。因此中國網民把她戲稱為「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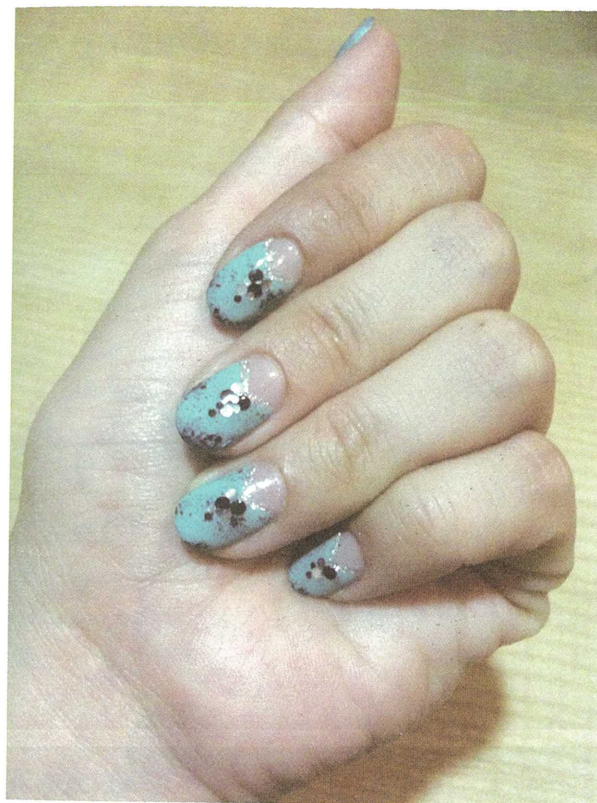


日本成人電影女優蒼井空博客的截圖，她因為在Twitter和新浪微博發表微博成為中國互聯網的傳奇。



蒼井空的宣傳照片。

2010)。所有籌得的善款都被捐贈到日本紅十字會，並由日本紅十字會轉交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的粉絲評評論說，蒼井空不僅有美麗的胴體，還有高尚的靈魂。幾個月後，蒼井空到上海進行宣傳活動，還出席了一個電視轉播的網絡遊戲發佈會。當時與她同台的還有另外兩位中國網絡的紅人——鳳姐和芙蓉姐姐。<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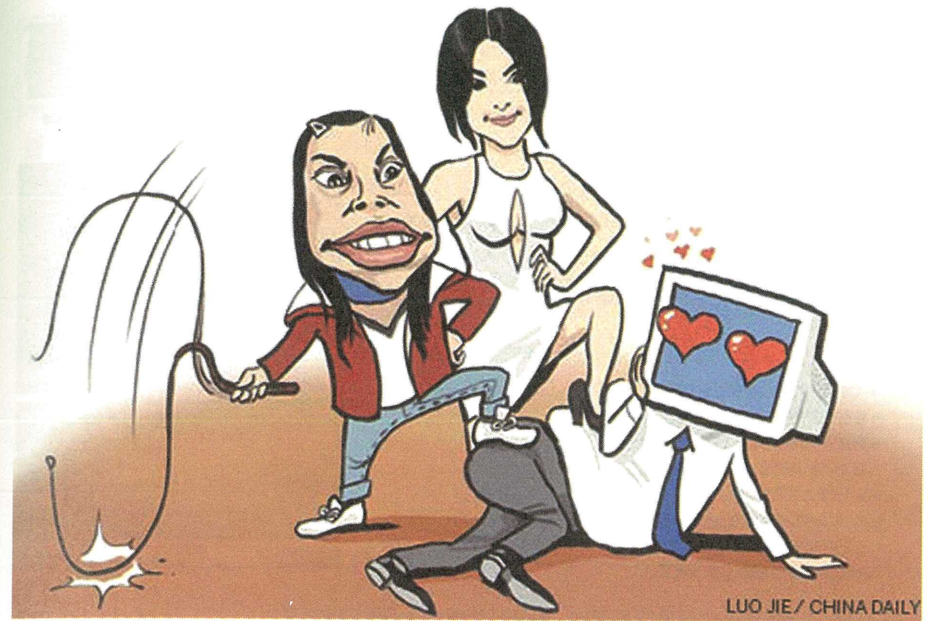


蒼井空在博客上分享她自拍的彩甲圖片。

網民表示，另外兩位中國網絡的「奇葩」不配與空姐同時登台。在此以前，鳳姐和芙蓉姐姐就一直廣受批評。網民普遍認為兩人是利用媒體炒作的投機分子，本身並無才藝。鳳姐從始至終都將自己標榜為一個無情的拜金女。她在南京東路鬧市區派發傳單，聲稱她在尋找北大和清華金融專業畢業的、具有國際視野的未來丈夫（Quartly, 2010）。而芙蓉姐姐則因上傳自我感覺良好的自拍照片，並附上別人高度評價她美貌的文字而成為互聯網的傳奇人物。然而，網民卻狠狠批評她容貌醜陋、超重以及極端自戀。在一個對她進行專訪的電視節目停播後，她以一段S形的標誌性舞蹈進行反擊，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由此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野心。（Cody, 2005）



■ 芙蓉姐姐由於其標誌性的舞蹈和關於愛的文章成名。她因為超重和虛榮被大眾厭惡。



■ 關於鳳姐的漫畫。鳳姐是一個眼光甚高的物質女孩，她公佈了對約會對象的確切要求，並因此成名。

從遊戲發佈會上觀眾的反應就可以看出，大家都認為空姐，或空空老師（熱心網友為蒼井空取的呢稱）要比兩位本土名人高出幾個檔次。在表演結束後，蒼井空發表微博說：「今天能與中國互聯網的兩位偶像同台，我感到很榮幸，儘管他們看起來怪怪的。」她的其中一名粉絲 Qianhao19860810 回應：「她們的確是中國的本地特色，希望空姐不要見怪。」

然而，為甚麼一位日本的色情明星可以在中國的電視觀眾和網民心目中獲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我認為，蒼井空不僅嬌小可人又胸部豐滿，她還象



人民網people.com上蒼井空的廣告，旁邊是譴責網站追捧她的文章。

徵着對新世界的夢想，是一個精通三種語言、極端善於交流的網絡使用者。她富有大都會的開拓進取精神，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娛樂方式，這點讓她的粉絲和關注者都十分敬佩。她懂得以異國風情打開中國市場，並緊緊抓住了時下跨國性愛潮流。

蒼井空在娛樂門戶網站貓撲網mop.com和百度baidu.com上更是受到用戶的一致激賞。然而不久以後，人民網people.com便發文譴責上述網站對色情女星過分熱情。即便如此，在這篇討伐文章旁邊，就是蒼井空為宣傳電視遊戲廣告拍攝的大型彩色廣告。這個案例再次折射出人們矛盾的

心態——一面是教條式的禁慾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創新進取的企業家精神。

蒼井空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儘管官方集體主義和性保守主義的教條仍然存在，中國已經培養出自己的網絡傳奇。公眾想知道網絡名人的性愛建議、知名作品及其生活方式。在網絡世界一夜成名的浪潮也許最終能夠推進性解放的進程，因為女性現在也可以在公眾場合選擇和性娛樂有關的生活方式和職業道路。中國娛樂行業的明星大都不得不維持道德清純的形象，卻同時又無法在新世界夢想下展示他／她們旺盛的性激情。

## 驕傲與卑微：網絡自由的兩張面孔

雖然博客名家已經抓住時機在中國的新世界夢想時代推動性解放進程，他／她們的作品卻不斷受到廣泛批評。雖然他／她們能夠巧妙利用先進而豐富的博客文化，他／她們輕鬆戲謔的文字卻很容易被審查屏蔽，而他／她們並不文雅的語調也常常被網民中的衛道士扭曲誇大。此類攻擊往往明顯帶有父權色彩，似乎只有可愛、順從與隱忍的女性才能擁有自己的性自主權力。

日本成人女星蒼井空在中國取得的成功也離不開與這種特別的女性特質。在她的很多作品中，蒼井空都保持着順從的女性姿態。同時，對中國人來說，由外國明星取代中國女人來飾演情慾四溢的角色也更加方便安全。中國女性如果想要分享或上傳自己的裸照，往往會招來難以想像的惡評。例如，北京在2005年舉辦了一場題為「美女博客」的網絡選美比賽。該比賽鼓勵女性博客作家上傳自認為最美的一組圖片，讓市民投票評選「第一美女博客」，冠軍的獎金高達二千五百元。評審收到了三百多份申請，照片內的申請者大多衣着嫵媚姿態百變。其中一位申請人刺蝟穆穆提交了半裸照片，這使得她贏得了兩百多萬選票中的過半數。但不久大賽便以「行為出格」為名取消了穆穆的參賽資格及名次。她同時還要承受大量來自網絡的負面批評，面對「損害女性尊嚴」的指責。（Burns, 2006）

於是，當女性博客作家試圖書寫自己的性傳奇時，網民會紛紛提出道德譴責。但這些網民針對的不僅僅是那些表現慾旺盛的女性，他／她們不會放過任何形式的裸露呈現，不管裸露的身體是男是女，是直是彎。中國網民同時也喜歡攻擊他人的私人錄音，甚至有時會在當事人不知情情況下非法獲取和上傳他人的私人錄音。引發一時轟動的貪官性愛日記和性錄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蔣，2010）。安徽省安慶市某醫院放射科科長王成在自



刺蝟穆穆因為在競賽中上傳裸體照片而挑戰威脅到「美女博客」比賽的進程。

己的日記中用具體數字記錄了他在職期間的性探險。在網上瘋傳的日記片斷精確而量化的體現了他的雄性衝動：「2003年至少要與五十六個女性發生性關係，確保有兩名為良家婦女……總的目標是六百個至八百個不同女性。」王成的妻子發現了這些日記和錄像，並向警方舉報。儘管政府嘗試阻止這些資訊外洩，王成情婦的照片和光碟都已在互聯網上傳得沸沸揚揚，「貪官日記」也成為多個論壇的熱門話題。

類似的性醜聞在中國可算是數不勝數，而政府更是一直在努力壓制這樣的事件和新聞，可中國現在仍然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去有效的保護人民的隱私及其另類的性愛方式。很多亞洲文化都經歷過性愛錄音醜聞及性隱私透過筆記本電腦外洩的醜聞。這些醜聞的當事人幾乎都受到了當地極端保守態度的強烈抨擊。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2008年香港藝人陳冠希的「淫照」事件（我將在第三章詳細討論該案）。而最近的例子則是2010年6月發生在印尼著名歌星Nazril Irham（又叫阿里爾 {Ariel}）身上。阿里爾因為將自己與兩位電視女星群交的過程錄像而被控觸犯了印尼反色情法律，並因此被拘留。在這個被稱作「彼得性醜聞」（阿里爾的樂隊名為彼得潘）的案件裏，在網上瘋狂傳播的性愛錄像是由阿里爾的一位同事上傳上網的。可是這個小偷並沒有受到任何制裁，阿里爾反倒被控觸犯反色情法，身陷囹圄。這項於2008年通過的法律規定，對任何性行為的攝影都是違法的。雖然當時該法律遭到民眾的強烈抗議，立法者還是輕率地通過了它。醜聞東窗事發後，印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在雅加達中心進行大規模集會，要求對阿里爾實行笞刑，然後亂石打死（Agence France-Press, 2010）。另外，印尼保護兒童委員會（KPAI）還要求阿里爾向數百萬兒童歌迷為他的行為作出公開道歉。

但是為甚麼這些明星要為自己的私人性生活向公眾道歉？為甚麼輿論譴責的不是身為罪魁禍首的隱私侵略者，反而咬住所謂「危害青少年」的當事

人不放？專欄作家John McBeth根據最新數據指出，和亞洲或是非亞洲的其他國民相比，印尼人其實同樣深受網絡搜索引擎影響，每天都在網上搜索性內容和色情片（McBeth, 2010）。McBeth認為印尼的這種雙重標準對新興的網絡色情文化來說無疑是負面而沮喪的。

何春蕤（Josephine Ho）也評論道：大中華地區的網民越來越小器和偏執，態度越來越極端（Ho, 2010）。由於人們通過匿名身份窺視彼此並對彼此進行道德審判，老大哥的監視變成了私人生活的一部分。有時，網民會希望曝光及譴責那些偷來的性愛文件。在這些情況下，原本倡導獲取色情資料和性刺激的積極自由態度不知不覺中轉化成了追求偷窺他人的消極衝動。

## 性愛自白與人肉搜尋

在中國，人肉搜索是指一群匿名網民合作建立虛擬實法院來譴責嫌疑人。網民分工合作，他們調查嫌疑人的身份背景，跟蹤嫌疑人，打探嫌疑人隱私，並在網上和現實生活中騷擾嫌疑人。遭到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也是各式各樣：從言論大膽的性愛博客作家到腐敗的政府官員，應有盡有，這還不算一些無法被歸類的個案，比如將電腦處理過的老虎形象說成是老虎新品種的男子，又如上傳虐待貓咪照片的女人等。

很大程度上，人肉搜尋引擎內化了專制國家的運行機制，也反映了人們對他們心目中的性罪犯恃強凌弱的心態。2008年12月，一名女子跳樓自殺，她死前曾在博客記錄她丈夫王菲及其婚外情戀人的故事。她的死訊傳出後，大批網民向王菲發送電子恐嚇信，有些人甚至威脅他的人身安全。另一宗反映網絡暴民心態的事則發生在2009年8月，網民通過各種手段追蹤一個居住在上海、網名為“Chinabounder”（意為「中國壞蛋」）的白人男子。該男子在他命名為“Sex and Shanghai”（「性與上海」）的博客上誇誇其談自己與多個中國女人發生的肉體關係，不久便引起公憤（Jones, 2007）。後來事件愈演愈烈，一萬七千名網民對他進行人肉搜尋，迅速追查出他的真實身份。有人認為該男子玷污了中國的聲譽，聲稱要殺了他或是閹割他。最終，網民們相信這個白人名為David Marriot，是個牛津大學畢業的英國人，他當時還在寫一本講述中國政治弱點的書（The Telegraph, 2008）。上海社科院心理系教授張傑海進一步煽動了網民對Chinabounder的警戒情緒。他呼籲網民「追蹤這個外國流氓，一定要找到這種外國人渣，讓他滾出中國。」在中國人肉搜尋的思維模式影響下，即使是心理學教授也不由自主地貶損着為社會道德不容的個體。

2010年3月發生的另一起人肉搜尋事件則是「韓峰性愛日記」。韓峰是江

西省來賓市菸草局局長，他的日記被網民「寒仙子」上傳到中國最熱門的網絡論壇「天涯」（Tianya.cn）<sup>3</sup>。這位寒仙子聲稱是韓峰情婦的丈夫。韓峰後因其日記在網上曝光被解除職務。雖然網民們不斷打探和攻擊韓峰的私生活，他的日記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快樂而成功的性愛先鋒。在這本自白書似的日記裏，韓峰的性經歷和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日常工作相互交織，給人一種超現實的感覺。以下文字即摘錄自韓峰日記：

11月6日 星期二 11-25°C 晴

上午把「文明禮貌」的講座整理一下。中午廈門的李德輝等來，陪他們一起吃飯，喝了酒。下午在宿舍，晚上又和黃桂廷等吃飯，喝了不少酒。黃等明天去重慶和成都，讓阿蘇和譚善芳去。10點多譚善芳開了個車過來把我拉到她家，和她做了3次愛，天亮還做了一次，沒射。

12月4日 星期二 7-23°C 晴

上午休息，中午時欽州法院的趙鏗到這裏的法院辦事，叫出去吃飯，和小盤去了，一喝就喝到4點多，喝多了。小盤也多了，叫她到我房間，和她\*\*\*\*，記得好像很激烈，她也配合動了，好像水好多。晚上小盤和阿梅叫出去吃宵夜，一吃又叫覃剛來又喝了兩瓶洋酒，又多了。

12月5日 星期三 13-22°C 多雲

昨天和小盤\*\*\*\*厲害，全身都酸痛。一天在宿舍。

這本日記無可否認的表現出中國執政黨腐敗糜爛的生活方式，可人肉搜索式的集體衝動其實並非出於人們對社會變革的關心，而是源自於為他們的個人挫敗感與保守的道德原則。即使韓峰日記真能揭示中國文化中的社會不公，人肉搜索者也無意在此方面有所作為，他們想做的不過是盲目的打擊報復他人。

與匿名網絡暴民相反，博客作家往往必須公開自己的身份以及公開發表對時事熱點的個人觀點。博客名人韓寒就發表了對於「韓峰日記」案的諷刺性評論，在文中對韓峰讚賞有加（Zhai, 2009: 73）。雖然韓寒延續了他一貫的機智幽默、語帶嘲諷，但是他的確在該文中為韓峰辯護，認為韓峰只是中國貪污網中的小角色。他評價韓峰是最不腐敗的共產黨幹部，認為在這個艷照和色情視頻充斥的時代，韓峰對於性的文學性寫作讓人如沐春風。韓寒調侃了這宗日記醜聞，但他不忘提醒人們應該關注更嚴重的腐敗案件。我會展開論述韓寒及其他博客作家如何通過機智地展現自身性癖好來同主流社會的偏狹態度對抗。

## 颱風口上的荒誕新聞學

雖然中國政府禁止網站刊登任何含有性暗示的圖像，並會對含有性暗示的語言圖像大肆刪除，性愛博客作家（多為女性）和激進主義博客作家（多為男性）卻在努力推動新型的性個人主義並藉此保護色情和另類生活方式。艾未未也許是此類人士中最為有名的一位，他是國際知名藝術家和熱切的社會評論家。他曾公開批評政府在2008年四川地震中的應對措施。在一些志願者的幫助下，艾未未記錄了地震中死於豆腐渣工程崩塌的五千多名學生的名字。他就此事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他的行動鼓舞着幾近絕望的青年人和網民。像毛向輝一樣，他對博客的力量信心十足：

「博客在國外甚麼都不是，在中國特殊的社會體制下，博客成了推動民主法制，最重要的一個平台，而且成了教育民眾，實踐權利的訓練營，將來人們會認識到這個問題很重要。真正是一個走向民主運動，公民社會的第一站。」

2009年5月，為了發表他的新博客並「驗明正身」。艾未未上傳了一系列裸照。在這些照片中，他一件件地脫掉衣服，手持草泥馬布偶遮掩重要部位並快樂地跳起（Schokora, 2009）。草泥馬是幽默的反審查象徵，是中國一句國罵的諧音。它是網民批評政府計劃和政策時經常使用的象徵符號。

1994年6月，艾未未為了紀念天安門事件五周年拍攝了這幅圖片。圖片中他的未婚妻路青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前掀起裙襬，她讓人聯想起瑪麗蓮夢露在地鐵站裏裙襬被吹起春光乍洩的著名照片。艾未未這張照片讓人將毛澤東與性聯想在一起。而象徵政治力量的廣場則在照片中變成了商業廣場，彷彿裏面的一切都是有價待沽的。毛慈愛地看着身下愛國主義與消



■ 藝術家、博客作家艾未未在啟動新網站時發佈與草泥馬的合照，以驗明正身。圖片來源：艾未未



■ 艾未未，1994年6月。 圖片：艾未未

費主義精神相結合的新奇景象 (Merewether, 2008: 52)。這張圖片彷彿預示着公民文化的發展根本離不開消費主義的推動作用和性愛的視覺吸引力。

翟明磊是一位先鋒博客作家，也是《中國猛博》一書的編者。該書彙集了二十多名著名異見人士的博客文摘和個人簡介，因此只能在香港出版，無法在內地發行。翟也在博客上抨擊網絡審查及網絡糾察隊。中國政府曾希望所有電腦上安裝名為綠壩的內容過濾軟件，引起強烈的爭議。翟明磊



對此事的回應是「只有一個『作之父，作之師，作之則』的全能政府才能得到為孩子的電腦來選擇電腦信息」（翟，2009: 438）。他認為電腦是人的感官的積極延伸，網民能夠自然的在網上找到關於性與色情的指引。他批評政府推銷預裝過濾軟件的劣質電腦的意圖：

「請『大人們』（官）放心，你們的行動最終僅僅是賣一個劣質軟件而已。在我們的身邊，除了電腦，還有大量的AV片，大量的情色漫畫，還有大量的深度洗腳房，還有大量的站街女，還有大量的擁有山寨夫人的官員存在，我們的孩子還獲取不了色情的教材嗎？」（翟，2009: 483）

翟認為鎮壓「色情教科書」的行為和鎮壓政治表達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甚麼區別，因為政治表達和色情學習都屬於人類自然基本的深層需求。

看到中國城市裏和網絡上隨處可見卻又身份尷尬的色情產品，博客們批評政府不但對這些現象視而不見還總是對飢渴的大眾宣揚性無能的優點。這些官方行為恰恰暴露了中國隱蔽的階級結構——高級官員一面毫不費力的得到性歡愉，一面又嚴格限制普通公民享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博客作家連岳就曾評論過這些精英階級在性愛層面上的冥頑不靈。他虛構了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段子，內容是一個外國記者與一位共產黨發言人之間的問答環節。發言人表示政府應當將姦淫幼女罪中幼女的年齡定位從十四歲以下降低到四歲以下，以便完全解決共產黨的性墮落問題。

問：請你評論一下，浙江臨海市氣象局副局長、中共黨員池全勝「買處」事件。

發言人：處級要買，科級、廳級，其他級別也要買，這事沒甚麼好說。

（……）

問：如何杜絕繼續發生此類事情呢？

發言人：下次若有官員姦淫幼女，政府就將其交給眾，用亂石打死。

問：此話當真？

發言人：我從不說真話。

問：貴國刑法規定，姦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可是好像並未定這些官員強姦？

發言人：我國準備修法，改成「姦淫不滿於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以後，再也不會有官員姦淫幼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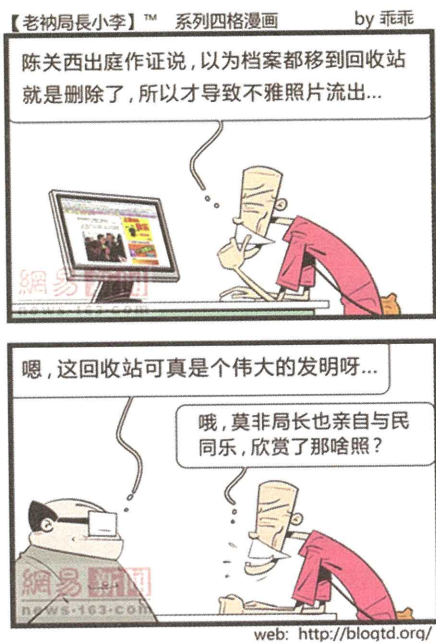
問：如果又有官員姦淫不滿4周歲的幼女，豈不白白修法了？

發言人：至少我可以說，改革，就是要摸着奶頭過河。

（翟，2009: 41）

另一位博客作家李小乖則上傳卡通到博客上諷刺官員的荒淫生活。來自廣州佛山的李小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他擅長把社會騷動改編為網絡漫畫。李小乖以創造速度驚人而廣為人知，他幾乎在新聞事件發生一小時後就完成相關漫畫的創作。在下面這幅題目為「回收站」的漫畫中，他虛構了一位名為陳關西的局長，局長辦公室電腦的回收站中存有大量不雅照片。

## 回收站



乖乖 @ blog 圖案  
www.blogtd.org

網易新聞  
news-163.com

■ 卡通博客作家李小乖讚揚回收站。<sup>4</sup>

多位博客作家支持合法化色情產品和性服務。翟明磊曾開玩笑說他希望性服務合法化後性工作者的工作可以輕鬆一點，這樣人們晚上就不用被街上的叫床聲吵醒。他對性工作者的辯護，與羅永浩（昵稱「老羅」）的「關於妓女的對話」遙相呼應。老羅在2006年創立了著名的博客平台牛博網，該網站抵制一切形式的敏感詞過濾，或其他自我審查機制（翟，2009: 233）。老羅以柏拉圖學院的形式和青年學生對談，討論理解和支持性工作的必要性。

老虎廟是著名博客《24小時在線》的作者，他還是一位荒誕新聞記者。他的博客常關注中國工人階層的生活狀況，記錄他們在太平盛世背後的「底層的艱難困苦」（翟，2009: 147）。例如，在奧運會籌備期間，大部分的記者都在報道雄偉的奧林匹克體育館的施工進度，老虎廟則訪問了住在施工牆外紙箱屋裏的民工。他使我們了解了這些居住在隱秘小窩裏的民工，看到他們缺乏任何社會支持和醫療保障的艱辛生活。老虎廟寫道：「地產商為遮人耳目，在路旁修建起了花牆，用以遮擋工地。花牆上又假模假樣地鑲嵌了寶瓶、玉扇、八寶格子窗，窗裏描繪着寫意國畫小品……看起來很美的東西，卻於花牆後暗藏着一個潛流社會，一個無人過問，也無人願意過問的群體。這裏就是我所說的京城頭號盲流聚集地。」（翟，2009: 161）

老虎廟曾經從北京出發，騎着自行車向西旅行了七十三天。在那次旅程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獨特的博客寫作風格。他沿途報道了在各處所見的地下團體和邊緣人士——他用「孔雀屁股」來形容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在旅程的第五天，中央宣傳部便要求所有新聞單位對老虎廟的各地見聞不予報道。這則通知是這樣說的：

「有關網絡博客寫手『老虎廟』以『草根報道之旅』名義騎車到山

西、內蒙古、陝西、寧夏等地進行個人考察活動，並在網上發佈見聞一事，情歌新聞單位對此不要報道。在平時的報道中，對此類行為也不要冠以『公民記者』，『平民記者』等稱謂。請各級新聞單位嚴格遵守執行。」（Lam, 2009: 39）

新聞單位和記者們不但需要規避老虎廟的報道，還要淡化公民記者的發展進程。然而，老虎廟的一篇拯救受傷狗隻的博文在網上中得到熱烈反響，這使得他終於打破了新聞封鎖。

在關注少數群體權益的同時，老虎廟也觀察到性工作者面臨的困境。他用悲傷的語調評論了他們的職業，但也指出性工作者是當代社會的有機組成。他記錄了旅途中某夜停留的旅館內，色誘是如何進行的：

「夜深，有人敲門，還是那軟軟款款之聲兒，我問做啥？門外就問還要啥，並且送來一壺新水，說是寫字晚了要喝茶的，因此送來。我打開門來，連連感謝小店的周到非同一般，正似賓至如歸。女孩一再問我還要甚，在我一連串地致謝後，女孩兒才轉身欲走。」（翟，2009: 157）

他在邊遠鄉鎮遇到性工作者，得知她們多是誤入歧途又無法脫身。他的一位受訪者，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旅店老闆解釋：

「也不是一開始就做的。一次半夜裏，住店的司機隔牆喊要水，我說晚了，就喝電壺裏的吧，司機喊叫嫌涼，後來又把桌子摔得亂響，不能安生。我就叫他媳婦起來去燒，燒好了送去。也就打那天夜裏起，他媳婦就變了個人。開始做起那營生了。鎮子上做這個的不少，還都是外鄉來的，你要城裏的也有，東北的、河北的、呼市

的，南方的也有，最老的三十四十還做，就往外頭招攬，年齡小的最熱門，一到晚上就缺貨。尤其遇了雨天，大概都嫌寂寞，好像都想起了那事……」（翟，2009: 159）

在之後的一篇博客《失蹤的春女》中，旅館老闆發現一名性工作者失蹤，他不禁想起了最近發生的幾宗謀殺案件，開始擔心起來……他問老虎廟是不是也為那個女孩擔心，他們都希望她已經找到了更好的生活。

近年來，年青一代的男性博客作者以性吸引力和流行偶像的地位贏得大眾喜愛。其中不少人只是曇花一現，但也不乏成功者。這些人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應該是韓寒，他同時還是一位職業賽車手。韓寒憑描寫中國國民特性的〈杯中窺人〉一文，贏得新概念作文大賽，從而走進公眾視野。

韓寒以一個不同尋常、幾近窮途末路的方式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高中時代，他曾在期末考試中亮了七門紅燈，不得不留級一年。他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後，在國內引發了一場「素質教育應當培養專才還是全才」的討論。第二年，高二的期末考他還是七門不及格。最後他輟學回家，不久就成為著名的博客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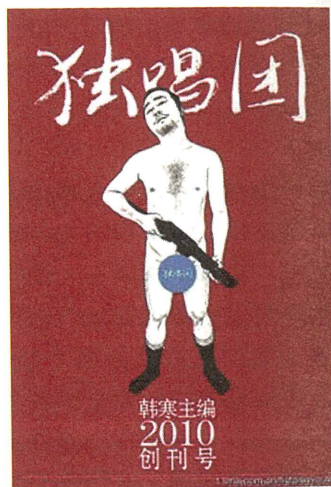
韓寒擁有中國最龐大的讀者群，他也許也是全球最知名的博客作家。2009年他被兩份出版物評為年度人物：廣州的《南方週末》和香港的《亞洲週刊》（Xiao, 2010）。他同時還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2009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2010年6月4日，是天安門事件的第十一年紀念日。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亞洲名人聊天室節目採訪了韓寒，韓寒借此機會說起針砭時弊的必要性：「儘管這些年中國政府放寬提高了自由言論的尺度，寫文章仍然很危險。所以有時候要把握尺度很不容易。但我認為儘管很困難，我們仍然要去嘗試，只有當更多的人嘗試以後，情況才會

得到改善。如果沒有人去嘗試，那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CNN.com, 2010）。當CNN記者詢問韓寒如何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被請去喝茶的時候，韓寒解釋他作為文藝工作者而非政治異見人士的身份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從人們在CNN.com上的對韓寒的評論可知，不少評論家仍然傾向於把他與核心異見作家區分開：

「如果韓寒敢去取笑或批評最高級的領導，如胡錦濤主席，他也很可能淪為秦城監獄（位於燕山東山腳，用以關押異見人士的中國最高防護級別監獄）的階下囚。但是到現在為止，這名傑出的青年人還是能駕着奔馳在北京四處兜風。其他作家就沒有他這麼幸運了。實際上，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被囚記者和作家。就像中國人常說的：『關住的鳥兒最美麗。』」

在我對韓寒在大學裏的受歡迎程度的調查中，大學生普遍表達對了韓寒的欣賞，並為他辯護，認為政府並不能打倒他，因為他是在「暴風口」上行事。他實在太受歡迎，太聰明了，所以政府對他的任何打擊都將引發青年運動危機。對這些學生來說，博客是一個人的主體性的展示，是原創思維的載體，它能傳達真誠的、憤世嫉俗的聲音。韓寒則是一個富有創意而文筆練達的作家。大眾對他的喜愛讓他得以憑一己之力引導輿論。

■ 著名博客作家韓寒以及他於2010年7月創辦的雜誌《獨唱團》的最初封面。圖片描繪了黨中央的諷刺形象。



韓寒主編的文學雜誌《獨唱團》的第一版封面，是用機關槍遮擋襠部的戰士。在中文裏面，「擋中央」與「黨中央」發音相同。這個畫面似乎在暗示黨中央為了鞏固自己的中央權力，不惜犧牲重要的性器官。

在討論性話題和色情話題時，韓寒總是比其他博客作家更大膽直白地批評對性的偽善態度。他曾公開在博客上鏈接著名日本女優松島楓的博客，以示支持，因而引起社會轟動。他迅速回應這些批評，指出中國已深陷於性壓抑和性無能。在新世界的社會中，我們應當逐漸培養對成人內容的正確態度。他寫道：

「我們國家通常認為這些東西不健康，我想問，這怎麼不健康了？如果上床不健康，那大家都是不健康的產物了。其實，不是這些事物不健康，是這個國家不健康。任何國家的經濟和文明發展到一個高度的時候，性就是一個正經的產業。現在我們覺得那是骯髒，不健康，淫穢，毒害青少年，那只能說明我們國家的經濟和文明雖然有所發展，但暫時還是不舉，無法屹立於世界之林。」（翟，2009: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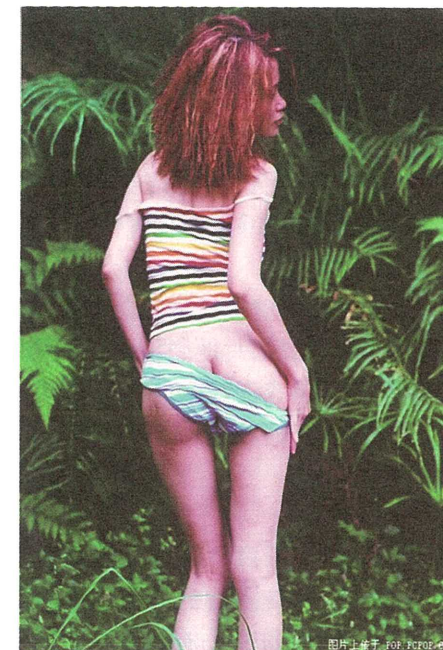
「其實日本AV片是很多青少年的性啟蒙和性教育課，我們需要加以引導的應該是告訴少年，人家那是剪輯成的，有藝術誇張成份，如果沒到那程度，也不是你無能。」（翟，2009: 89）

韓寒認為中國社會極須走出性無能時代。同時他也告誡年輕讀者不要被成人電影中的故事和表演嚇倒。韓寒本人也是新一代的性感男性，他嫻熟的網絡技能和自信飽學的姿態正體現出新世界夢想中個人主義文化。在一眾激進博客作家中，韓寒無疑是最受大眾歡迎的，但他沒有止步於此，還是一如既往得對社會問題進行反思。

## 性博客作家與微論點的生命

與上述這些激進作家及其性愛哲學不同，女性博客作家更傾向於將自己的身體作為政治媒介，喜歡在博客寫作中廣泛運用自我呈現和行為藝術的表現手法。活躍在廣東的博客作家木子美可算是「中國性愛博客寫作之母」，因為她是第一位由於在網上記錄性愛日誌而引起全國輿論討伐的女性作家。木子美公開描寫自己的性生活，講述自己如何使用各種誘惑技巧來享受一次又一次的一夜情。她創作出一種特別的散文詩來勾勒情人露水情緣裏長短交錯的話語。公開地與傳統道德叫板，顛覆了對性愛的傳統觀念，但木子美並沒有像社會活動主義的性愛博客作家一樣把寫作政治化。她無意討論性的社會政治價值，而是在努力將「自我」和「人性」從社會規範和文化歷史中解放出來。一言以蔽之，木子美的博客如同是「一個女人的解放運動」，它大膽的為自己的性追求辯護，並努力的把性和感情分離開來。這個博客在網絡上像病毒一樣瘋狂傳播，很快就成為大眾傳媒眼中的熱門話題。雖然媒體不斷對木子美展開攻擊，可木子美的媒介形象卻十分深入人心。最終，政府不得不關閉了她的博客。

James Farrer曾詳細分析了大眾對木子美日記的回應（Farrer, 2007）。Farrer並沒有對日記的受眾進行標準化問卷調查，而是集中精力研究了人們在批評／維護木子美時採用的行為模式。他認為木子美為性愛文化貢獻了一種特別的「對話式的知性主義」。博客寫作不能再被視為是簡單的進步或退步行為，而應被理解為是在記錄各種未解的紛爭。木子美對性慾的維護自然受到了粉絲及言論自由支持者的激賞，但我們看到她的博客更使得人們開始深入批評傳統文化。木子美是一個叛逆的女性，她堅守立場、用於反擊。比如，她要求記者訪問自己之前先和自己上床，打出著名口號：「在床上能用多長時間，我就給你多長時間的採訪。」（Farrer, 2007）



■ 木子美，中國性愛博客之母，2003年她因捍衛性愛自由的價值觀而受到大眾抨擊。

中國社科院的李銀河教授也為木子美辯護，認為發生性關係和描寫性生活都是木子美的基本人權。在她看來，人們攻擊木子美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與木子美相比，大家的性生活少得可憐：

「實際上她並沒有觸犯法律，她並沒有上傳色情照片。她受到攻擊主要是因為她太淫亂，和很多的人睡過。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中國人一生平均只有1.3個性伴侶，這在全世界是倒數第一。因此，

當人們看到她的性伴侶大大多於這個數字時，他們自然感到憤怒。這種憤怒可以是針對男人的，也可以是針對女人的，只不過由於她是女人，情況就更嚴重了。」<sup>5</sup>

中國文化阻止女性公開表現自己的性慾，認為女性性慾望如魔鬼般邪惡。李銀河博士解釋道：

「在中國，這個氣氛就是女人不應該喜歡性。男人可以喜歡性，人們只會認為他們猥褻。但如果女人喜歡性，人們就會認為他們骯髒下流。我認為，女人當然也是喜歡性和色情的。很多女人都喜歡。但是他們不像男人喜歡的那麼多，因為社會約束的力量還是非常強大。」

李博士還認為，網絡性愛正在幫助女性逃離社會約束，因為那些社會規範往往是基於早就過時的古代淫穢法。她認為，十年前，如果有男女試圖分享自製的性愛圖像，他們會被重刑處理。而今天的性愛博客也常常傳播色情圖像，所以也很可能會面對嚴重的法律後果。<sup>6</sup>

二月丫頭由於上傳小說和露乳溝的照片在天涯社區一炮而紅。她的「事業線」馬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雖然大部分公眾的反應還是非常負面的。不少網民和大眾媒體都譴責她的色情與低俗，只有一小部分人認可她的真誠與勇敢。二月丫頭懂得如何還擊這些負面反應，她貼出長篇博文來論述性愛表達的權利：

「丫頭在天涯真我社區貼寫真，一張接一張，有美的有醜的，有突眼的有齜牙的，有快樂的有憂鬱的，但是無一例外都是敞着胸的。

作為女人，丫頭有展示美麗的權利。丫頭喜歡看女人的裸體，丫頭一直認為美麗的東西，應該要欣賞。只可惜，丫頭受了教育，吃了『禁果』，說服不了自己一脫到底，更何況，丫頭對自己的PP，不自信，不忍心拿出來，侮辱了看官的眼睛。細思量，把中規中矩（有點齜牙）的臉先摺在一邊，作為女人，外表上，丫頭最自豪的，就是俺那洶湧的雙峰——那個墟邊人如賊口口聲聲說的『溝壑』了。」（二月丫頭，2006）

總體而言，二月丫頭捍衛女人裸露身體的自由，但卻也聲討濫交和隨意的性關係。她批評男人缺乏遵守承諾的擔當和取悅女人的能力。她很享受網絡名人的身份，也喜歡被大眾媒體採訪報道。像她的許多前輩一樣，她在2009年12月發表最後一篇博文後便逐漸淡出互聯網。

在採訪最近更火的性愛博客作家流氓燕時，我們詢問了她對色情的興趣。她承認這並不是一個能夠輕鬆應答的問題。但像二月丫頭一樣，她也認為色情能為性愛反抗和性愛討論提供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私人的問題，但我很高興能跟一個陌生人分享我的秘密，只要我們不是親戚，朋友或同事就可以了。我希望認識我的人不會看到以下的文字……我飢渴的時候會看歐美的色情電影來解慰自己。我覺得總體來說，女性缺乏了解色情行業的機會，也不知道如何真正利用它們。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作為女人，我們有更加廣闊的性愛空間，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利用色情獲得性快感以及對抗傳統的勇氣和力量。」<sup>7</sup>

她補充說更廣闊的性愛空間應當包括使用色情語言及圖像，而這些都是基本的表達和權力。可她無法行使這些基本權利，因此她不得不發明一些詞

語，暗喻及婉語。

「人們還是可以明白我想說的與性愛相關的話題，儘管我選擇的詞語都很正當，很隱晦。例如，在性交的時候，我們的頭髮會因為相互摩擦而捲曲，就像女人電頭髮了一樣。所以有時候我勾引男人的時候會說：『嘿，我們來電髮吧。』」<sup>8</sup>

也有不少性愛博客作家在寫作中使用色情圖片、煽動性的言論及幽默元素，她們都獲得了大量的點擊和回覆。像《亞洲性愛學報》這樣的國際傳媒對這些博客都紛紛表示支持。博客作家黛秦在發表愛情小說的同時附上自己臀部和背部的裸露照片，在網上造成了騷動。面對負面批評時，她會把自己的寫作跟卡夫卡的作品比較，說作家的身份能「讓她感到深層次的快樂，感到無比自由」。她的一名反對者Annie Rose是卡夫卡專家，她寫了一篇批評黛秦的文章，說：「她根本沒有資格說自己像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跟裸露的屁股沒有任何關聯。」Annie Rose還認為黛秦應該向父母和自己的臀部道歉。

同時還有不少人在網上詳細記錄關於中國人民色情主義的各種資料。例如，「迷失的麻雀」假設中國不同地區的叫床聲應該有所不同，於是編寫了一部叫床聲的百科辭典（Chien, 2005）。博客作家海容天天則收集和分享鬆軟陰莖的圖片。她希望通過展示「陰莖的日常狀態」來進一步探討「中國雄風的根源」。（Skirmisher, 2006）

部分博客作家在媒體上一閃即逝，但也有人對普及性愛知識及維護性愛活動作出了長期貢獻。流氓燕，昵稱燕姐，也許是中國最有耐力的性愛博客作家。她建立了多個博客，不斷提出新的話題，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提升。她目前在Twitter上的頻繁更新已經使她累積了四千多名的關注者。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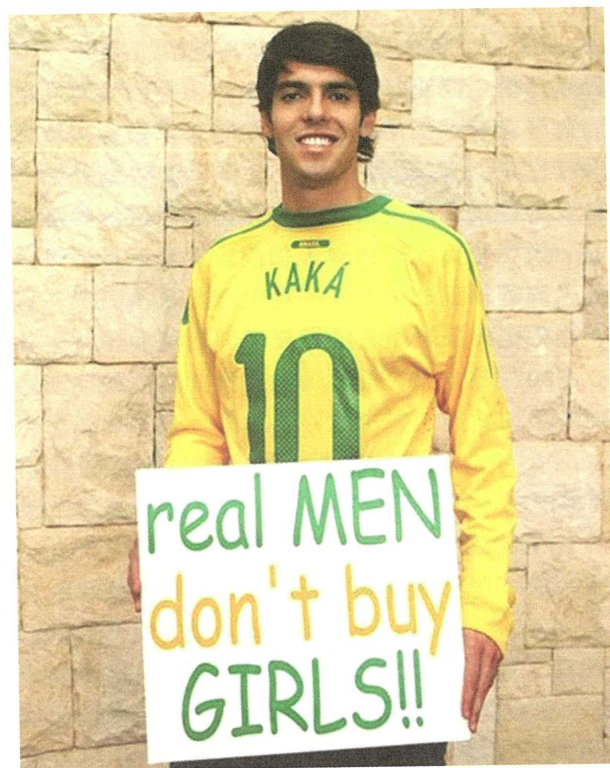
Twitter上更新的內容包括工作、性愛角色定位、兩性感情、母女親情和為性工作者服務的活動。她是一個深愛女兒的單親媽媽，我們常常在Twitter上看到她充滿母愛的微博：「看着我的小東西，抱着枕頭，呼呼大睡，就忍不住想去親親。做母親，是很幸福的。糊塗小蟲不知道甚麼是煩惱，甚麼是痛苦，甚麼是窘迫。」流氓燕從沒隱瞞過她生活的艱難。出身於工人階級的她從來都是自食其力。

6月4日，她在Twitter的頭像上增加了象徵互聯網自由的黃絲帶的標記。她也是的確確在為性工作者的困難四處奔走。她認為性工作者應當成為我們的楷模，因為她們「關愛着許多被愛遺棄的男人。給他性福，給他安慰，甚至給他年輕的感覺，給他自信。」她認為既然性工作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性工作者們應該受到社會的接納。她親自回覆許多擔心自己的伴侶被年輕性工作者勾引的留言者，說她相信大多數男人仍然忠於他們的妻子，而性工作者也並沒有威脅他人家庭穩定的企圖：「性工作者比小三奪正室的可能，情人躡位的野心，都要小得多。因為性工作者面對許多男性，並不願意介入他人的家庭。」在2010年世界盃期間，她拿反對賣淫的巴西籍天主教球員卡卡開玩笑。她公開譴責他，要求他停止說教，有本事就去自慰：

「卡卡去自瀆……！嫖娼的跟我走，手淫的，跟卡卡走！公民社會就是，讓想嫖的，可以嫖，想打手槍的，隨處有衛生紙！」

流氓燕從2005年5月11日起在天涯網發表前衛的性愛博客，因此一夜成名。那天她把在博客上貼出一張自己的清晰半裸照片，第二天，她更上傳了一幅全裸照。許多人在博客上批評她的外表，認為流氓燕的身材不配放在公共空間裏展示。流氓燕卻力爭普通人的身體也值得尊重，她寫道：「我沒有錢，我一樣要享受人生，我一樣快樂。我沒有美麗的五官，漂亮

的身段，可世界仍然屬於我。我不因為你的好惡而放棄我在人間的所有權利，我為自己活，不是為你們的讚美而活。」針對流氓燕的反對潮流在天涯上持續擴大，批評譴責、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接踵而至。網站的流量劇增，甚至有傳言說燕姐造成了天涯服務器癱瘓。她公開回覆所有的人身攻擊，甚至嘗試利用司法系統為自己正名。最終，當人們開始對她的女兒指



■ 巴西籍天主教足球運動員卡卡和他於2010年世界盃期間表示反對嫖妓的標語。

手畫腳時，她停止了這場惡戰，並註銷了在天涯的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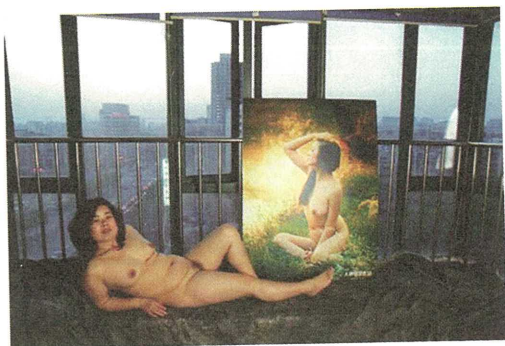
像木子美一樣，燕姐擁有一顆自由的靈魂，她倡導「單純的隨性的性」，她的理論是：「越是跟陌生人，性越純粹。因為不必太虛偽，只用心交配就行了。」她的一篇詩意宣言也很好的表述了這個觀念：

「我只希望能夠達到陰陽調和的目的，讓全身的血液在血管裏暢快地奔跑，把所有的精力釋放出來，那一刻陰陽合一，天人合一。然後洗個澡，睡一覺，第二天，神清氣爽，該幹嘛幹嘛，至於那個男人是誰，不重要。只要效果到位行了。」

在訪問中，流氓燕憶及當時人們在博客上留下的攻擊性評論時，她表示媒體誇大了這些評論的數量和程度：「我發表照片的時候，其實有一半人公開支持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奇怪。其餘的人不能理解，認為我的博客只是博取人氣的廉價手段。（……）令人傷心的是，大部分網民不能理性地欣賞成熟的女性，他們只會欣賞年輕貌美的。」<sup>9</sup> 當我進而問她作為一個中年女性是如何尋找情人和朋友時，她回答說自己會關注年齡差異給雙方帶來的好處：「我認為男人都喜歡與眾不同的女人。在不同的年齡段他們想要的也不一樣。我知道有很多年輕的男性都喜歡更為成熟的女性（特別是已婚的女性），而年長的男性則喜歡年輕的女孩。我想前者覺得自己需要學習，後者已經變得懷舊了。」<sup>10</sup> 燕姐逐漸成長為一名社會活動家和女權主義者，為着性工作者的權益不懈抗爭。她目前管理着一個支持性工作者權益的網站，也在新浪網上繼續博客寫作。

她的紅塵網的中文意思是「凡世中形形色色的色慾男女」。這是一個沒有任何歧視和羞辱內容的網站。網站譴責性暴力及其他傷害性工作者的行為。同時，網站也為性別問題、法律問題、性工作者權益、計劃生育控





■ 燕姐與畫中模特共同出鏡；燕姐舉着支持性工作者的標語。圖片所有：金葛

制、人工流產及愛滋病等議題提供了一個討論平台。作為網站熱線的主持，燕姐為性工作者提供各種的建議。她親力親為、給予性工作者各種支持和幫助：

「關於情感和婚姻，我是過來人。願意傾聽你的故事，解答你心中的困惑。關於女人的身體和性器，我是女人，我有，我懂。請把你的真實情況告訴我，相信我。關於法律糾紛和愛滋病常識，我有律師和專家做顧問。如果你要問我為甚麼這樣做，我可以告訴你。因為我是女人，因為我是一個母親，因為我經歷過痛苦，還因為，我來自農村。」

同時，她在網站上也有傳遞給男性訪問者的資訊：「當你面前站着一個性工作者，請不要忘了她除了是一個女人，也是某個孩子的母親，某個母親的女兒。所以，請對她溫柔些。」

在日常生活裏，流氓燕也是不少社會活動的組織者或參與者，這些活動包括組織性工作者日、為性工作者主持熱線、建立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等等。除了在紅塵網上提供資訊和維護個人博客，她還會在Twitter上給出各種實用建議。例如，她告訴性工作者，如果有警察巡查，她們可以在站街的時候帶上一些寫有標語的小卡片，讓警察知道站在街上是不犯法的。她對性工作者有強烈的認同感，並承認自己有時通過和男人上床取得組織基金。她在網上分享過和一個男人在車裏做愛的故事。那個男人事後問燕姐可以怎麼幫助她。燕姐讓男人捐錢購買一部投影儀，然後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發表在Twitter上（儘管她不喜歡在車裏做愛）。

當我問及她政府是否支持她的公益活動時，她的回答既有正面，也有負面，彷彿她自己也不太清楚應該怎樣回答。她說當地政府給她的工作進行

了一定程度的資金資助，但她同時也抱怨和調侃政府官僚。她在Twitter上轉推《南方都市報》兼《新京報》的總編輯程益中的評論：

「教育是教育的敵人，衛生局是衛生的敵人，足協是足球的敵人，作協是作品的敵人，消協是消費者的敵人，電影局是電影的敵人，廣電局是廣電的敵人，新聞局是新聞的敵人，真理部是真理的敵人。」

這條評論句式工整、諷刺辛辣，獲得了不少中國人的認同，在網上瘋狂流傳。

目前，燕姐的首要目標是在網路上繼續她的社會活動，因為她希望能利用網路來發佈資訊、更新有關草根行動的資訊。她把自己視為女權主義者，但她並不信任女權主義的理論，因為她認為實踐的用途遠遠超越了理論。她抱怨主流的學院派都只關心「高端問題」，例如同性戀或多元性關係等。雖然她讚賞學院派領袖李銀河和潘綏銘，但她似乎並不覺得學術界能對性文化產生多大的幫助：「學院派喜歡做研究，讀書。但是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色情行為都來自草根。學院派從來不希望有任何事情發生，他們只是在真實的事情發生以後才跟進研究。我想，研究性愛的學院派專家其實很少做愛，甚至一個月沒有一次。」<sup>11</sup>

總的來說，燕姐質疑學術界能夠推動有關性工作的社會活動。她認為自己和學術界人士不同，希望目前獲得的短暫名氣最終能幫她投入到長期的社會活動生涯中去。她沒有沉醉於愛與戰爭的美麗幻想而止步不前，相反地，身為知名博客作家的她總是在不斷地學習和成長，最終成為中國頂尖的性愛專家。

## 結語

2010《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宣佈中國博客作家的數量已達到二億二十萬，並稱大量網民都會參與公共討論。雖然白皮書裏滿溢着洋洋自得的強調，我們卻從其他途徑獲悉：任何博客的內容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和審查，而重要的異見博客作家有時還會受到政府騷擾甚至監禁。儘管如此，中國的網路還是催生出一批「猛博」作家，他們承擔起討論敏感話題的責任，也敢於批評中國政府對色情行業趕盡殺絕的態度。這種政治博客寫作的文化氛圍有效反擊了國家「對性無能的宣傳」。網絡上評論性娛樂必要性和色情女優正面角色的文章橫空出世。而最受中國人歡迎的日本女優蒼井空，由於多次在採訪和Twitter上表示出她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更被網民稱為「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

中國的博客界到處都閃爍着轉瞬即逝的幽默光芒，並為讀者呈上荒誕新聞的寫作風格。這多少都能讓人聯想起西方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裸體主義表演和公眾場合的裸奔行為。博客作家一邊應付監控審查機構的圍剿，一邊堅持針對傳統道德提出大膽的觀點。就如Farrer（2007）所說的，這就是一種對話式的智慧，博客作家一面啟迪大眾擁抱性激情，一面藉此對中央政府造成威脅，這就是他們的雙重面孔。幾乎所有本文介紹的博客作家都無法以「道德高尚」或「道德低下」來定性，他們也正是藉此打破了此類概念營造出的迷思。博客作家還另闢蹊徑地打起了網絡游擊戰，積蓄力量捍衛色情價值、性愛遊戲和放蕩行為。雖然我們認為此類激進主義博客作家在本質上有別於那些曇花一現的熱議人物和暴露狂，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兩股勢力相輔相成，一同追求着純粹的娛樂生活和公共性愛文化。

## 註

1. 關於該博客作家會議的信息可見於<http://en.wikipedia.org/wiki/Cnbloggercon>。
2. 這個節目的視頻片段可見於土豆網[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ulOlXHdJJE](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ulOlXHdJJE)。
3. 該討論的原帖已被刪除，但是有人重又把它上傳到天涯：<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22352.shtml>。
4. 這則漫畫可見於<http://blogtd.org/2009/02/27/recycle-bin>。
5.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10年3月20日對中國社科院李銀河博士的訪問。
6.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10年3月20日對中國社科院李銀河博士的訪問。
7.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09年11月20日對流氓燕的訪問。
8.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09年11月20日對流氓燕的訪問。
9.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09年11月20日對流氓燕的訪問。
10.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09年11月20日對流氓燕的訪問。
11. 材料來源於本書作者於2009年11月20日對流氓燕的訪問。

## 參考文獻

二月丫頭（2006）。〈暴露？不道德？脫！〉。二月丫頭的博客 [網絡]。3月6日。可見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22252010002se.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22252010002se.html)。

艾未未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43-47頁。

艾未未的博客網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

老虎廟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147-171頁。

老虎廟博客地址：<http://24hour.blogbus.com>；<http://www.my1510.cn/author.php?24hour> [上網日期：2010年6月19日]

連岳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41頁。

連岳博客地址：[www.lianyue.net](http://www.lianyue.net)（第八大洲）[上網日期：2010年6月16日]

費納（2010）。〈「我從不妄自菲薄」——專訪日本女優蒼井空〉。《南方週末》[網絡]。6月23日。可見於：<http://www.infzm.com/content/46724>。

翟明磊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483頁。

翟明磊博客地址：[www.lbao.org](http://www.lbao.org)、<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bao>，及 <http://my1510.cn/author.php?engengpu>

翟明磊、陳婉瑩、錢鋼編著（2009）。《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香港：天地圖書。

蔣六喬 (2010)。〈安徽一貪官被曝與500女性有染 妻子發現「性愛日記」〉。中安在綫 [網路]。4月7日。可見於：<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1307497.html> [上網日期：2010年6月30日]

韓寒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73-99頁。

韓寒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上網日期：2010年6月15日]

羅永浩博客選段，摘自《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主編：陳婉瑩、錢鋼。編著：翟明磊。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9月。232-238頁。

Agence France-Press (2010), "Pop Star Detained in Indonesia's first celebrity sex video scand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June.

Burns, Simon (2006) "Nude bloggers upset China beauty contest," [Internet], 25 May, Available at <http://www.v3.co.uk/vnunet/news/2156937/china-bloggers-beauty-contest>

CCN.com (2010) "China Rebel Blogger," [Internet], 4 June.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0/TECH/web/06/03/han.han.china/index.html>

Chien, Eugenia (2005) "China's Sexual Blogolution," posted on Altnet.org, 12 Nov, [http://www.altnet.org/story/28145/china%27s\\_sexual\\_blogolution](http://www.altnet.org/story/28145/china%27s_sexual_blogolution)

Cody, Edward, (2005) "In Chinese Cyberspace, a Blossoming Pa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Internet], 19 July.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7/18/AR2005071801561.html>

Farrer, James (2007) "China's Women Sex Bloggers and Dialogic Sexual Polit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Aktuell*, 36:4, pp.9-45.

Ho, Josephine (2010) "Censorship and Sensibility," Keynote lecture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26 June.

Jacobs, Andrew (2010) "Heartthrob's Blog Challenges China's Leaders," *New York Times*.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0/03/13/world/asia/13hanhan.html>

Jones, Gary (2007) "The Blogger Who Took on China," [Internet] 12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thefirstpost.co.uk/2231.news-comment.news-politics,the-blogger-who-took-on-china> [accessed 15 June 2010].

Lam, Oi-Wan and Ip, Iam-Chong eds. (2009) *Info Rhizome: report on independent media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 Hong Kong In-Media*.

Lyon, David (2007) *Surveillance Studies: An Overview*, Malden MA: Polity Press.

McBeth, John (2010) "Moral Outrage Smacks of Hypocrisy," *The Straits Times*, 26 June.

Merewether, Charles (2008) "Ruins in Reverse," in Laura Murray Cree ed., *Ai Weiwei: Under Construction*, Sydney: New South Wales Press.

Nip, Amy (2010) "Censors delete 95pc of Blogs a Day, Forum To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June.

Quartly, James (2010) "Believe in Sister Phoenix, it only took 100 years," *China Daily* [Internet], 10 M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life/2010-03/10/content\\_9566092.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life/2010-03/10/content_9566092.htm)

Rofel, Lisa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chokora, Adam J (2008) "China's first blogger o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Danwei.org, 6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www.danwei.org/Internet/isaac\\_mao\\_and\\_the\\_chinese\\_blog.php](http://www.danwei.org/Internet/isaac_mao_and_the_chinese_blog.php) [accessed 15 June 2010] This talk was originally delivered at the Guardian's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vailable at <http://www.guardian.co.uk/media/future-of-journalism> [accessed 15 June 2010].

Schokora, Adam J. (2009) "Ai Wei Wei Naked," *56 Minus One Blog* [Internet], 2 June. Available at <http://56minus1.com/2009/05/ai-weiwei-naked> [accessed 16 June 2010].

Skirmisher (2007) "Living in a Glass House: China's Version," posted on *Skirmisher.org*, 16 May. Available at <http://skirmisher.org/culture/living-in-a-glass-house-chinas-version> [accessed 8 July 2011].

The Telegraph (2008) "Chinabounder Sex Blogger Reveals His Identity," *Telegraph.co.hk* (Online), 17 July.

Wilde, Jonathan (2005) "The Emancipation of Mumu," *Distributed Republic Blog* [Internet], 30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distributedrepublic.net/archives/2005/11/30/the-emancipation-of-mu-mu>

Xiao, Qang (2010) "Han Han (韓寒), Person of the Year and His New Magazine," *China Digital Times*, 10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0/01/han-han-%E9%9F%A9%E5%AF%92-person-of-the-year-2009-and-his-new-magazine/>

Xinhua Agency (2010) "China Issues White Paper on Internet Policy," [Internet], 8 June. Available at [http://china.org.cn/china/2010-06/08/content\\_20206978\\_3.htm](http://china.org.cn/china/2010-06/08/content_20206978_3.htm) [accessed 24 May 2010].

### 第三章

# 熱辣性愛中的差異： 青年男女談情色媒介 與網絡文化

## 介紹：互聯網色情文化譜出的羅曼史

這一章介紹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年輕人對色情媒體和互聯網文化的看法與經驗。通過與六十所大學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學生進行的深入訪問，以及在2007年7月到2009年5月進行的無記名問卷調查，我們得以分析他們對於色情媒體文化的反應。現在的年輕男女都已經紛紛進入自拍色情內容的時代，那麼他們對於色情文化懷有怎樣的態度和觀點呢？本章的目的是探索年輕人獲得性快感的多種自我實現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對電子媒體的不同反應。我們也會展示愛慾文化歷史對於個體公開發表性愛言論的重要影響。而中國愛慾文化史往往強調女性的性冷感。在父權社會中，男人在兩性性愛互動中總是處於主導位置，如果他們無法激發女性的性慾，他們的女性伴侶則會被診斷為官能失調（Pei, 2007: 08）。本章想要解釋的就是中國女性對於非主流性愛權利及性別角色的憧憬，以及中國女性疏離商業色情文化的根源。

隨着滿足人們社交和性愛需求的社交網絡日漸增多，人們開始對該網絡文化所涉及到的倫理問題感到憂慮，而各國司法體系也針對這些網絡改革相關法規。新的互聯網法律和監控手段雖已陸續生效，卻無法顧及那些急於接觸網絡性文化的青少年的需求。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地，保守團體及政客並沒有和青少年同步適應和理解不斷發展的資訊科技，反而不斷呼籲要加強審查制度，而另一方面，色情產品仍被視為滿足男性慾望的廉價商品，很少人認為它們也可以用來服務女性。故而色情媒體對女性來說很可能具有正面意義，因為她們一直渴望改變現狀。但那些保守組織及政客在制定相關法規時卻顯然完全無意考慮她們的意見。

換言之，對這些團體和政客來說，如果以女性性冷淡或是兩性性差異為理由，很容易就可以下令禁止色情內容，或起碼可以將色情內容重新包裝只

供異性戀傾向的成年男性使用。然而，這個社會是否應該發展出能夠滿足女性需求的、複雜全面的色情媒介呢？如果此類媒介得以存在，是不是女性性幻想和性產品能夠不斷衍生呢？

為了能夠接觸到這些對網絡性愛內容有親身經驗的年輕男女，並對其進行認識和了解，我設計了一個由下到上的研究。該研究名為「香港的網絡色情、全球網絡及網絡身份」，部分研究資源得到香港城市大學的策略研究基金的支持。研究橫跨人文與社會科學兩個領域學科。我們希望該研究可以蒐集到大量人們對網絡色情文化的反應，以便對其進行分析。

網絡色情可以被定義為「利用新的數碼技術和網絡來製作與發佈色情內容」（Jacobs, 2007）。而正如上文所述，「中國的人民色情」有多種形式，大多數網民是在非商業化平台（如點對點下載網站，討論區和論壇）相互交易。這些合法或非法的網站所提供的內容包括：色情商品、自拍成人內容、個人博客、故事網站和藝術畫廊等。雖然男性依然是此類網站的主要消費者，但女人也逐漸參與到網絡色情文化。本研究首先從大範圍樣本中收集人們對網絡色情的反應，其後則仔細分析了大學生群體對兩性性主動的差異性所持的看法。

在第一章中我們看到，中國青年男性對日本成人電影情有獨鍾。他們喜歡亞洲女性的體型，也喜歡乖巧聽話的年輕女優，因為這些都能滿足他們的征服慾。西方模特與色情女星對這些男人來說太過粗糙野性，她們往往在性愛上太過主動，因此並不符合中國男人的口味。雖然大部分女性對於這種男性口味表示接受，甚至有時幻想自己就是那些馴服的角色，但她們已經慢慢感到乏味和沮喪。她們察覺到自己被摒除在色情媒介之外，還受限於各種社會禁忌。她們同樣想要觀察和討論性愛文化，無奈中國傳統文化限制了她們的參與，Tabby就曾提到：

「在歐洲，我們可以討論性愛相關的話題。但在香港，女性仍需要學習如何表述她們的性幻想和內在的自我，讓關於色情內容的觀點變得比較平衡。簡單地說，女性應該更強勢，她們應該學會如何讓自己身心都獲得滿足。」

故而本研究將關注女性在色情文化中的各種參與方式，而非僅限於對女性性快感的層面。

## 方法論：誰想在香港討論性？

我們的目標之一是從網民中蒐集關於敏感話題的反饋。可惜不久我們就發現很難取得該類資訊。起先，我們訪問了多位自願參與研究的人士；但不久之後我們就更加關注學生群體對於性快感和性別差異的想法。在2008年4月到8月間我們進行了一次中英雙語問卷調查。問卷起初登在為本研究所專設的網站上，後來則通過網上論壇散發。我們一共收到三百二十一名香港居民的回覆。選擇填寫英文問卷的受訪人中七成都是女人，而選擇中文問卷的受訪人的性別比率則更為均衡。

約70%的回覆者年齡介乎十八到二十九歲之間，其中不少人是通過自己的學生朋友找到這份問卷的。中文問卷的回覆者大部分是香港華人，而英文問卷回覆者中則有三成是香港其他族裔的網民。雖然從本質上來講，大部分受訪人都是色情媒體的消費者，他們中卻很少有人真的願意為相關交易付費。他們更青睞於下載相關資源，然後相互分享。在這次問卷調查中，我們觀察到不少女性也在消費着色情媒介。

在採訪方法上，我們選擇對五十位網民進行深度訪談。這些人同意坐在電腦前接受訪問，並樂於同我們分享他們對於某些圖片或網站的意見。除此之外，我們還訪問了幾位本地藝術家和社會運動分子，例如林藹雲（Lam Oiwan）和梁偉儀。在受訪人的幫助下，我們更懂得如何去理解中國網絡上對於網絡色情的討論。另外，我們分別於2008年秋天和2009年春天對六十位大陸和香港學生進行了為時四十五分鐘的訪問。這些訪談由一組學生助理幫助完成，畢竟在同齡人之中進行這類對話會比較舒服。我們為所有的受訪人準備了同一套問題，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按同樣的順序採訪。我採取開放式的方法來搜集訊息，根據受訪人不同的個人特徵提問。受訪人是我從大學內幾個大型班級中選取的，始終遵照自願參與的原則。這些

學生在課堂討論中表現都很活躍，也樂意跟我分享他們的感受和個人資訊。他們還主動聯繫了自己的同學和朋友，鼓勵他們也來參加這次研究。訪談以英文進行以便學生能夠以「受過教育的自我」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這種訪談也有利於學生能夠運用曾經學過的概念。由於香港城市大學的大部分課程都是英語授課的，所以即使英語不是母語，學生也都能夠表達自如。學生在採訪中開誠佈公，但是我相信如果用母語來採訪，他們也許會表達出不一樣的觀點和感情。

大部分的受訪人都是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上課的十八至二十五歲大陸或香港大學生。幾乎所有的男性受訪者都承認他們從非商業傳播管道——例如網絡論壇、博客或聊天室，下載過色情媒體內容。他們用互聯網下載和分享這些產品，這些網上的資源往往跟本地DVD/VCD賣場的貨源截然不同。女性則普遍以一種更隨意的方式來瀏覽色情內容。她們常常能在日常網絡使用中「不經意的碰到」各種各樣的樣品。其中一些女性會用這些色情媒體來讓自己興奮，但大部分只是看一眼，然後又繼續幹別的事情去了。這種鬼鬼祟祟的窺看對她們多少都有影響。儘管她們對色情商品的知識不及男性豐富，對色情商品的渴求也不及男性強烈，她們的參與度卻高於男性。



## 文化激勵：陳冠希性醜聞

2008年2月是進行採訪的大好時機，因為當時自拍色情內容全城熱議。著名藝人陳冠希自行拍攝收藏的明星情色照片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成為著名的性緋聞，關於他的討論居然維持了六個月之久，後來更被「裸照事件」或「艷照門」代稱。陳冠希拍攝了與其他華人明星私底下進行性行為的照片。這些圖片在陳冠希沒有同意的情況下被洩露到網上。這些照片中的親密行徑和大膽程度都讓觀眾大吃一驚，不過對於任何熟悉網絡色情文化的人來說，也許就不是那麼震撼了。這宗醜聞引起了大眾媒體和學校課堂的大量討論。由於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深深受到這個媒體事件的影響，我們就專門訪問了他們的感受和反應。



■ 裸照事件中的圖片。花邊新聞把陳冠希描述為一個勾引「無辜」、「純情」年輕女性的惡棍，但是這些圖片卻讓我們看到不同版本的故事——這些女性顯然都十分享受和自豪。電子繪圖：Bonni Rambatan

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生受訪者和問卷受訪人都看過這組圖片。大眾媒體和娛樂經紀人試圖對該事件明顯持保守的父權主義觀點，它們相信這些女明星都受到陳冠希的操控。陳冠希被迫在電視上進行了兩次道歉。其中一位情人鍾欣桐兩次聲淚俱下地懺悔，把自己塑造成為受害人的角色。大部分的受訪人在看完這些電視直播後都認為這些女性的剖白並不真誠，他們認為所有涉案的女性都是心甘情願地與陳冠希發生性行為並參與照片拍攝的。我們問受訪者他們是否覺得這些女性是受害人，他們回答：

[F1] 不，我不認為她們是受害人，因為當時她們和陳冠希在戀愛。她們自願地一起拍照，擺出各種性感的姿勢，或是微笑地展示性感內衣。

[F2] 我並不認為她們是真正的受害者，認為她們知道自己是在跟陳冠希一起拍照的，或是錄影的，因此她們應該清楚這樣做的後果。

我們也詢問學生：這宗醜聞對人們價值觀和網絡色情體驗所產生的文化影響。對於一些女性學生來說，這個事件說明中國對性開放的女性是多麼無情，而「男人總可以全身而退」。

[F1] 我認為男人總是享有與不同女孩子做愛的自由。在舊中國，丈夫可以隨便休妻，妻子卻不可以，所以我認為男人總是擁有更多權利。

[F2] 女性很難表示出她們對性的興趣，因為這會讓她們蒙上壞女人的罪名。中國文化對好女人的定義就是千依百順，她們不應該積極地談起性愛，或發起這樣的對話。

對許多學生來說，該事件對社會價值觀有積極的影響，他們可以借此機會跟親朋好友公開討論性愛新趨勢。儘管他們不習慣和家人討論性，這宗醜聞卻已經在家庭中引起了或寬容或震驚的情感反響。有些受訪人認為這意味着轉型或解放的時刻將要到來，正如一名男學生說的：

[M1] 我認為社會應該更加開放，因為在這件事發生以前，香港人對性還是相當保守的。例如在我家裏，在陳冠希事件發生以前，我們很少討論有關性的問題，因為我媽媽有時還是比較保守。但這件事發生以後，我們更頻繁地討論到關於性的問題。所以是的，這件事幫助我和家人談起性和色情。

## 男女兩性對於親密和興奮的不同認識

從人們對這宗醜聞的反應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的年輕人正通過基於互聯網的各種管道培養對性的好奇和悅納。年輕的男性普遍滿意他們能到手的色情產品，而女性常常感覺被這些商品隔閡和疏離。女性很樂意參與我們的採訪，但她們的觀點常常逐漸轉移，最後成為對於個人慾望和戀愛經歷的分享。例如，Sum就跟我分享了關於她自己第一次網絡約會的趣事：

「前幾年ICQ還是很流行的時候，我試着用ICQ來認識新朋友。我真的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但我決定在公車站約見其中一個朋友。很搞笑的是，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接下來做甚麼，我還以為帶他回家也沒關係。我當天就帶他回家了，我的父母和弟弟都不在家。但我仔細看看他以後，我覺得我不想讓他進我家，因為他其實也不怎麼帥。不過我還是請他到裏面坐，我想我們還是在約會啊，我應該表現得友好一點。就這樣，我把他帶了回家，甚麼都沒做，只是坐着聊天。突然我媽回來了。我嚇壞了，只好把他藏在我的衣櫥裏，假裝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但是我媽和弟弟進來以後，我弟弟就問了：『為甚麼這裏還有一雙鞋？』然後我就說大概是老爸的吧。弟弟說：『老爸沒有這種鞋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就打開衣櫥讓我朋友出來，讓我老媽看看他。我跟老媽說，不好意思，我朋友剛到，他現在準備走了。接着我送他到公車站讓他離開，這就是我第一次在網絡上認識男性朋友的經歷。」

Sum在這次約會中是主動或者說是好奇的一方。她勾引該男子，在公車站接他，幾個小時以後又送他回到同一個地點。儘管她的家庭最終控制了她的決定，這也不妨礙她獨立自主地試着與他交往。年輕人通過新的傳播技

術交往約會，這使得性實現的方法發生了巨變，也大大提前了人們初次約會的時間。年輕人追求的愛情已經無法被家長操控。就如一位男性受訪者楊碩（音譯）說的：

「例如，在我爸媽的年代，如果他們想要談戀愛，或想年紀輕輕就約會，他們只能互通書信。他們甚至連電話都沒有，只能約定某日某處見面，在見面時再約定好下次約會的時間。但是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可以用家裏的電話打給對方。對於九十後來說，他們可以用點對點的通信方式，讓一個人直接找到另外一個人，例如，用手機。如果我想打電話到一個女生家裏，接電話的也許並不是她。也許她的父母會接起電話然後質问我『為甚麼要找她？』然後我會很快的掛掉電話。可是現在，我能直接聯繫她，所以就能更早地開始我們的關係。」

楊「及早開始」的心願與他希望建立美好的愛情生活的想法是一致的。通過接觸互聯網文化，年輕人可以更自由地互相聯繫，轉發關於性與愛情的資料。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他們曾經轉發過陳冠希的艷照。其中有些人解釋道，分享的行為本身就是試探社交聯繫人的一種方式。我們也發現，男性更習慣大量分享新鮮事物給同齡朋友，而女性則較少接觸這些內容，維持聯繫的方式也較為放鬆。

與其把女性淺嘗輒止的行為看作她們性趣缺缺的表現，我們不妨把它看作進入超性別世界的另類心理途徑。2006年的一份研究考察了中國女性對性愛的關注，發現她們的確已經成為性愛世界的「仲介人、發言人、作者以及創造者」（Ho, 2002）。何和曾兩位作者仔細地追蹤女性對性愛的自我表達，研究她們如何借此探索自己的性成長。他們調查了女性平常對性愛的關注與社交「斷裂」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一直被視為興奮和不軌的源

泉。通過這種「斷裂」，女性才可以「打破常規，體驗一直被禁止的心醉神迷」。（Ho, 2002: 65）

研究還發現年輕女性總體來說非常警惕，卻又很渴望打破在性愛中沉默或馴服的既定角色。由於中國保守的道德觀、基督教團體的政治勢力和資本主義工作環境中父權習慣的不斷融合，這種誤讀在香港的話語體系中仍佔主導地位。女性希望能從各種各樣的標籤以及家庭工作對她們的期望中解脫出來。她們會互相分享觀看性愛內容的經驗，希望以後可以在一個脫離甚至超越傳統女性行為模式的空間享受性愛內容。

不少研究臨床心理學的美國性愛學家也對色情媒體引起性興奮的行為模式很有興趣。他們衡量性慾方法也與文化理論研究者截然不同，不過兩個領域的學者都觀察到一些女性特有的對色情媒體的反應。2003年，肯錫研究所心理生理學實驗室進行的「為性愛研究選擇電影：性別差異對情色電影偏好的影響」的研究中，研究員檢測了對色情內容作出反應時，男人是否比女人更容易「受到生理上的刺激」（Janssen, 2003）。在此之前，關於性喚起的研究都是按男性的偏好來設計的，因此，女性研究員需要編出「適合女士的」、內容更廣泛的色情資料。結果發現女性對這些精選內容反應遠勝於對「典型針對男性」的電影片段。但即便女性反應積極，她們也沒有達到男性的喚起程度。

美瑞迪斯切瓦斯（Meredith Chivers）在2004年進行了另一項關於女性性喚起的突破性研究。該研究題為「性喚起特徵的性別差異」，研究發現異性戀或同性戀的女性都對精選過的圖片有積極反應。這項研究用陰莖體積描記法對男性生殖器的性喚起進行了評估，具體點說，這個方法是用水銀橡膠拉力計來衡量陰莖的周長在勃起過程中的變化。女性和男變女的變性人的生殖器性喚起則通過改變陰道脈衝幅度（VPA）與陰道照片體積描記

儀來測量。此外，受測試人需要長期不斷地用一個一百八十度弧度的槓桿來評估自己的性喚起或性喚起缺失，然後向研究員提供有關資料。

從這些新測試的結果來看，女性受到同樣程度的「生理刺激」。但她們性喚起的形式有所不同。她們識別色情內容類型的範圍更廣，識別的能力更強，性偏好也更多元化。異性戀或同性戀的男性通常喜歡某種特定內容，選擇了便不會隨意轉換。相較於男性，女性性喚起有着更開放的特點，受文化影響的偏好、行為、態度和回應程度的人際差異也更大（Chivers, 2004）。這些性別差異究竟是與生俱來還是受到後天文化的影響，切瓦斯還沒有得出定論，不過可以看出切瓦斯還是偏向前面一個解釋。她的著作在美國受到追捧，這些研究結果也受到其他反對把女性的性喚起看作與生俱來的科學家的認同。

女性更開放的態度可能源於以下因素——女性色情文化的缺失，以及女性對情色故事和誘惑產生情感聯繫的需要。有觀點認為，女性相對而言不擅長表達其對特定種類或特定產品的渴望（Bergner, 2009）。但是，即便是面向女性的網站和產品也難以在中國文化內生存。不過，人們還是可以輕易透過全球性媒體系統如互聯網，接觸到這類內容。舉例而言，網站www.crashpadseries.com是由女同性戀色情電影*The Crashpad*粉絲團發展起來的。在該網站上，女性上傳性愛圖像，也主動相互聯繫。她們能在這裏表達自己最性感一面，並建立女同性戀群體或變性性別身份。卡拉裏莎史密斯考察了其他基於特定產品的性身份實例，她對英國女性色情雜誌*For Woman*進行了深入的研究（Smith, 2007）。她的目標是調查女人對這本色情刊物的反應，並追蹤關於色情內容的文化爭論和態度是如何在女人之間流通的。史密斯的研究揭示英國女性往往很快就能決定她們喜歡還是討厭這本雜誌，以及對雜誌中裸體男模是否滿意。通過剖析這些不同的情感，這份研究再次確認，女性能夠接受屬於自己的獨特的媒介。

在這裏我們想要追問的則是：色情內容與情色刺激如何作為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交分享內容影響着中國的男人與女人？雖然切瓦斯的研究具有進步的社會意義，但是該研究並沒有考慮影響人們性喚醒的文化背景。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並沒有把色情內容類型劃分為「針對女性的」及「針對男性的」，而是聚焦於色情內容瀏覽人之間如何聯繫和接觸。既然大眾普遍認為女性性喚起的經歷太少，而男性這方面的經歷則太多，那他們在接受新的性生活方式時會否最終向彼此靠近呢？

## 男性／女性的性愛態度

表1：男性受訪人的資料

姓名	文化背景／ 宗教／教育	對自己互聯網色情內容的口味和消費習慣的描述
Leo	中國大陸  佛教  大四	<p>習慣從互聯網上下載內容，下載的管道包括論壇，MSN、ICQ及QQ分享，每個月看若干次。</p> <p>只跟男性朋友分享。色情內容對女朋友不好，不過他也給女朋友發過陳冠希的豔照。</p> <p>喜歡日系風格多於歐美風格，後者太「假」。</p> <p>不喜歡女同性戀題材，因為裏面常使用「道具陰莖」，不用「真貨」。</p> <p>相信自拍的色情內容將呈上升趨勢。</p>
Lee	香港  天主教  大三	<p>從高中開始下載分享色情內容（儘管當時modem只有56k），現在會從香港討論區下載，每星期看兩次。</p> <p>和男性朋友分享，和女朋友一起看過一次，但「只擦出了一點小火花」。</p>

		<p>對日系風格或歐美風格都同樣喜歡。</p> <p>覺得女同性戀題材的色情內容很噁心，可能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p> <p>擔心自己喜歡女性動畫例如「美少女戰士」的弟弟。</p>
AMJ	中國大陸  無宗教信仰  大三	<p>從論壇下載。</p> <p>經常和男性朋友分享和討論；但只會開玩笑地跟女性朋友「淺度」交流。</p> <p>喜歡商業色情電影，不喜歡自拍的，但相信自拍的內容以後會越來越多。</p> <p>喜歡日系風格多於歐美風格，因為歐美片中女生「太主動」、「太熱情」，日本片中女生一開始都會假裝「反抗」；不喜歡港產片，因為是粵語的。</p> <p>不認同大陸在性愛／色情方面會比香港更開放，就算有也只是個體差異。</p>

Lambert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三	不喜歡色情內容，因為他是一個很傳統的人，自小家教也很嚴厲。在高中還會討論性愛，但唸大學以後就沒有了，覺得自己很落伍。  認為應該有更多針對互聯網的監管條例，自拍色情內容的網絡文化已經不受控制了。  認為性愛視頻應該在課堂上公開討論，否則對年輕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Anthony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二	只會免費下載，絕對不會付費觀看。每個星期看五次。  喜歡美國片多於日本片。  色情內容是很私人的東西，他不願意和別人分享，也不認為自己能從色情內容中學到任何東西。
Elvis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二	從BT下載。和朋友分享VCD和DVD。也會跟爸爸借。  沒有女朋友，但如果有的話也想和她分享，如果她同意的話。

		喜歡日本片多於歐美片，因為日本片裏面女生都是亞洲體型，而且歐美女生太開放。喜歡色情片中the pretense of love in porn。  對自拍內容不感興趣，因為他討厭看別人私生活的鏡頭。  對陳冠希事件感到震驚，尤其是張栢芝的照片，覺得她太極端，太熱情，太「開放」了。
Maki	韓國 無宗教信仰 大三	韓國很流行看自拍的色情影片。大部分都是手機拍的，其他形式的色情內容都受到法律禁止。  看過陳冠希拍的艷照，但不喜歡裏面的女孩子，他不認識這些女星，而且他們太瘦了。
Josh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二	試過一次想跟女朋友一起看，可是她拒絕了。  曾經和朋友一起在收費電視頻道上觀看，因為他爸爸是會員。後來朋友會轉發下載的鏈結給他。  有機會的話有興趣自拍色情電影，但不會上傳到網上。

Lam	香港	曾從論壇或Foxy下載。
	無宗教信仰 大二	<p>不會跟朋友分享，因為他們手頭上的資料已經太多了。</p> <p>不會跟女性分享，因為她們也不會有甚麼反應。</p> <p>他看過一些自拍色情內容，相比香港本地的作品，更喜歡大陸的。</p> <p>喜歡日本片多於歐美片，因為女性沒有那麼強勢，會更被動。</p>
Jeff	香港	喜歡下載。
	<p>自小在宗教信仰的影響下長大</p> <p>大二</p>	<p>偏好日本片，因為日本片和歐美片截然不同，裏面男性形象強大，可征服女性。日本女生比歐美的女生更有禮貌，雖然歐美女生可能更刺激。</p> <p>喜歡不時觀看自拍的內容，例如學生性愛之類的。這對他來說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他絕對不會選擇上傳這些資料。</p>

表2：女性受訪人的資料

姓名	文化背景／宗教／教育	對自己互聯網色情內容的口味和消費習慣的描述
Alice	<p>香港</p> <p>自小在宗教信仰的影響下長大</p> <p>大三</p>	<p>喜歡觀看帶有性愛鏡頭的電影，而不是直接看「黃色電影」。特別喜歡法國電影和讓人有聯想空間的性愛鏡頭。色情電影沒有情節，她不喜歡。</p> <p>看過陳冠希拍攝的艷照，覺得很不錯。陳對香港文化還是外行，照片中的女孩才能代表「真正的香港本地文化」（較為保守——封閉）。</p> <p>自拍色情內容也沒甚麼問題。這是私人的事情——雖然她也沒有慾望觀看。</p> <p>認為女生看色情片只是為了取悅男朋友。</p>
Bunny	<p>中國大陸</p> <p>無宗教信仰</p> <p>大三</p>	<p>第一次看色情電影是和室友一起的，二人看到私處時都感到震驚。</p> <p>大陸的男朋友一張一張地通過MSN把陳冠希的艷照傳給她。</p>

		<p>有些時候會在男友的電腦找到一些色情電影。他們有時候會一起看但她並不是特別喜歡。</p> <p>更喜歡日本色情電影，因為相對沒那麼極端。</p> <p>比起「真人拍攝」的版本，她更喜歡看色情的十八禁動畫。不過她男友並不喜歡。</p>
Julie	<p>中國大陸少數民族</p> <p>無宗教信仰</p> <p>大三</p>	<p>認為香港和大陸都很傳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自拍色情內容會被認為很變態。</p> <p>她第一次接觸色情內容就是看到陳冠希的艷照。她覺得很噁心但是發現其中一些還挺吸引人的。</p> <p>和男友看過色情電影，但是覺得很無聊。</p> <p>認為色情內容應該有更多浪漫的氣息。</p> <p>她對自拍色情內容的人持中立態度，但不喜歡他們希望借此成名。</p> <p>認為互聯網不應受到審查。</p>

Sam	<p>香港</p> <p>虔誠的基督徒</p> <p>大三</p>	<p>她的父母和教會都不鼓勵有關色情內容的討論。電視上出現性愛鏡頭的時候，父母以前還會轉台。</p> <p>認為大家都應該享有觀看或製作色情內容的自由。她這樣做也不會違反自己的宗教教義。實際上她還挺好奇的。</p> <p>對香港和日本的色情片很有興趣。有時候也喜歡看看色情動畫。</p> <p>認為互聯網相對其他管道而言，是色情內容最好的載體。</p>
Lizzy	<p>香港</p> <p>自小受基督教影響</p> <p>大三</p>	<p>看了一些陳冠希的艷照，不過接着就刪除了。會覺得內疚和不應該。</p> <p>還沒看過私處。</p> <p>認為電影不應該有性愛場景，儘管關於這個觀點她了解其他的意見。</p>



Lesley	香港  自小受基督教影響  大三	<p>試過不小心下載看到色情電影，但是只看了幾分鐘。</p> <p>不會讓人滿足，但也是一門知識。</p> <p>色情電影大部分都是為了讓男性獲得性高潮。但香港的女性也會感興趣。她認為香港的文化是混合而多元的。</p> <p>對審查制度的感覺很複雜——多種說法相互矛盾。</p> <p>是卡通的忠實粉絲，但是為了其中的愛，而不是性。就算有性愛的部分也應該作為愛情的一部分而存在。</p>
Annie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三	<p>他看過陳冠希的艷照，但並不驚訝——一般明星都是這樣的。</p> <p>覺得人們可以自拍色情內容。這是個人的私事。她自己不會這樣做，因為她覺得自己太胖了。她是從論壇知道這些的。</p> <p>她無聊的時候會從香港討論區下載日本的或其他的色情電影。並不特別令人滿意。不喜歡日系電影裏面的男主角，更喜歡歐美的。</p>

		對男同性戀題材的色情電影有興趣。
Mini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三	<p>對關於性愛的電影電視劇集很有興趣，還頗有研究。</p> <p>色情場景要與人物關係相關，或者能傳達具體的資訊，她才會看。</p> <p>喜歡《色·戒》，喜歡裏面處理性愛場景的方式。</p> <p>想和男朋友一起看性愛電影，而不是色情片。</p> <p>曾經在DVD店打工，看到架子上有很多成人電影，很多男人會買，有些女人也會。</p>
Miki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三	<p>她生活的村子很傳統，在家沒有機會看色情電影。</p> <p>在課堂上看到過陳冠希的艷照，但她覺得那些女性不是受害人，而是很開心地記錄着屬於自己的回憶。</p> <p>認為互聯網應該是自由的，因此色情片也不應該被禁。</p>

		人們應該有自拍色情電影的自由。這是他們的私事，沒有對錯之分。  對這個話題，她的男友知識豐富，只是他們並不會一起看色情片。
Cristie	香港  無宗教信仰  大三	對陳冠希的照片並不是真的很驚訝。  認為自己拍那些照片也很正常。  認為香港人對性愛題材太敏感。

### 色情：除了性，只有性，別無他事

女性並不會主動尋找性愛產品，但是她們會偷看朋友或男／女友發給自己的作品。之前一項對中國女性和色情媒體的研究發現，年輕女性正是以偷窺的方式反抗性壓抑的態度 (Ho, 2002)。正是這種偷偷摸摸的關注讓女性媒介得以扎根生存。觀看廉價的色情作品以獲得性興奮的做法對女性而言實在太陌生。她們認為這是典型的男性現象，下面引用的話語闡述了這個觀點：

[F1] 色情電影沒有情節，沒有故事，也沒有內涵，所以我並不是真的很喜歡看。如果有愛情故事，我覺得會好很多。色情片大都是粗製濫造的，沒甚麼藝術價值，除了性，只有性，甚麼其他的都沒有。

[F2] 黃色產品市場跟我沒甚麼關係。我喜歡浪漫的愛情電影或者其他類型的電影。或者女性沒有那方面的需要吧，我覺得男人才是色情產品的目標受眾。

[F3] 色情片是給男生看的吧，不過有時候也有一些是給女生看的。想要更適合女性觀看的話，電影的故事情節需要更加引人入勝，不能只有性和性交。女生其實並不在意性交。她們在意的是浪漫的愛情，帶有一點點的性。

[F4] 說起來還挺有意思的，我的男性朋友，特別是平常一起出來玩的那群朋友，他們對這些事情最感興趣了。其中一個朋友很搞笑，他跟我說「如果你想看這類電影，或者有這類需要，你可以問我，我有些東西可以給你看。」我說「好吧，目前我還沒有這種需

要，我也不明白為甚麼男生這麼狂熱。」我的朋友就說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話，他說：「嗯，這是一種男性的浪漫，你們女生是不會明白的了。」大概他是對的，因為我確實不明白。

我問這些女性她們不喜歡色情電影哪些方面的時候，大部分回答說她們更希望看到有故事結構或者有講述戀愛史的電影。她們表明自己更喜歡把看电影當做戀愛生活或者社交活動的一部分。而毫無情節技巧、通篇簡單粗糙的色情電影讓女性越來越失望，因為她們更傾向於把性看作持久關係的一部分。這個發現與裴論新和何式凝關於上海女性自慰的研究吻合。該研究顯示，戀愛中的女性對比單身女性更容易作出性愛的自我表達（Pei, 2009: 516）。該研究採訪了約四十名女性，其中大部分都通過自慰來增加戀愛關係中的性親密程度。這些女性增加了性愛及自慰內容的閱讀和寫作量，她們覺得「這是對自我、對自己的身體、女性氣質、女人味、兩性關係以及婚姻有益的新知識」。（Pei, 2009: 521）

簡而言之，對比簡單粗暴的色情作品，女性更容易受到含有愛情情節的產品吸引。她們瀏覽的網絡性愛內容也不一樣，正如下幾位說的：

[F1] 實際上我喜歡閱讀有關新產品的博客。我記得有一個博客會介紹很有趣的產品，例如可以連接到iPod的振動棒，它可以根據音樂的節拍震動。個人覺得這個產品非常不錯。

[F2] 我比較喜歡日本片。我喜歡色情動漫，因為裏面有故事情節。我希望色情電影能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與其他電影一樣，可以是愛情故事，可以是偵探故事，也可以是學生或網球運動員的故事之類的。



■ 李安電影《色·戒》，2008。這部電影在香港和台灣受到大眾追捧，在中國大陸則因為性愛鏡頭而遭到審查。但在刪除有關鏡頭後，大陸的網站重新上傳了這部電影。

另外，在舉出她們喜歡的情色電影時，許多女性提到了李安的電影《色·戒》。她們討論電影是如何用特定方式處理性愛題材，以及這樣處理的原因。她們認為這部電影的製作人擴寬了色情電影的界限。其中有些女性覺得性愛鏡頭可有可無，對劇情發展貢獻不大，但大部分女性都覺得這些鏡頭藝術性很高，充分反映了劇中主角的心理。當中有一名學生是這樣說的：

[F1] 我認為《色·戒》是性愛和故事的完美結合。電影裏面有三場不同的床戲，但只有第一場讓人稍稍覺得驚訝。這對我來說有點太暴力了，所以當時我乾脆閉起眼睛。但後來我在網上看別人的評論，我發現這部電影在香港很受歡迎，甚至成為了一個文化現象。

## 自拍色情內容的發展與流行

越來越多的情侶和單身人士利用圖片視頻網站上傳分享他們的業餘製作，借此認識朋友（Mowlabocus, 2010: 73）。這類社交網絡並不局限於特定的文化、性別或性向，不過實際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成為「男人的世界」。在那裏，男性為主體的消費群決定了性愛描述的風格。在我們的採訪當中，我們發現女性對經常下載或分享色情電影的方法知之甚少。男性會互相分享色情內容，也會與網絡的朋友交流，但他們只會試探性地把這些資料分享給女朋友。由此看來，中國男人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站在互聯網自拍色情內容消費曲線的前端。以下就讓我引用幾段不同的故事來說明：

[M1] 我從高中開始就會與朋友分享資料，但現在有互聯網以及檔案共用技術，友誼就不及速度了。我用Foxy下載的時候會首先看哪些視頻受歡迎，這樣下載會比較快。除了下載要快，播放的軟體速度也要跟上，我目前比較滿意的是Real Player。

[M2] 我在網上能找到的，或者和別人交換的大部分都是日本電影。我個人喜歡穿制服的女生，例如列車乘務員，被一群工薪階層的男人劫走。在香港這樣的橋段肯定受歡迎。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中國的色情文化已經被日本的完全破壞了。邵氏兄弟在七十年代曾經有一些較為婉轉的風月片，但那種風格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M3] 網上能交換到太多有趣的色情遊戲了。其中有一個同性戀遊戲，裏面有一個年輕的實習生，他色誘了所有的上級主管，以博取晉升。有一次我找到一部本地製作《精子特工隊》，是卡通《X戰警》的山寨版。這部電影都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但是後來成為了一

部次文化電影。

[M4] 我一直在留意一個台灣人的網站cumcruise.org。這個網站是他自己弄的，裏面有他自己環遊世界拍攝的裸照，我知道台灣政府一段時間曾關閉他的網站，但他後來已經不再全裸了。我想看他最新的照片。有時候我也會去xtube看看有沒有中國男人發表照片。有一次我找到一個男人自慰的視頻。我覺得很興奮，因為我看到了背景有一輛香港的計程車。

當我們就女性對自拍色情文化的了解進行採訪時，受訪女性總體來說都對該文化表示支持。她們並不知道一些具體的網站，甚至想像不出網站內容是由用戶上傳的。但她們支持其他人參與自製文化的選擇，原因有三：一，她們認為觀看這些視頻有積極的教育意義；二，她們覺得這種做法對以後拍拖有幫助；三，她們通過支援自拍色情內容表達言論自由的訴求，特別是公開表達自己性身份人士的言論自由。

[F1] 我覺得他們應該享有這方面的自由。不論誰是誰非，他們有權自由表達自己。我認為就算他們發佈到色情論壇上也無傷大雅。但若然他們跑到公共網站上去，不考慮網站還有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瀏覽，我們也不發出警告，那就不對了。

[F2] 我覺得他們很正常，他們給我們開啟了了解他人生活的管道。我們可以從這些自拍視頻裏面學到東西。我們可以開始思考性與愛的關係。我以前認為性與愛是分開的，我們愛一個人不一定與之發生性關係。但是現在，我覺得性是與愛關聯的，有時候或者性能讓兩個人更親密，更靠近彼此。

男性受訪者則都對自拍色情內容表示支持，他們甚至蠢蠢欲試：

[M1]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自拍色情照片的時候，很奇怪怎麼會有人喜歡展示自己的性生活，把性生活分享給其他人。但後來看多了，便不足為奇。看到陳冠希的自拍時，我再次震驚，因為他是個明星。我把這些照片發給我的女朋友看。我甚至想和她一起拍些類似的照片。但我們必須很小心。其實如果我們不露臉，應該是絕對安全的。性愛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如果我的面部入鏡了我是絕對不會分享這類圖片的。

[M2] 我想說，自拍色情片以後會更受歡迎，因為這些年我已經看到很多，也聽到很多關於這類影片的討論。自拍色情片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看了太多的商業色情片，所以想自己做一回導演。也許他們看黃片已經看到很無聊了，所以想真槍實彈的。

而不論男女，受訪者都會看看網上漏出的名人私房性愛圖片或者相關的新聞事件。

## 結論

美國性愛學家發現女性觀看的色情內容以及性喚起是開放式的，女性對多種類型的性愛場景、色情種類或性向類別都反應良好。女性較喜歡性愛題材的多元化，而男人則偏好特定題材或種類的色情片。無論如何，色情的體驗在中國大陸是為官方禁止的，在香港也一直滯後。因此消費者並不能找到公開參與性愛文化的舒適空間。再者，女性歷來都被誤認為缺乏性慾、對色情也不感興趣。本文卻表明，事實上，女性喜歡的色情內容的產品有着各種種類，她們喜歡觀看的色情模式也多種多樣。

女性希望色情電影有高品質的故事、有趣的背景和場景來反映她們自己的感覺和感情。色情對她們來說，不僅是私下好奇的對象，更是其社會願望實現的方式。對於女性觀眾來講，色情是完全無害的，而如果沒有愛情的基礎，色情甚至一點都不性感。現在無論男女都廣泛參與到社交網絡中，數碼媒體和色情知識已經滲透到人們對社會關係以及親密關係的探索中。男性與色情內容的浪漫關係越來越講求實際，他們可以每天搜索自己夢寐以求的內容。男性覺得自己收藏色情內容是理所當然的。一名男性受訪者回答我的問題「你會經常轉發色情圖片給你的朋友嗎」時表示：「不會，因為我知道他們手頭上的資料已經太多太多。」男性會和他們的男性朋友及網友分享大量色情資料，他們也會嘗試跟女朋友或女性朋友分享這些圖片。但對女性來說，這些圖片千篇一律，令人反感。她們想看到的圖片必須能夠積極融合愛情、色慾和誘惑。

女性也會希望偷看傳統男性世界的色情產品，也想體驗各類怪癖或禁忌內容。女性對色情的體驗會產生兩種相互矛盾的感覺：反感和解放。Venu曾在我們的訪問中解釋自己搖擺不定的色情品味，表示她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女性朋友轉發給她的各種日本食品很感興趣。有些視頻深深的震撼了

她。比如一個視頻展示了男人如何用小鰻魚取悅女人的肛門。她對這些圖像久久不能忘懷，她一直尋找不同的場景和電影，直到她找到自己想要的為止。另外，女性希望了解名人以及其性生活的最新動態。也許更重要的是，她們還希望參與到關於公民自由的辯論中，表達對主流色情產品之外的選擇的渴望。

許多女性認為色情體驗是男性獨享的，她們希望不經意地接觸到這些內容，處於政治上的考慮她們還希望能公開支援這些色情體驗。從我們的調查和訪談中可以發現，中國女性同樣對色情抱有開放態度，雖然能夠適合她們口味的文化產業還沒出現。這些女性的感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它們反映了年輕女性的另類渴望，反映了她們想要在網絡論戰中發出自己強有力的聲音。

#### 參考文獻

- Bergner, Daniel (2009) "What do Women Wan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 Chivers, Meredith, Rieger, Gerulf, Latty, Elizabeth and Bailey, Michael (2004) "A Sex Difference in the Specificity of Sexual Arous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11, pp. 736-744.
- Ho, Sik-Ying and Tsang, K. T. (2002) "The Things Girls Shouldn't See: relocating the penis in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ex Education* 2: 1, p.65.
- Jacobs, Katrien (2007) *Netporn: DIY Web Culture and Sexual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81-107.
- Janssen, Erick, Carpenter, Deanna and Graham, Cynthia A. (2003) "Selecting Films for Sex Research: Gender Differences in Erotic Film Preferenc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2: 3, pp. 243-251.
- Mowlabocus, Sharif (2010) "Porn 2.0? Technology,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New Online Porn Industry," in Feona Attwod ed. *Porn.com. Making Sense of Online Pornography*, New York: Peter Lang.
- Pei, Yuxin and Ho, Sik Ying, (2009) "Gender, Self and Pleasure; Young Women's Discourses on Masturbation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1:5, pp. 515-528.
- Pei, Yuxin, Ho, Sik-Ying and Ng, Man Lun (2007) "Studies on Women's Sexuality in China since 1980: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07, 44:2, pp. 202-212.
- Smith, Clarissa (2007) *One for the Girls: The Pleasures and Practices of Reading Women's Porn*, Bristol, UK: Intellect.

## 第四章

# Lizzy Kinsey 與 Adult FriendFinders

## ——香港網上性與色情自我展示的民族志研究

## 簡介

本章主要通過觀察性愛約會網站<http://www.adultfriendfinder.com>，研究網站用戶的性行為和自我呈現。在該網站上，成員可以展現自己的性魅力並尋找自己在真實生活中的性伴侶。這些性關係可以發生在單身人士，交換伴侶的夫婦，甚至處於開放性關係的婚外情人之間。通過參照大眾將「性感」作為一種「網上類型」的充滿玩笑意味，本章將理解分析中外網絡用戶的形象策略。本章的研究目的是將這些網絡行為作為變幻中的性文化進行反思，同時也在性研究領域範圍內討論這種採用性感的網上人格作為認知上工具的現象。文章繼而探索社交網絡中作為自我民族志呈現的性身份，以及網絡研究者的雙重身份和他們的跨界能動性。

本章檢驗了一項為期兩年、在香港進行的案例研究，並考察了大型社交網站<http://www.adultfriendfinder.com>（後簡稱AFF.com）上自我展示的文化。本文大量引用網站用戶使用的文字，幻想和圖像，儘管用戶在本研究中仍希望匿名。通過在線聊天，講故事，面對面訪談，來自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與作者分享了他們的性經驗。參與這些對話的人們有的希望在線聊天和電子郵件的方式回答我的問題，有些則更傾向於面對面式的對談。我在餐廳或城市公園等公眾場合安排和他／她們的會面。我總是努力營造真誠愉快的氣氛，並爭取在不同的採訪環境下對受訪者訪問數次。我也在訪問之外接近這些受訪者，經常於訪問前後和他／她們共進午餐或是晚餐，以和他／她們進一步交流，幫助他／她們放鬆下來。<sup>1</sup>

作者切合研究的目的和AFF.com的宗旨創造了一個網上人格，以更好地探索網站上含性暗示的自我展示以及其文化氛圍。通過分析與Adult FriendFinder會員網上交換以及面對面的情況，我希望找出來自不同文化的男人女人為何在香港會決定使用美國網絡公司來互相引誘對方成為入幕

之賓。為甚麼人們要採用性化的人格以及簡化的色情身份作為網絡類型？再者，我希望了解他／她們與該網絡的文化聯繫，及其如何刺激，幫助或阻礙約會遊戲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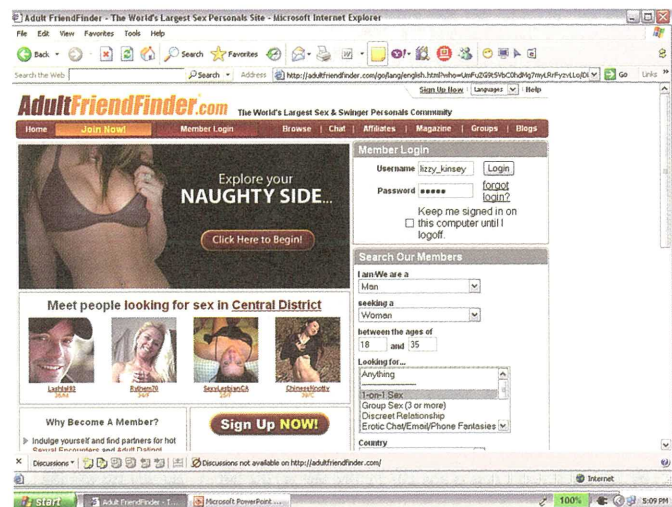
雖然該網站也被男女性工作者用來招徠客人，我的研究僅限以該網站安排非商業性艷遇的人為研究對象。比如，一個四十歲的亞洲女性「Poppy Nipple」表示僅僅對色情聊天和郵件感興趣，並在自己的個人介紹表明她是一位人體模特。她的語言極具挑逗，而在她的主頁圖片中她只在腰下穿一件性感內衣。她說自己不是性工作者，只是想通過這個網站進行網上性愛聊天，儘管她使用該網站的真實動機還有待考證。儘管網站對這些工作／玩樂身份的界定模糊不清，性工作者的網上策略並不在本章討論範圍以內。

### 自製色情：在網絡性感中生存和呼吸

AFF.com是一個由美國娛樂公司主導的大型跨國社交網絡。在該網站上用戶可以付錢成為會員，上傳性暗示明顯的圖片和視頻。它在一眾鼓勵用戶參與數碼媒體和自製色情內容的色情化商業網站中遙遙領先，並模糊了自我及與其有關的各種短暫的符號、迷思和網絡色情文化中的各種途徑（Jacobs, 2007: 2）。全球的網絡用戶都被鼓勵去建立和描述性化的自己，以便順利進入他人的數據庫，安排網絡邂逅或現實中的性約會。

找朋友公司（Friendfinder Inc.）是一所名為「多元」（Various）的矽谷公司在1996年成立的。多元領先於多個性愛與約會的網站。在2007年12月，該網站破天荒地被Penthouse以五億美元收購，成功地從傳統色情媒體轉型為自製色情，以順應由用戶提供內容和社交網絡的時代潮流。它從而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成人娛樂企業網絡。集團旗下有多個子網站，其總註冊用戶數高達四千萬以上。該網站也努力迎合更多的文化和目標人群：例如年齡（seniorfinder.com）、宗教（BigChurch.com、JewishFriendfinder.com）、民族或國籍（AsiaFriendFinder.com、IndianFriendfinder.com、Amigos.com、GermanFriendfinder.com、FrenchFriendfinder.com、KoreanFriendfinder.com及FilipinoFriendfinder.com）。這些網站向其用戶承諾各種充滿想像的自我呈現和性樂趣的可能與機會，但是它們是否真的也可以幫助身處於香港性文化的人們去探索刺激的性邂逅呢？雖然理論上香港人可以交換分享的性感圖片或視頻的類型並沒有受到很多限制，但是人們的選擇仍然被根深蒂固的文化行為、當地生活方式和這些網站本身就有的規範化告誡所影響。





■ 螢幕截圖：香港成人交友網站AdultFriendFinder.com的中英雙語網頁。雖然這個網站主要服務於中國用戶，網絡圖冊中充斥着白種高加索「辣妹就在你附近」的圖片。

在AFF.com上，大部分用戶都熟悉性別和種族在情色內容上的老生常談；大家不約而同的使用一些通用的、意想中的名字、圖片和個人簡介。Nakamura (2002) 在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網絡性感型：種族，民族和個人身份》) 一書中指出：數碼網絡的確是一個轉型的社交空間，它讓人們在日漸興起的媒體文化中利用不同種族性別的刻板形象。她寫道：「網絡性感型是以機器支撐的人機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種族形象即來源於日常文化邏輯又舒緩人們對於電腦社區對舊邏輯衝擊的焦慮。」(Nakamura, 2002: 5) 現在已很難確定這種文化邏輯的始作俑者是誰，因為網絡用戶已合力創造出新媒體的全新語義，並向舊的文化邏輯提出挑戰。Nakamura感興趣的是種族身份，種族多元性以及種族歧視態度是如何在機器支持的人際溝通中被催生出來的。她認為網絡性感型在網絡象徵手法中至關重要。

儘管本研究並沒特別注重AFF.com上的種族和個人種族身份，但也應用了Nakamura研究自我展示的哲學手法。人們往往決定以各種「類型」包裝自己，以更有效地尋找伴侶，儘管有時這些象徵手法會明顯地讓潛在的伴侶感到反感或受傷。

在這些簡化了的社會面具後面，是否有更複雜更深層次的跨文化嘗試或挫折呢？在偽裝成Lizzy Kinsey後，我希望能更深入地參與到該主流網絡中，去探索它的禁忌空間和邊界。在此以前，Boyd (2007) 也曾以參與者與民族志研究員的身份觀察Myspace和Facebook在美國的年輕用戶中根深蒂固的社會分化。她的研究揭示了流行的網絡如何輕易地忽略小眾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想像過程，再生產向上爬式的社會精英主義。在這種社會不安定的背景下，香港渴求性愛人士在該富有解放潛質的性愛網站中的自我呈現誕生了。網絡用戶探索不同的社交網絡，是因為他們希望巡遊和展示他們獨特的主體性和他們的社交關係 (Donath and Boyd, 2004: 72)。作為

AFF.com的玩家，網絡用戶都把自己以及他們的社交圈作為性化了的主體性和網絡性感型來展示。我們如何才能捕捉並情境化這些在電腦支持下產生的人類行為性化過程呢？通過作為「Lizzy Kinsey，一個學者型性愛機器」的身份在AFF.com與他人互動，我勤奮而富有同理心的尋找自己的答案並建立性聯繫，並邀請用戶合作，從而提供一種獨特的反思。

### Lizzy kinsey的自我民族志網上實驗

在建立Lizzy Kinsey網上實驗的理論層面時，本研究在方法論上為民族志方法在聆聽多重聲音的折射性和反思性層面作出貢獻（Plummer, 1995: II）。Plummer收集解構性愛故事的方法允許人們在情感關係和文化層面進行相互交換。我建立學者型性愛機器的個人檔案以吸引人們，並定下一個性與知識合作的基調。最初，人們以符號互動和文化評論的形態分享他們關於性的態度以及幻想。在第二階段，我邀請多位用戶在公眾地方見面，進行網絡性愛方面的對話。

為了處理好這些會晤，我逐漸對一種混合型寫作類型——日記與學術分析的結合——產生興趣。這類民族志研究常被視為為女性或女權主義作者相關，尤其考慮到她們常常嘗試使用一種投入而具有反射性和反思性的聲音來構造社會知識與親密關係方面（Reed-Danayah, 1997: 16）。<sup>2</sup> 2006年8月，我上傳了一幅Lizzy Kinsey的頭像照片。她是一位四十歲左右雙性向的白種女人，是幻想中性愛學家Alfred Kinsey的孫女兒。在滿足我收集數據和採訪人的學術追求的同時，我也希望一試自己的性自我展示。我為自己拍攝裸照希望能夠吸引別人，並暗示我潛在的研究目標。我選的照片是一張特寫，展示了我跪在地上的裸體半身像及胸部。我的大腿上放着一支筆。我在腹部寫上「你準備好了嗎？」的字樣。這樣Lizzy Kinsey就建立起外向，性活躍的女性形象，她還以筆作為反射工具。這支筆可以被看作性遊戲或記錄故事的工具。最後，我跟隨AFF.com當下潮流，處理圖片減掉面部的部分，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我的「網絡性感型」就這樣被建立起來了。這個偽裝能輕易被該網絡接納，但也隨時可以被與我交談的人瓦解。



■ Lizzy Kinsey 的頭像圖片，Lizzy利用這張照片來吸引其他用戶和她對話。

在個人簡介的文字部分，我要求人們給我發送他們的性愛秘密以及性愛故事，或面對面地分享他們的經驗。反響是熱烈的。Lizzy Kinsey平均每天都接收到五到六個回覆。我幾次重寫了這份檔案，但每次都保持比較泛化的風格，於是人們必須猜測這背後的動機。我用這份檔案來吸引挑逗那些想要對性愛感興趣的並在網上和我搭訕聊天的人，但慢慢我會透露我其實是一個希望分享並記錄個體經驗的研究者。很多人聽到後馬上消失，有些人在和我談判交涉後也慢慢退出，但仍有一些人同意分享更進一步的資訊。

我和其中的二十人有頻繁的書信來往。我通過電郵或面談對他們進行採訪。我選擇其中三次訪談引用分析，因為這三次訪談既可以闡明一些話題性的問題又在這種跨文化的約會環境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另外，選擇這三次訪問也是基於本論文在理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考慮，因為這項研究是基於同理心分析法的定性的跨種族（自我）民族志。其他的訪談將被用於一個關於香港網絡色情和網絡身份的大型研究。該研究已獲得香港城市大學策略研究基金的贊助，囊括多種地域人口分佈以及網絡社區。

Lizzy Kinsey的個人檔案讓我得以在一個特定環境中自由探索，充分利用我的性身體去吸引願意幫助我在知識上的研究。我也以她為機會反思自身的越界經驗，並測驗網絡性愛文化中集體物化自我的衝動。Wendy Chun (2006) 在*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一書中指出，一個網絡用戶記錄書寫性愛日記也是求知慾的一種。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一書中，Foucault解釋了在新興的性科學（*scientia sexualis*）中性特質如何作為分析的權利來作用。他批評壓抑的假設或是關於我們已然抑制了自身自然的性衝動的觀念。他揭示出正是我們所謂的性壓抑使性成為我們身份中的核心特性，並衍生出性與色情的話語。這股力量不僅存在對於性激動與性關係的探索，也測試了社會的規範和道德邊界，更催生出新的知識設備以服務於和操控網絡文化自己的產物。

通過我的個人檔案，我觸發了人們的幻想和慾望去進行一項不同尋常的實驗從而得到關於社會、性的知識。其中不乏閃光的慧眼，但通常更多的是無疾而終的婉語。回覆我的會員日益減少，而我尚未能夠對他們進行深入的了解，但他們每天的回應已經成為這個持續研究的固定部分，也讓我得以探索更多的約會儀式。一個多元化的研究團隊，基於自身的

特定文化背景和參與熱衷程度，無疑能從中觀察到其他的方面。如果當時我能和其他研究人員為此目標合作，通過他們的不同主體性和文化背景，得到其他有代表性的用戶群體的回覆，這個研究一定會更加有趣。

### 香港Adult FriendFinder用戶的的性文化儀式

AFF.com主要為異性戀和約會行為服務。人們通過門戶網站和視頻傳輸在網站上分享照片和影片，以誘惑他人進行性活動。網站會員每天瀏覽網站並建立起某程度上相當忠誠的朋友關係網。儘管該網站慣於運用類似「今晚就和真正的性愛夥伴見面！」這樣的字眼，暗示使用者可在瀏覽網頁後馬上找到目標，同時它也是一個為被困家中的人提供服務和消遣的虛擬休息室。人們用該網站上傳和修飾自己的檔案，和遠方或者匿名的伴侶在線交談，窺視圖片和影片集，或者玩簡單的遊戲，例如「淋濕襯衣大比拼」和「淘氣卡羅」。

每次當一名AFF會員收到另一位會員聯繫時，系統就會向他們的私人電子郵箱發送一則愉快的通告。此外，AFF.com每天都用廣告對會員進行狂轟濫炸。會員平均每人每天至少也會收到四到五則廣告。這個配對引擎用盡各種手段鼓勵成員用各種的應用程式去享受性福，最終目標則是做愛。它就像一個嘮嘮叨叨的朋友，永遠關心你的性福，一直想要你盡快約會。用戶每天會收到三到四條此類鼓勵資訊，內含已經聯繫過他們的其他成員的頭像照片和個人簡介。網站上鼓動性的用語例如「你需要現在就上床」或「你已經準備好了」隨處可見，儘管這些用語也許不合時宜，在廣泛社交圈中不受接納。該網站對它希望吸引的多元人口缺乏敏感性。

再者，該網站假扮自己有潛力為不同文化地域不同社會群體的男女用戶提供性幫助，但卻在吸引不同文化不同性別的人的性趣的問題上顯得極其無知。例如，該網站邀請互聯網色情公司投放廣告，提供點播視頻的選擇，但這些都不適用於亞洲顧客。在香港的網站，無論中文版還是英文版，美式艷照和白人模特的照片都琳琅滿目。該網站也在自己的社區中選出五至六幅白種女人裸照以吸引其他會員。網站並沒有積極嘗試包括其他的民族

多元性，或者提供男超模來娛樂女性。

2007年12月，香港男女會員的比例大約是100,000：8,000。這種不平均的性別比例和公司其他網站的情況極為相似，登記的女性總是供不應求。因此，公開個人檔案的女性總是會遇到狂蜂浪蝶的請求，而為了得到回覆男性必須忍飢耐渴數週之久。目前該網站在香港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但是來自中國或非中國背景的用戶大多用英語交流。這大概是由於網站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能夠吸引以廣東話為母語的群體。更多的情況是，它吸引的小數族群都說着不同的語言，於是大家都用英文交流。該網站在2005年非常熱門，會員數目節節上升。我剛在2006年8月開始研究的時候，會員數目大概是六萬人，到我在2008年8月終止研究時，會員數已是2006年數字三倍之多。其他與香港人口規模相當的文化吸引的會員更多，但香港的網站也已成功締造出大量積極上傳內容和追求性福的網絡用戶。

該網站在香港是一件新鮮事物。在香港，人們並不鼓勵去追求性化的自我呈現，或者探索自製色情環境，這點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如同性愛學家吳敏倫博士解釋的，香港是一個深受西方影響的成熟的大都會，她有高科技的基礎設施和多元化的網絡群體。但是當地保守實力仍然在社會和道德領域暗流湧動。香港的激進群體和性活動家努力爭取着積極面對性的文化氛圍，包括言論自由和基本的性權力。與此同時，性激進主義卻無法被他人容忍，而大陸的掃黃和網絡監控也對其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吳敏倫博士同時觀察到香港性文化中一條清晰的分水嶺，中國和西方的思想總是在激烈地鬥爭和碰撞（Ng Man Lune, 2006）。在香港後殖民地社會裏，這些潛藏的歷史遺留更加使那些嘗試新的多文化氛圍的網絡用戶感到前所未有的憤怒和挫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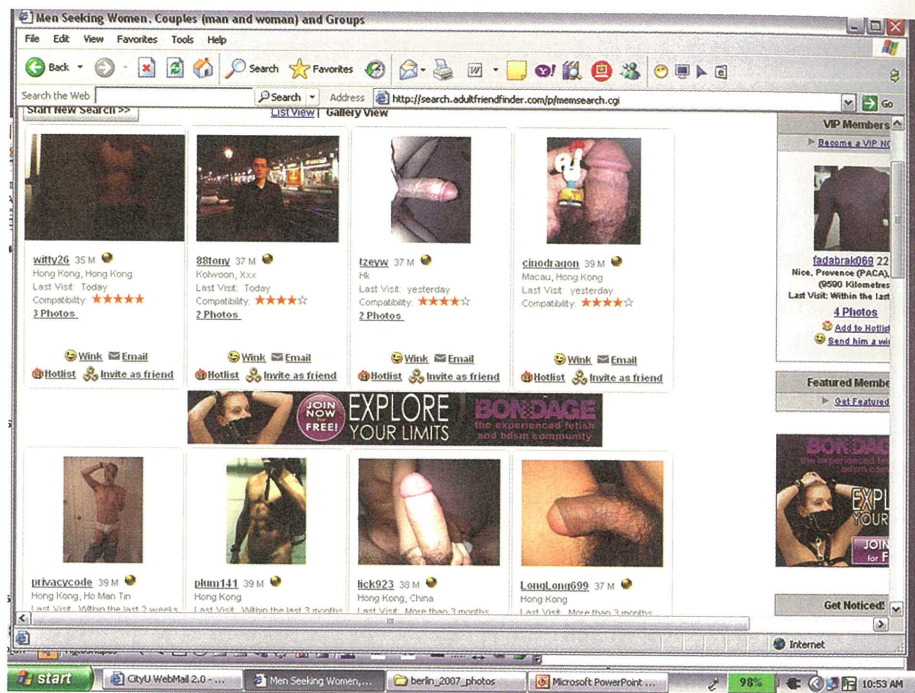
然而，在香港的互聯網狩獵中，誰是文化上的贏家與輸家呢？因為中國的

男性主體沒被充分代表，非中國籍男性就有更多空間去吸引女性。該網站實際上吸引了很大比重的白人男子，他們大多利用網站來追求中國女性。中國女性也趁此機會嘗試跨文化約會，並修改他們的個人檔案來迎合非中國籍男子。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跨種族的慾望，讀者可以嘗試比較Karen Kelsky關於日本女人和她們對外國人或世界主義文化的浪漫幻想的分析。香港女人似乎偏愛或浪漫化「外國人」的身份和性吸引力，以抗衡中國文化中的性別角色期望（Kelsky, 2001: 2）。同時，她們使用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性化的女性特徵來迎合男用戶，這點稍後會更深入地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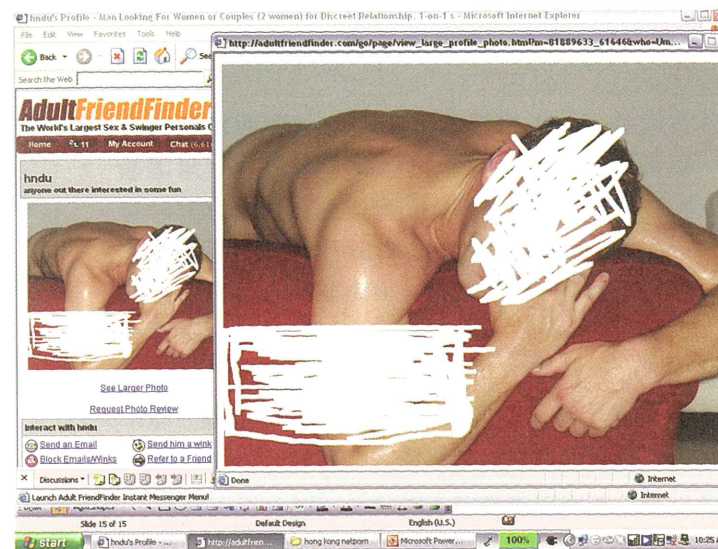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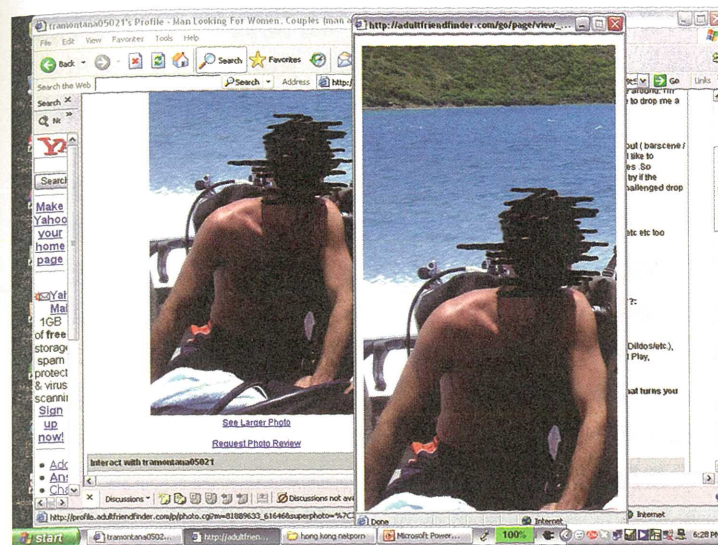
我們搜索到許多以普通話或廣東話為母語，卻以英語來吸引他人的亞洲女性。她們喜歡用「妓女般」或「壞女孩式」的具有女性特徵的名字或網上人格。大部分情況下，她們選用的名字都反映出那些普遍的性感類型，而與自己的民族特質無關，例如“Exotic Allure”（情色誘惑）、“Naughty Mommy”（淫蕩媽咪）、“Daily Diva”（白日名伶）“Wicket Angel”（邪惡天使）和“Sexy Bitch”（性感婊子）。然而，另有30%的女性會為自己貼上各種民族標籤，例如“HKWifey”（香港Wifey）、“Sakura HK”（櫻花香港）、“HK Lulu”（香港Lulu）、“Your China Lover”（你的中國情人）或“Gloomy China”（憂鬱的中國）。

在她們的照片裏，女性大多用裸體或胸部、大腿、臀部、陰部的特寫。男女用戶個人檔案的不同之處在於，女性使用的身體部分更為多元化，而男性大部分都是使用陰莖的圖片。對於異性換妻配偶來說，女性伴侶的裸體會更多被用作兩人的代表。舉例而言，一對五十歲的亞裔白人夫妻就主動聯繫Lizzy Kinsey，要求進一步的行動：「我們已經準備妥當了。我很樂意用我的舌頭在你的身體上書寫，會在你的身體上塗抹各種圖案。給我們發消息吧。」這對夫妻所用的個人檔案圖片是亞裔女人的胸部。他們用這張圖片來隱藏他們實際的完整身份，以增加色誘成功的機會。

中國女性的個人檔案則建立起一類與過去對中國女人描述完全相反的形象：有禮貌，乖乖女，被動而愉快的床上伴侶。這種反差支持了中國女性主義學者的發現：在觀看和消費性圖片活動中，女性越來越善於表達自己充滿性慾的身份（Ho and Tsang, 2002: 71）。儘管女性情色的網絡性感型在AdultFriendFinder被廣泛接受，甚至被讚許，她們仍然是香港傳統父權性文化中的異類和叛逆者。



■ AFF.com上「男性用戶」的頭像照片。很多用戶截去或抹去自己的面孔，並喜歡上傳自己的陰莖照片。



男性在AFF.com上的檔案更注重證明自己的身體有性能力，通常都會包括一幅勃起的陰莖的圖片。大約50%主動接觸Lizzy Kinsey的男性都用了這種圖片。此外，人們常用陳腔濫調的名字例如“EndlessFun”（無盡的樂趣）、“HK juicy lover”（香港多汁情人）、“Black”（黑）或“HK\_puppy\_dong”（香港寵物dong）。這種選擇缺乏想像力，積極推銷男性自尊。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來自不同背景的男子都有參與到這個潮流中，理想中的完美陰莖的概念被解構了。人們可以讚許這種自主和多元的趨勢，因為它允許男人參與到性特質和性能力的定義中樞（Lehman, 2007: 111）。不過，這種陰莖崇拜的圖片的主導地位也加強了由男人主導的性意識形態，它期望女人的身體去適應及回應男人的強勢。儘管這些熱情的男性生殖器形狀大小顏色各不相同，它們都是對AFF.com廣告活動的「我們需要在這裏上床」這樣的回應。

## 與網絡性感型面對面

Adult FriendFinder是一家不斷擴張的企業。它嘗試把他的商業概念以如下形式重現：一個性獵人在尋找他／她的獵物，他／她並不介意對方的社會背景和階級屬性。網站大量使用大膽的廣告方案說服用戶提高他們的技術水準，學習如何上傳和微調合適的個人性感檔案。網絡用戶在自我物化和使用習慣用語把這種表達內化了，並把它變為讓他們在網上性圈中通行無阻的面具。此類性愛檔案易於操控，更改和從網站上徹底刪除。但在香港的性愛環境下，它們如何依附於我們這些社會演員呢？

Nakamura解釋道，我們不可能脫離自己的個人歷史，文化經歷和社會群體去單純使用網上的人格。Nakamura把網絡性感型理論化來解釋社會和種族焦慮，而我則想檢驗個人故事和面具使用背後蘊藏的複雜關係。我與一位叫“Double Trouble”的女人線上互動。原來這個人物背後是兩名分別叫做“nin”和“ning”的中國女性。她們的個人檔案是這樣寫的。

「我們歡迎海外申請人，僅限白人……如果你耐性有限：所有電郵如果沒有近照或陰莖尺寸的都將被自動刪除……Ning胸圍大小是34D，她的乳頭當然是人間美味。她身高五呎二吋，皮膚光滑白嫩。她不喜歡被打屁屁！Nin是淘氣的小妹妹，今年三十歲。她身高五呎六吋，胸部嬌小，乳頭敏感，膚色健康。她喜歡狗爬式時被打屁屁。」

Ning和nin都喜歡年輕性感，內心成熟世故，二十八到三十五歲之間的白人。他們必須是體育健將，身材高大臀部緊實。她們強調：「我們尋找的陰莖必須硬如岩石，長達七吋。由於我們兩人私處都很緊窄，我們不要太寬厚的陰莖。如果我們想嘗試大的黑陰莖或九吋的陰莖，我們會適時修改檔案。」

這份檔案聽起來非常幽默，也非常形象地對比了Nin和Ning身體上的差異。但是檔案同時也使用了對民族種類，身體形態的典型描述。這很容易讓很多潛在的候選者反感或受傷。為甚麼她們要作出這樣的描述呢？其他用戶又是如何反應的呢？我首先和Nin在一家餐廳見面。她熱情大方，但是Ning決定不參與此次研究。我們討論跨種族交往，她告訴我很多本地女孩都熱衷約會外國人。我們幾天後互發了電郵，盡顯了兩人的壞女孩人格，她的文字十分幽默風趣。她解釋，她建立“Double Trouble”這個身份主要是為了迎合男性的幻象，但後來卻也影響到自己的性偏好。事實上，她急於討論自己的越界經驗，正是這樣我們在情感上建立了共鳴。

我問她她和Ning的關係以及她決定與其他女人組隊的原因。Nin回答：「我們在真實生活中並不是情侶。我們撫摸親吻過對方，但僅限於此。我們沒進行過口交或用手解決。」她後來解釋，她相信大部分女人在性取向上比男人更具有流動性。儘管她不認為自己是雙性向的女人，她仍然很享受觀察女性同伴。在第二次面談中，Nin澄清她常因看見她的朋友和其他男人做愛的過程感到性致勃勃，因為她會幻想他會怎麼跟自己做。

幾週後，我做了一次深入的訪談。她坐在電腦前解釋她如何瀏覽檔案，如何運用網站。她展示出完全不同類型的心情和人格，並表示實際上她並不喜歡AFF.com上大部分男性的檔案。她希望有更深層次的交流。當我向她的檔案中指出關於種族的描述並問她為甚麼不喜歡中國人時，她否認自己有種族上的偏好，並最終歸因於陰莖尺寸的問題：

「我沒有特別偏好的種族，但是我喜歡高大天生陰莖較大的（大概六吋半到七吋）男人，因此大部分我約會的都是白人。當然不是所有白人陰莖都大，但平均而言他們稍稍比亞洲男人尺寸上更有優勢。我還沒試過和黑人交往，真實生活中並沒有黑人找過我……我

發現網站上許多女人（她們的博客或她們在他人博客上的評論）都說尺寸不重要，但我不同意。六吋和七吋的差別是很大的。我的確喜歡稍微大點的，但八吋是我的極限。在我加入網站前，我以為六吋是白人平均尺寸以下的，但最後發現原來平均都是這樣。」

Nin後來承認她偏愛白人因為亞洲人陰莖小，她甚至後來補充印度人是例外，他們陰莖平均比較大一點。當我和她聊起她對陰莖大小和種族偏好的評論時，她用歷史文化的因素來合理化自己的態度：

「我認為這同時是一個歷史問題。一些人認為白人在床上表現更佳，因為他們更有經驗。他們知道如何取悅女人，等等。但是你同時要考慮到所有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公寓，但本地男人就不一定了。如果沒有自己的地方，你多久才會做一次愛呢？這一定是非常困難的，不是嗎？我也好奇是否有中國女人認為在白人面前可以更加開放而在亞洲人面前則不可以，特別是那些認為自己最後會嫁給亞洲人的。」

Nin又補充，白人對她的吸引力可能跟她長大過程中看的電影，她接受的教育和她英國文學的專業有關。她表示對白人的渴望來源於複雜的個人需求和歷史原因。她最後也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而用上了各種相關的老調子。她網上的人格「機會主義壞女孩」讓她輕易控制了AFF的點擊率，並隱藏起性格中更脆弱和更服從社會規範的層面。她採用這份檔案讓她跨文化約會的成功率更高，並超越本地文化中對女性性慾和性愛多樣化的限制。

Kelsky（2001）觀察到，日本女人處處迴避陷入本地文化的陷阱，貌似是減弱了傳統關係的力量，實際上卻恰恰強化了這股力量。只約會白人的叛逆壞女孩者是一個類似對種族主義模糊不清的例子。Double Trouble很明



顯嘗試通過採用一個在AFF社區中吸引人的名字來左右通吃，但同時也踐踏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規範，冒犯了男性群體中的一大部分。

為了找出男性如何採用和回應網絡性感型，我也和AFF.com上的幾個男性用戶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第一位同意受訪的是Damon Lust，一個在香港居住多年，三十幾歲的白人。他實際上是告知我AFF.com風靡香港的人。他知道我是一名研究人員，在私人層面上他給了我良好的祝願。我們成為朋友後，他告訴了我很多他自己的性經歷，並分享了他的想法。

我通常會跟他討論他跟中國女人或夫婦的關係。Damon也承認AFF.com上白人男人和中國女人來往很多。他對以他這樣的外國人為目標的中國女人很感興趣。他自己創作的檔案也符合跨種族交往的願望。他描述自己是個英俊、性感、品位超脫，希望約會本地女孩的外國人。Damon非常熱衷幫我分析該網站總體的文化，以及他對社會階級和權力關係的深層理解。

「網站上正經歷某種中國革命，但是這次革命是女性的。中國男人看來不感興趣，雖然他們很多有婚外情，經常召妓或在中國大陸養着情人。像我一樣的鬼佬利用了這種情況，因為這意味着有很多得不到性滿足的中國女人，並且她們比較容易到手。但是這裏面革命的風暴正在蔓延，這些女人開始控制局勢，並樂在其中。她們談論並炫耀這些經歷。她們擁有的情人比你想像中還多。當然互聯網讓她們能夠更輕易的參與其中。你會吃驚地發現有多少受人尊敬的女人也外出尋歡。」

機會主義壞女孩的類型正影響着AFF.com社區裏面的社會關係，讓中國女人掌握吸引或拒絕外國人的主動權。Damon認為女人會扮演專橫而充滿控制慾望的角色來吸引他。最初登入AFF.com的時候，他嘗試跟一個性方面

很開放的中國女人見面。她寫信息給他：「她現在有被輪姦的心情。」然而他當時並沒有自己的裸照，而她要求看照片，所以他失去了機會。他告訴我他也因同樣的原因被“Double Trouble”拒絕過。

雖然AFF.com採用會員制，Damon認為總體而言體現了香港社會在逐步民主化。他自己能夠和來自不同階層背景的中國人或白人一起外出。他能明顯看出AFF.com的階層和香港傳統上流社會或國際主義階層的分別，他解釋道：

「網站也許仍然是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所主導的，但這群人和香港社會的上流階層截然不同。香港是一個金錢至上的城市，不只是非常富有的人才會這樣追逐財富。上流階層只會與自己階層的人約會做愛，他們並不真的需要互聯網或電子科技。他們有上流妓女和頂級的應召服務。香港商務階層的大量白人現在都用網絡性愛來解決隨意性愛的需要，而以前，他們需要找性工作者來滿足這種需求。」

同時，我也和Pong Leung，一個四十四歲的中國男人進行了多次面談。他是一名運動教練，很主動地分享了他對權力關係和社會階層的看法。他在檔案中用了一位美國名人的名字，並添加了他發達的後背肌的圖片。他一點也不介意和我面對面交談，並告訴我他斷斷續續有超過十年的網上約會的經歷。實際上，他曾經在AFF.com上給我發過一條資訊，跟我說他希望和一個金髮美人發生性關係。我問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回覆道：

「親愛的你好，我是一個香港本地人，希望跟一位西方女性發生性關係。我年輕的時候，曾看過最初版本的霹靂嬌娃。我被片中的女孩深深吸引……Kate Jackson、Jacqueline Smith 和金髮女郎……

從此，我就覺得金髮女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造物。因此我很希望能和一個金髮女郎發生關係……我很努力學習英文……健身……希望終有一天我能實現這個心願……所以，很希望你能回覆我，看看大家是不是能繼續交往下去。我們可以去游泳，享受日光浴……在慵懶的午後躲在酒店房裏纏綿……還是那句，我敬候佳音，相信我們在一起會很開心的。」

最後，我約了Pong Leung吃午飯見面。初次見面，他給我留下友善，害羞，和樸實淳厚的印象。他堅持說我很性感，並且答應了繼續參與我的民族志研究。他對他的外貌和英語能力都很不自信。第二次我請他參與一個錄影的採訪。採訪的場景是他在瀏覽AFF.com。在這次採訪中，他告訴我他在網站上獲得性約會所要面對的重重困難。他給我看了十五個中國女人的個人簡介，上面都使用了「只要西方男人」甚至「只限白人」這個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詞彙。他承認這讓他覺得很沮喪，但是他尊重每個人選擇自己口味的權利。他幾乎肯定他不會獲得任何與中國女性約會的機會，但也並非對此完全絕望。他對隨意的性事很有興趣，但他相信自己最後也許也會結婚，或者從其他管道獲得一個固定的伴侶。他用這個網站來瀏覽個人資料，以及他有興趣的女人的自拍照片。他在考慮終止他的會員身份，因為他發現當中的種族／權力氣氛在往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

## 結語

這項關於香港社會動態和網絡性感型的分析，是以長期的民族志案例研究為基礎的。通過與他人進行網上互動或面對面交流，我逐步收集資料以及採訪數據。這些交流很難建立，只能在我長期觀察這些大型社交網絡中的誘惑遊戲的過程中循序漸進。案例研究重點關注的是一群文化背景迥異的香港男女，他們精通電腦，性趣滿滿，相互配合地建立自己的個人形象和性身份。本章研究的出發點是了解人們通過這個特定的網絡尋找性伴，自製色情內容，以及採用特定方式自我展示的原因。由於我需要親自參與其中，找出箇中聯繫，我採用了偽裝的身份以及色情的網絡性感型來觀察他人，發起對話，保留聊天記錄用作研究的原材料。通過這種參與式觀察和訪談，我想強調這些個人檔案的不同類型是經過集體測試也是被人們集體採納使用的。這些類型標籤方便快捷，幽默生動，人們能輕而易舉地控制當中的主體性。香港的尋歡人士也廣泛採用這些網絡性感型，以及他們乏味，淫穢又帶種族歧視的含義來創造世界主義主體，來跳脫出本地對隨意性愛的偏見。逃離到異國地域能給人們提供新鮮的刺激，但這其實更強化了保守中產階級的世界主義，而非激進性文化。（Kelsky, 2001: 15）

通過我的觀察和對話，我看到了性快感，性解放，以及男女間緊張的種族關係以及不屑一顧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女性特別喜歡使用機會主義的個人簡介來吸引外國人，儘管她們同時也會使用性慾過剩的元素來使自己與本地文化區分開。利用Lizzy Kinsey的身份，在成為網站一分子的慾望驅動下，我邊玩邊進行調查，對我而言這也呈現了一個跨越種族慾望的空間去超越我在本地的異化。我建立了自己的人格，她是網站上一個帶點壞女孩味道的性愛機器。但相對學術研究而言這也是離經叛道的。在透過我自己的網絡性感型聯繫到不同的人後，我開始對他們多層次的身份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我等待揭露更深入的故事。

網絡性愛身份及網絡性關係在歷史上就與非性愛的情感交流（例如聊天室或在線角色扮演遊戲）涇渭分明。其差異在於，網絡用戶首先以忠誠互助的網絡朋友身份交流情感，逐步建立親密關係，最終轉化為性愛或友誼（McKenna, 2007: 121）。如果我們把AFF.com歸到網上親密關係的範疇，我們可以看出網站最顯著的任務就是在盡量少甚至沒有前戲的前提下安排真實生活中的性邂逅。大部分人都難以坦然接受這種新型的性愛。在這種意義上說，AFF上的自我展示與香港人使用的其他約會網站或大型社交網站（例如Myspace和Facebook）都全然不同。一般約會網站上的人大多會寫複雜，冗長甚至理想化的個人簡介去包裝自己的成長歷程或描述將來自己希望成為的人（Ellison, Heino and Gibbs, 2006: 15）。AFF會員則把精簡的個人身份用作面具來隱藏自己，卻同時又揭示色情化的自己，並且跨越各種界限。這種策略讓他們可以投入製作自己的色情內容，因為這些面具本身已在他們的群體中備受認可，而外面的世界則對此一無所知，或認為它們愚不可及。Nakamura表示，網絡性感型一點都不蠢，相反，它是歷史上邊嵌有文化期望的生命歷程。因此，我們不能單純把它看作轉瞬即逝的字元。我個人化的選擇性民族志研究方法則是為了能讓我真誠地結交朋友，能看到他們面具後面的故事。如此一來，作為在性與文化發現之旅中上下求索的研究者，我自己的慾望和挫敗也得到了受邀人員的回應。

## 註

1. 我的採訪過程理論上包括三個階段。首先，我請人們評估自己在AFF.com網站上的社交行為和身份操控。之後，我請他們談論香港的性文化，以及他們是否相信該網站正在改變中國和非中國用戶的性文化生活。最後，在某些訪問中，我會請受訪者講述一個他們親身經歷的最戲劇化的性故事。在訪問前，我都會就錄音或攝像一事徵求人們的同意。他們中的一些人表示同意。為了獲取那些比較敏感的信息，我還努力營造一種令被訪者輕鬆舒適的「溫柔」、「溫暖」的氛圍。
2. 更多關於藝術家參與性網站活動後創造的作品，請參考Isaac Leung和Chantal Zakari的作品WebAffairs。這是一部藝術家創作的關於成人視頻網絡社群的紀錄片。她利用社群參與者“Show-n-no-tell”的身份記錄了她的參與故事。（<http://www.webaffairsbook.info/webAffairs1.html>）[accessed Oct 4, 2009] Leung是一位香港藝術家和學者，他曾經使用「日本男孩」這個身份來調查同性戀在性網站中的權力關係。詳見他的作品The Impossibility of Having Sex with 500 Men in a Month-I'm an Oriental Whore。（<http://isaacleung.com/orientalwhore/>）[accessed Nov 1, 2009]

## 參考文獻

Boyd, Danah (2007) "Viewing American Class Divisions through Facebook and Myspace," *Danah Boyd Blog*. Available at <http://www.danah.org/papers/essays/Classdivisions.html>

Bright, Susie (2005) "Nerve Lovers in Uproar," *Susie Bright Blog*. Available at [http://susiebright.blogs.com/susie\\_brights\\_journal\\_/2005/09/nerve\\_lovers\\_in.html](http://susiebright.blogs.com/susie_brights_journal_/2005/09/nerve_lovers_in.html)

Cheng, Jacqui (2008) "20% of Teens Say They've Put Nude Pics of Themselves Online," *Ars Technica*. Available at <http://arstechnica.com/news/ars/post/20081211-20-of-teens-say-theyve-put-nude-pics-of-themselves-online.html> [accessed 2 October, 2009].

Chun, Wendy (2006) *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bord, Guy (1995)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Donath, Judith and Boyd, D. (2004) "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s," *Danah Boyd Blog*. Available at <http://smg.media.mit.edu/papers/Donath/PublicDisplays.pdf>

Ellison, Nicole, Heino, R. and Gibbs, J. (2006) "Managing Impressions Online: Self-Presentations Processes in the Online Dat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 2: pp. 1-24.

Ho, Sik Ying and Tsang, K.T. (2002) "The Things Girls Shouldn't See: relocating the penis in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ex Education* 2: 1, pp. 61-73.

Hopkins, Jim (2007) "Penthouse makes \$500M hookup with social site Various," *USA Today*. Available at [http://www.usatoday.com/tech/techinvestor/corporatenews/2007-12-12-penthouse\\_N.htm](http://www.usatoday.com/tech/techinvestor/corporatenews/2007-12-12-penthouse_N.htm)

Jacobs, Katrien (2007) *Netporn: DIY Web Culture and Sexual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Kelsky, Karen (2001) *Women on the Verge: Japanese Women, Western Dream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hman, Peter (2007) "You and Voyeurweb: Illustrating the Shift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nis on Internet with User-Generated Content," *Cinema Journal* 46: 4, pp. 105-115.

Ludovico, Alessandro and Bernhard, Hans (2007) "Google Will Eat Itself," *Gwei project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gwei.org/index.php> [accessed 5 October, 2009].

Marchetti, Gina (1993)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Kenna, Katelyn (2007) "A Progressive Affair: Online Dating to Real World Mating," in Monica T. Whitty, Andrea J. Baker and James A. Inman eds., *Online matchmaking*, New York: City Palgrave, pp. 116-136.

Nakamura, Lisa (2002)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Ng, Man Lune (2006)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exuality at Humboldt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2.hu-berlin.de/sexology/IES/hongkong.html> [accessed 5 October, 2009].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Reed-Danahay, Deborah, ed. (1997)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Oxford: Berg.

Tancer, Bill (2007) "Facebook: More popular Than Porn," *Time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678586,00.html>

## 第五章

# 腐爛家庭的家族遺傳： 動漫迷與cosplay愛好者 的酷兒愛情

## 簡介

這一章探討由動漫迷、cosplayer（扮裝角色扮演者）以及哥特式洛麗塔扮演者在他／她們創造出的視覺幻想文化中的酷兒主體性。在這個充滿視覺幻想的世界中，創造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他／她們的酷兒特質；這些特質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他／她們的身體、慾望及其在大眾文化中特有的少數族群身份。此類視覺幻想的創造者通過其炫麗的外表在各種媒介化情境中實踐主體的「怪癖性」和「賤斥性」，而這些活動也為亞洲酷兒政治作出一定貢獻。然而，這些創造者沒有針對當下高度發展的消費主義和國家——民族層面內的父權制道德準則提出質疑。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沉浸在假面舞會和視覺幻想文化中的愛慾與另類親屬關係呢？人們為甚麼會認為對虛構人物和虛幻家庭的熱愛可以展示出他們的叛逆與前衛呢？本章即會檢視這種新的建立於人類形態與動漫角色之上的社會——情感關係和集體知識。

而這種集體知識對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的酷兒慾望以及酷兒政治又意味着甚麼呢？酷兒本身是一種在人類性別慾望層面上的非異性戀主流價值觀的表達，它包括LGBT族群（即女性同性戀，男性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以及各種非主流的異性戀人群。既然動漫愛好者會以虛構的愛慾描述為基礎建立起另一個自我，他／她們的公共形象是否可被視為是對於保守的、或是主流的道德標準與行為規範的批判呢？虛構的幻想不僅僅可以在cosplay和社交活動中化為現實，更有可能成為更加複雜而困難的越界行為的替代品。為甚麼動漫迷會對於性少數派產生賤斥性的投射及認同，更將其視為自己的虛擬手足和同伴呢？這種投射和認同又已達到何種程度？而此類行為和習慣是否也暗示着動漫迷希望逃出傳統社會群體（比如現有的酷兒社群或是傳統的家庭）對他／她們的期盼呢？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Costume play（簡稱 cosplay，通過在衣飾、化妝等方面的修飾扮演某一特定人物角色）已然是一種泛亞洲時尚，現在它在全球動漫迷中也開始發展成為一股文化熱潮。年輕人穿上特定的服裝來扮演日本動漫產品中的人物或是洋溢着可愛風／哥特風的洛麗塔形像。這股潮流最初源於日本和韓國的動漫產業。通過 cosplay，日韓的動漫產品引領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在視覺幻想文化中探索新的主體性。



■ Cosplayer Mizuki Mochizuki 扮作皇后 Marie Antoinette——經典漫畫《凡爾賽玫瑰》的主人公。Mizuki 曾精彩演繹了十多個角色，它們奠定了 Mizuki 作為 cosplay 愛好者的事業基礎，皇后 Marie Antoinette 是其中之一。

Mizuki Mochizuki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一位香港理工大學時裝設計系的學生。她常常通過 cosplay 一些公主類型的角色——比如茜茜公主、瑪麗皇后或是日本少女漫畫《凡爾賽玫瑰》中的角色——來營造她所鍾情的古典時代感。一談起日本經典動漫，她就變得滔滔不絕又充滿激情，還說自己會不知疲倦的動手自製很多精緻的戲服。

在亞洲知名的資本主義城市之間，比如東京、香港、台北、上海和北京，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現代性與文化不停流動，成千上萬與 Mizuki 相似的動漫愛好者，正在這裏創造着「新亞洲」主體性（Iwabuchi, 2002）。在香港，早在 1960 年代中期，日本動漫風格的全球化效應就已經顯示出來；當時，曾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受過藝術訓練的香港藝術家已經開始模仿或複製日本風格，並發展出其本土化的版本——漫畫。在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和韓國，日本動漫產品則被列入違禁品。由此可知日本動漫產品的流動以及相關的社會潮流最初是在香港以自由市場的方式進行的。（Wong, 2006）

在進口日本動漫產品的早期，中國觀眾就愛上了那些美麗的動漫角色，也喜歡他們所展示的視聽美學和情色經驗。一些動漫愛好者迷戀上類似於耽美（Yaoi，即描述男性之間的愛情的動漫類型）的邊緣酷兒文化。這類動漫往往為女性讀者呈現男性同性戀故事。另一些人則借用各種社交網絡和另類生活方式並通過各種幻想元素來反思幻想與真實的界限。

幾十年來，日本少女漫畫努力創造與性別或性別流動性相關的概念。Sharalyn Orbaugh 就曾分析日本人對少女文化的反應並指出，各種關於性別流動性或是酷兒性特質的比喻與修辭其實都是用來批判當代成年人社會的工具（Orbaugh, 2003）。漂亮女孩本身就可被視為是對於二元對立性別角色的批判。她象徵着一種存在的可能，那裏人不依附於任何社會基礎，也沒有甚麼責任需要承擔，人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這正是理

想化的日本男女的反面。其他女性主義理論家則將這種青春期前期的少女特質理解為一種不可思議的假面化妝，認為它可以通過人格化的、被誇張的女性特質暗中質疑傳統父權社會對於性別的二元構造。(Doane, 1991)

在1980年代末期，日本評論家非常擔心這股風潮，他們提出這種「超——女性化」會使得兩性同時染上膚淺的物質主義陋習從而導致整個日本文化的墮落。Horikiri Naoto和Yamane Kazuma當時就曾惋惜日本文化正向着強迫症似的過度消費主義發展，他們還指出整個國家的性格最終會嬰兒化。問題不再是整個國族都表現出一種中年男人對年幼女性的迷戀，而在於整個國族本身都在扮演少女的角色。少女文化的世界於是開始意味著「一種消費主義、被動商品化、自戀主義、只消費不生產、道德精神空虛以及不斷的自我指涉」。(Orbaugh, 2003: 204)

我的研究興趣則在於「無束縛」愛情空間以及其中的酷兒親密關係結構。這個興趣來源於我對中國大陸動漫愛好者的網絡婚姻的研究。「動漫花園」——一個當時很受歡迎的網站，鼓勵這些動漫迷在分享各種動漫文化的同時也建立家庭關係。在該網站的一個空間——農夫山中，半數成員都已經結婚了。這個網站的成員在網上結婚後會獲得由網站頒發的結婚證明，並會在他／她們與他人的網絡通信中註明他／她們的已婚身份。他／她們還會在網站上上傳那份結婚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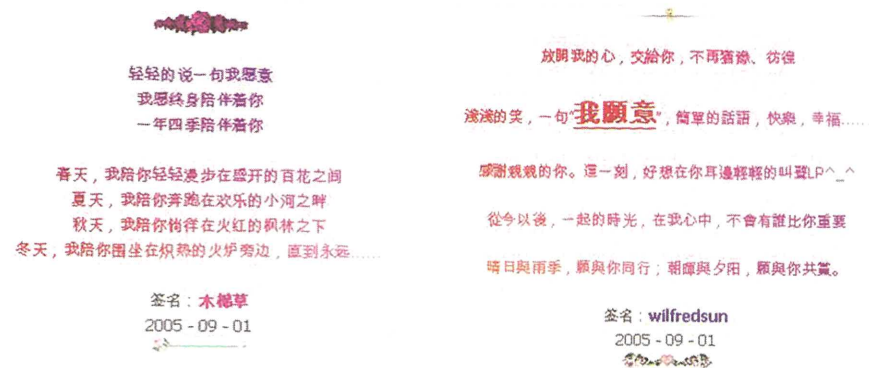
結婚證號碼：花字（2005）00011號

根據農夫山婚姻法，我在此宣佈 wilfredsun 和木棉草成為夫妻。二人婚姻關係從即日起生效，受到花園法律的保護，享有因此而來的權利及承擔相應的義務。希望兩人相親相愛，白頭偕老。

花園民事法官

kairi（簽字）

2005年9月1日



■ 結婚證書樣本（Wilfredsun和木棉草在農夫山論壇上的婚姻）。這個論壇中很多成員都進行過虛擬婚姻，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在論壇上離婚。



與此同時，在該網站上男／女同性戀的婚姻制度卻備受爭議。許多動漫迷會使用另一性的圖片充當自己的頭像，並且對酷兒關係很有興趣。但是網站管理人員最終還是決定不允許男／女同性戀結婚，儘管這種虛擬家庭已經有潛力成為新型人際關係的選擇。

當接受我們的採訪時，網站成員對他／她們的虛擬家庭表現出非常激動的情緒和渴望。其中一人是該網站的非常年輕的成員，她已經和一個叫做「小丈夫」的成員發展了關係並想最終和他結婚。另一位女性成員則有大約十個「弟弟」和兩個「姐姐」。借助於使用和改編傳統的家庭角色，比如老公，老婆，哥哥，姐姐等等，這個網站似乎激發了她對於愛情與友誼的渴求。在其多年發展在線婚姻潮流的基礎上，農夫山論壇決定將在線離婚也制度化。這是因為有些已婚成員對婚姻感到失望，想要解除婚姻關係。在對線上已婚成員的訪問中，我發現他／她們對自己的婚姻關係十分認真並對婚姻失敗感到由衷的傷心。很多被訪者承認他／她們的虛擬關係其實已經觸及了現實層面，因為他／她們都曾在現實中和這些朋友見面，或是在現實中也和虛擬丈夫／妻子發展關係。

虛擬家庭同時也是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這種經濟依賴於物品的分享和交換。研究者Lori Landay在虛擬現實網站「第二人生」中尋找「家園」的過程時發現，網上的友誼往往來自於禮物經濟，或是各種為了建設家庭而進行的分享虛擬物品的行為：

「現在我了解到虛擬經濟的一部分即是禮物經濟——交換那些可以在用戶之間轉移的物品，我也明白了交換、饋贈和分享這些物品都是友誼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虛擬物品的意義不僅僅來自於它們如何展示所有者的地位、如何營造環境、如何具有審美價值、或是如何為人們滿足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慾望，也來自於它們的來源地

——它們從哪裏來，又是誰把它們給了你。」（Landay, 2010）

在扮演洛麗塔的人群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與此類似的建立於全球化禮物經濟的虛擬愛情。這些充滿懷舊情懷、看上去非常頹廢的女孩子是日本幻想中的人物，她們跨越市場和文化俘獲了年輕動漫愛好者的心。如同Vera Mackie所說，她們是地地道道的「跨國創意拼貼」，因為動漫工業永不停息地複製她們最受歡迎的頭像和式樣，從而生產更多不同的產品。

「套用經濟學術語，這種類型化的多樣形態是通過多重商品化來表現的。這些商品包括衣物、飾品、出版物、多媒體產品和服務。眾多工業都在這方面不停發展以便生產、分配、行銷和檢測這些商品和服務。各種小型經濟也同時存在，主要是交換、出售和購買二手產品，或是在淘寶類的網站上拍賣。如此看來，類似於哥特式洛麗塔風格愛好者的種種慾望最終都可以在本地、國家、地域和全球各個層面上與經濟發展聯繫起來。」（Mackie, 2009）

洛麗塔之愛以一種不平衡的關係為標誌，發生在一個年長男人（怪蜀黍）和年輕女性之間（蘿莉），或是相反，發生在一個年長女性（御姐）和年輕可愛的男孩（正太）之間。在這些關係中，洛麗塔本身是關鍵人物，她在呈現對於情人的極度愛慾同時又演繹着一種誇張化的純真。很多關於洛麗塔文化的網絡討論和網絡交易可以散見於類似於<http://www.lolionline.net> 這樣的博客網站上，在那裏，網站成員會查看他人的照片簿，也會分享各種時尚貼士。一位洛麗塔扮演者Cynthia向我解釋，這類型的網上自畫像可以令人們體驗一種身份轉變：「它讓我覺得更舒服、更放鬆，也讓我更想走到鏡頭前展示自己。它很像一個小小的面具供你在人前佩戴。舉個例子，當我扮演一個角色時我會笑得比平時多很多，而這也變成別人解讀我的一個線索。」Cynthia解釋說她並不是在假笑，而是通過對虛擬愛情的活躍而持續的構建中，把自己從來自於學校、工作



洛麗塔扮演者穿着懷舊的蕾絲服飾參加下午茶聚會和在香港會展中心活動，攝於2005年。攝影：Katrien Jacobs。

和家庭的壓力裏釋放出來。

如果忽略她們時尚的厚底鞋，穿着舊時代的衣衫，洛麗塔看上去就像維多利亞式的搪瓷娃娃。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們習慣於把洛麗塔分成三種「類型」——身穿式樣簡單的白色衣裙的經典洛麗塔，身穿粉色系服裝打扮像個洋娃娃的甜美洛麗塔，以及穿着黑色蕾絲裝配以濃重哥特風格妝容的哥特式洛麗塔。她們生活在還沒有性萌動的少女世界裏，層層疊疊的古董服裝和道具強調出她們的純真。洛麗塔有時彙集在城市裏表演，她們在佈置成下午茶聚會的舞台上用刀叉吃着三文治，並為好奇的攝影師和記者擺出拍照造型。她們有強烈的表現慾並很懂得媒體的心思，但同時又保持着高雅的氣質。她們懷舊而頹廢的外表令人想起那些古老的領主制時代的臥房，或是長滿玫瑰的隱蔽花園，在那些地方性誘惑慢慢展開並持有一份優雅的味道。為了構造這樣頗具表演性質的主體，那種行為端莊的女性特質被發揮到了極致。它啟發人們通過把玩教條式的迂腐思想來建構充滿情慾的主體性。

每當洛麗塔裝扮妥當聚集在公共場所時，她們就會用懷舊的少女氣息裝飾起這個被無數購物中心和無名高樓控制的城市。她們固然可以被視為消費主義和男性性幻想的形象，但她們更透過自製服裝、集體扮裝以及公共場所內的社交活動等行為來改造此類刻板印象。

這種幻想的一個主要組成就是年幼的洛麗塔與怪蜀黍之間的緊密關係，而這種關係又被更細緻的劃分為不同的子類型以對應或是令人敬畏或是舉止怪異的年長男性，比如調教系，潮流系或是鬼畜系。洛麗塔深深愛戀着年長男子，但同時仍有一顆破碎的心，這往往暗指關係發展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或是文化禁忌。我們可以在優酷視頻網站中一則動漫迷製作的MTV中發現上述特點——洛麗塔生活在一座古老而美麗的城堡裏，但是她的膝蓋處則縛有一條鐵鏈。在一個倒敘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抱着自己的泰

迪熊四處遊蕩，還跳着芭蕾舞步。故事結尾處，她的年長愛人在戰爭中失去了生命，而束縛她的鎖鏈也斷開了。這首歌的歌詞則表現了她憂傷的心境，如同歌中唱到那樣「此刻脫掉她的紅舞鞋」實在太過痛苦。

或許從沒有愛上他  
只是愛了童話  
那個野菊花開滿的窗台  
窗簾捲起我的髮  
我把紅舞鞋輕輕的丟下

歌曲接下來開始讚美被細心呵護的純真和青春：

你的白紙我來信手塗鴉  
沒有甚麼比青春偉大  
今天王子明天變成青蛙  
只要有說法不用章法

洛麗塔演繹着一個自戀的女孩：她想要略過常人的成長過程，直接跳入以浪漫愛情關係為標誌的成年生活。如此，洛麗塔融入到了有一股新的潮流中，這潮流尤其青睞人們虛擬的、急須保護和重新定義的主體性和性特質。

在動漫文化的疆界中變身為酷兒可以加劇人們對於愛慾和反叛的需求。在對日本動明天馬行空的想像中，同人作品潮暗流湧動。這是一種動漫迷對原版動漫的改編文本，原作人物被寫入新的故事並發展出同性之間的關係。一個與此相關的流行活動則是動漫迷男扮女裝或是女扮男裝來親身演繹異性角色。比如說，在像<http://www.crossplay.net>這樣的在線論壇上



數碼作品 *Chained Lolita*，作者Nori Tomizaki，摘自 *Gothic Punk Lolita*。

就有一群此類動漫迷，他／她們經常參與異裝扮演活動，穿着異性服裝擺出各種造型，還把這些造型的圖片上傳到論壇裏。Crossplay.net是一家英文網站，它允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cosplay愛好者相互交流、發表博客文章、以及上傳攝影圖集。它還為那些關於服飾評論、化妝技巧和道具輔助的聊天室提供技術支援，同時也促進人們就男扮女裝或是女扮男裝的跨性別身份展開討論。

在男扮女裝的異裝表演者上傳的圖片中，他們常常穿着完美的少女服裝並做出相應的造型。一位香港cosplay愛好者，Martin/Maggie Leung，就在博客裏面與人分享自己扮演《變身公主》中Mikiyo Tsuda角色時拍攝的照片。《變身公主》是一個系列作品，它講述了一群被強制女性化的男學生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被一所高級寄宿學校錄取，他們被學長訓練成為公主並在全校師生面前巡演。成為公主之後，他們就可以參加一個著名的兄弟會組織。異性變裝在這個故事裏和傳統的男性焦慮及忠誠聯系在一起。但是故事本身也同時是地下酷兒漫畫，它還和日本人對類似於性變態溫床的沉悶高中校園的着迷有關。這是一個典型的兄弟會男孩的故事，其中女性化過程圍繞着傳統的羞辱儀式和男性情誼展開，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癡迷於性別轉變細節的酷兒故事。

隨着互聯網文化和以日本為靈感的年輕潮流的快速成長，各種性化的身份和酷兒故事如同草原上的野火一般四處燃燒。這些動漫類型為全球年輕人提供了充滿創意的釋放方式。它們同時也在大眾媒體中引發了非常明顯的恐同反應，而這些恐同反應之後又被動漫迷群體拿去重複利用。Mark McLelland曾經記錄下耽美漫畫中對未成年角色的同性戀情慾刻畫是如何激怒了大眾媒體，並影響幾個各不相同的國家（日本，澳大利亞，德國和中國）都進行立法管理的。（McLelland, 2000, 2009）



■ 來源於Katrien Jacobs拍攝的短片*On the Japanese Doll Complex*中關於耽美迷自製電影的鏡頭。影片可見於[http://libidot.org/blog/?page\\_id=5](http://libidot.org/blog/?page_id=5)

不少民族——國家級的政府和宗教團體，儘管來自於大相逕庭的文化背景，卻都沒有試圖去了解年輕人的想法，更不用說去與那些幻想和慾望互動，而是一致表示要禁止此類型的動漫產品及其相關的虛擬社區的傳播和發展。在香港，耽美動漫的傳播已經有至少幾十年的歷史，但當地媒體和政府卻依然在社會中培養反感的情緒並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來壓制這種文化。中國大陸媒體本身對於耽美潮流是好奇而支持的，但是隨着這種次文化越來越流行，越來越引人注目，大陸媒體也開始把報道焦點轉移到耽美作品會使年輕人產生邪惡影響的假設上去（Liu, 2009）。譬如一位大陸記者就曾聲稱日本漫畫是對中國年輕人的文化侵略和威脅：

「這類色情漫畫的流行會影響他們的學業，分散這些純潔的孩子的注意力，降低他們的道德標準，還會減弱他們的法律意識……漫畫書裏充斥着日本的味道，日本的價值觀和理念，它們將會對學生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中國孩子正經歷着一次『文化霸權』」。 (Liu, 2009)

大多數耽美漫畫及電影的女性愛好者對那些基情四溢的愛情故事很感興趣，她們也越來越敢於公開表示自己在同性情色中所得到的快感。Akikio Mizoguchi 就將女性觀眾之間的相互支持描繪為虛擬的女同性戀主義，表示此類關係往往得益於女性對男性的自主性和男男性伴侶關係的喜愛。比如說，她們喜歡男男伴侶中「施」與「受」，「主動」與「被動」的動態關係。這樣一來，她們自己也可以被看作是性小眾的變種並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和獲取性快樂的方式。事實上，她們的虛擬情色主義和社交群體意識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由她們備受攻擊的性少數團體地位所決定的。

在2008年香港書展中，有幾位耽美漫畫家受到顧客投訴而被禁止出席展覽，人們對漫畫家所構想和描繪的露骨的性圖片表示憂慮。當地的幾家報紙，比如《明報》就針對禁令提出批評，但是文章本身卻缺乏對動漫文化的基本了解 (Ming Pao, 2008)。博客作家Min批評《明報》刻意造謠描述了一個存在於香港和廣州的所謂「墮女子家族」。在這篇《明報》文章裏，一位本地心理學家建議女孩在成長過程中不宜接觸此類小說漫畫，因為對此文本的興趣在變態心理學中被視為是畸形心理的跡象。文章更進一步勾勒出對於耽美愛好者或是「上癮者」的各種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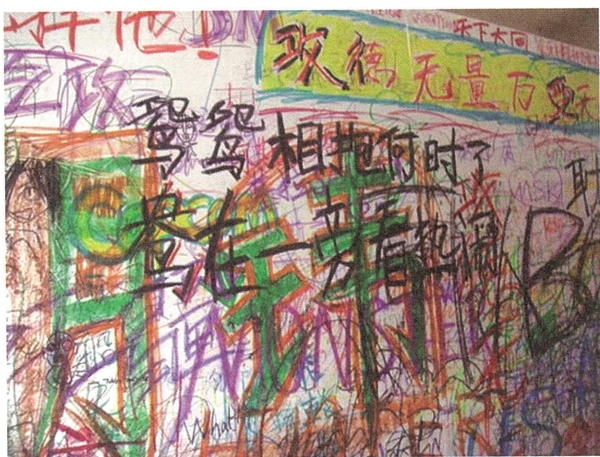
「這些人不喜歡上街購物或是打扮自己，與外界也缺乏聯繫。他們更熱衷於呆在家裏打電腦遊戲或是看動畫電影，對於日本的耽美小說和動漫更是表現出極度的癡迷。她們把自己叫做『腐女』家族。」 (Ming Pao, 2008)

但是事實上這些腐女家族卻正可以解構主流社會中頑固的道德恐懼和焦慮。很多香港和大陸的耽美迷都樂於把自己定位成腐女子——這個名稱來自於日本詞語Fujoshi。她們更對身為腐女家族一員感到驕傲和獨特。其實她們不過是帶有一絲「壞女孩」味道的書呆子而已。就像她們的男性版本宅男一樣，腐女忙着投身於線上生活和消費各種動漫產品。她們同時其實也帶動了本地市民的社交網絡發展和禮物經濟增長。這是因為腐女的日常生活總是圍繞着各種社交網站展開，並在很大程度上由搜索和交換新動漫產品的行為組成，整個社群都鼓勵產品和內容的分享，有時還會因此受到嘉獎，而這類行為則會被視作是「社會服務」。

在某些情況下，耽美迷會表現得更加激進，她們起身維護自己表達自我的身份和次文化的社會地位。上海的一群耽美愛好者就曾抗議當局取締色情網站的命令，因為她們喜歡的不少網站也在取締之列。她們在一個由政府資助舉行的同人動畫活動中集會，並在活動的塗鴉牆上刻上各種滿是諷刺意味的口號。Tina Liu向我解釋：

「在政府發動這次掃黃行動後，準確時間是2007年4月，很多耽美迷在5月裏把東亞動漫同人大會的塗鴉牆變作了一堵腐牆。參與者在牆上寫下各種留言，比如『黨指導我們建設一條社會主義同人之路，以耽美為主，女同性戀動漫為輔』，又如『耽美的星星之火也可燎原！』再如『沒有耽美傾向的人不足以被當作是人！沒有SM傾向的同志不是好同志！』」

耽美迷創作出各種諷刺性質的口號來對抗政府關於「和諧大家庭」的強制道德宣傳，更反對宣傳對偏離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壓制。政府與耽美迷的不同策略多少帶有一些戲謔對方的意味。



■ 在上海舉辦的東亞動漫同人大會中由耽美迷創建的「腐牆」，攝於2007年5月。攝影：Tina Liu

「腐女之家」的案例生動展示出中國年輕人如何利用虛擬親密關係來發展主流社會之外的生活方式。這些酷兒時尚強烈地激勵着人們重新思考和想像傳統的家庭關係及其權力和性別形態。酷兒時尚也驅動本地參與者不斷與日本或是其他國家的人們連線交流從而跨越各種本地限制與禁忌。

## 視覺民族志：記錄後台集會與旋轉中的人格

在為時三年的研究中，我總是觀察着動漫愛好者和洛麗塔扮演者。其間，我多次有機會深度採訪一些參與cosplay的人們，並努力了解他／她們的社交網絡以及他／她是如何從日常生活裏過渡到幻想世界的。由於他／她們總是在動漫幻想和現實物質世界中飄忽不定，我嘗試深入到他／她們更加複雜而私密的、充滿愛情與友誼的幻想世界裏。同時，考慮到cosplay愛好者和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者往往希望迴避自己的隱私和性身份，在研究中我將cosplay這個地帶作為一個很有暫時性和假設性意味的空間從而更好地探索人們的主體性。研究的目的是在於不斷接近人們在不同個性之間轉變的時刻。他／她們引人注目的公共形象只是暫時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不真實的」，僅僅存在於那些虛幻的故事和幻想的世界裏。

Cosplay參與者往往樂於炫耀自己不斷變幻的個性，同時也愛保護和隱藏平日裏的自己或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的關係。這都決定了研究必須也去探索他／她們是如何隱藏資訊的。比如說，在台北我曾訪問過一組演繹布偶裝的團體，當他們對外界呈現日常身份時就會拒絕我們的拍攝。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希望異裝變身為「漂亮女孩兒」的異性戀男人，這些人穿着女性動漫角色的服裝，還帶着洋娃娃面孔的面具。藝術家King Fabulous（魅力皇帝）為他們製作了格外吸引眼球的面具，並鼓勵他們穿上特別的服裝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這一眾cosplay愛好者已經組成了一個大家庭。在訪問中，他們組織起來穿上盛裝，精心打扮，並允許我們大量拍攝他們在cosplay遊行中的身影。

表演布偶裝的cosplay愛好者很可能希望隱藏他們現實生活中的男性身份以避免被社會污名化。但我還是找到機會和他們相處，觀察他們如何在男性的自己和女性的自己之間循環轉換。為了更全面的掌握他們的社會心理，



表演布偶裝的cosplay愛好者和異裝者在台灣。  
可見於<http://sharkgogo.myweb.hinet.net>

我在幾個各不相同的cosplay換裝後台和他們接觸，見證了他們不斷變化的外表。換句話來說，我嘗試融入到他們耗時頗長的角色扮演與自助攝影行動中去。我對他們解釋我的研究，並詢問他們有沒有哪一種妝容是值得我深入研究記錄的。另外，通過了解他們對於攝影和訪問的具體接受程度，我也越來越清楚在變身過程中他們所經歷的各種複雜情緒。

像在類似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這樣被人們神聖化、嚴肅化的公共空間裏，cosplay愛好者喜歡聚集在入口附近的走廊，或是被分配到一個特定的房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cosplay愛好者參加動漫活動，攝於2007年8月，攝影：Robert Lolini

間內，這樣他／她們就可以自由的消磨時間或是展示他／她們自己製作的衣飾。通常，他／她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在各種競賽和動漫活動中露臉。他／她們在「後台」轉變自己的外表，在那裏他／她們常常會花費幾個小時擺造型和拍照。這個充當後台的房間狹小凌亂。在那裏，愛好者匯聚成小組，一起化妝穿衣，為扮演角色做準備。

後台的小房間和競賽的地方不同，但是它仍然是一個被嚴重媒介化的空間，因為房間裏可以看見新時代的數碼攝影技術和社交網絡。很多cosplay愛好者都熱情的投入到自拍中，或是和特定的攝影師合作拍照。Cosplay愛好者與攝影師之間建立了親密而忠誠的友誼，攝影師會專門來這裏為朋友拍照，從而捕捉他／她們的新造型。簡而言之，後台是一個具有業餘表演性質的空間。在後台，擺造型者／表演者和觀眾／攝影師共同存在，如此才能一起建立和欣賞這種獨特的綜藝表演。

因為我努力捕捉可見／隱形政治中的人格轉化，這個研究就必然涉及並受益於視覺人類學這個學科。人類學學者幾十年來都在研究附着在民族志寫作和視聽記錄材料中的權力關係。於1990年代初期創辦的*The Visual Anthropology Journal*（《視覺人類學學刊》）就致力於提供關於藝術、民族志和權力三者關係的跨學科視野。知名學者，例如Lucien Taylor和Victor Burgin，和著名電影人，例如Trinh T. Minh-ha，都對於記錄文化的學術行為進行大量深度對話。現在，人們已經公認有三種不同的視覺人類學方法：第一，作為傳統的民族志電影製作方式的視覺人類學；第二，作為對圖片媒體的文化研究的視覺人類學；第三，作為更為複雜的視覺傳播與交流的人類學。

在與cosplay愛好者的多次邂逅中，我遵循的是其中的兩種方法。首先，考慮到cosplay本身是由視覺或圖像所主導的，這包括參與者在自製攝影中使



用的媒介，我不但觀察他／她們的攝影過程還親身參與到其中去。在這個過程的一開始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cosplay愛好者其實很熱衷於為攝影擺造型，但是他／她們同時對各種訪問保持謹慎的態度，也不願意多談自己的愛好。對於他／她們來說，比起與他人交流自己的藝能和社交關係，擺造型和自拍似乎更加自然。儘管我並不屬於他／她們的團體，他／她們還是樂於為我這個奇怪的觀眾擺出各種造型。其次，隨着我接觸到幾位cosplay愛好者複雜的人際關係，並不斷的為訪問尺度和攝影權限與他／她們討價還價，我的研究漸漸發展為關於可見／隱秘的探索。在多次訪問中，我也曾嘗試詢問cosplay愛好者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但每當問題延伸到與性有關的敏感話題，訪問就變得格外艱難也無法進行下去。

從一開始的拍攝階段，到最初的幾次會面，以及之後的發展，我在2007年6月到2010年6月這三年時間裏進行了三個階段的觀察與訪問。我總共參與了十個在香港舉行的動漫／cosplay大會，大部分都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幾家當地大學舉行。我還去東京和北京做田野調查，觀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cosplay活動。同時，我也着手於研究相關的社交網站的外觀，其中包括deviantart.com和cure.com，cosplay愛好者喜歡在這類網站上建立網絡身份並與彼此交往。總而言之，我一共採訪了大約二十名cosplay愛好者，有時單獨採訪一人，也有時幾人一併採訪。訪問常常在之前提及的地點進行，當中我會進行視頻錄像，還拍攝了無數的照片。由於在多人聚集的地方進行訪問總是會受到周圍嘈雜的環境影響，而被訪者又忙於和他／她人交談，我總是說服他／她們之後與我會面進行深度訪談。

在研究的第二階段，我對三位富有經驗的香港cosplay愛好者進行了案例研究，並與三人進行了多次深度訪談，了解他／她們關於cosplay的社會心理以及cosplay與他／她們的性身份之間的聯繫。

## 酷兒身份：裝着旋轉門的衣櫥

對於動漫文化的喜愛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青年人提供了一種新穎獨特的方式去探索酷兒性特質。利用動漫作品中的日本角色，中國的人們也有機會感受短暫而易變的性身份。從這方面來看，這些中國青年人也可以類比於美國的酷兒異裝人士，因為後者也會扮演卡通人物。但兩相對比，中國的cosplay愛好者還缺少經驗，也不太願意視自己為酷兒人士（Gustines, 2010）。日本動漫產業很好的滿足了人們對於同性情色或是跨性別的文本需求，但是這些工業仍然受利益驅動因此並沒有興趣推動一種更加充實自信的酷兒媒介文化。

然而與其輕易論斷這些動漫愛好者團體最終不過是在強化傳統的身份政治，我更傾向於去思索這些中國青年人與其他國家的酷兒人士的文化差異，以及他／她們在性和數碼網絡兩方面所具有的獨特經歷。Rob是一位由女性變性為男性的受訪者，他的生活和工作都需要在香港和倫敦兩邊跑。他告訴我在倫敦加入「酷兒家庭」比在香港容易。他和倫敦「酷兒家庭」成員定期聚會，並和他們培養出不同一般的友誼。現在他正希望為了一份新的工作返回香港定居，同時也在找尋相似的支持跨性別人士的社交網絡。但他也很明白在香港尋找此類組織比較困難。他認為英國社會對於跨性別人士更為支持，儘管英國境內也會有不少針對跨性別人士或同性戀人士發起的暴力行為。他解釋說每種文化都有其不同的方式去適應跨性別特質，並對他的香港之行保持樂觀，他也相信有很大機會和自己的生理意義上的家庭親屬改善關係。

反思人們在身份轉換和角色扮演中所經歷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禁忌，有助於我們理解他／她們與酷兒群體和酷兒政治保持距離的心態。Terre Thaemlitz曾將參與酷兒異裝活動的個人定義為生活在配有旋轉門的衣櫥

裏的人。一些酷兒人士或是跨性別人士喜歡根據參與者對於非主流身體和政治的接受度篩選成員，從而建立以身份政治為主的團體，但也有人希望不被捲入到這些政治議題中去或是保持自己隱秘的生活狀態。酷兒的力量也許正在於其短暫而充滿可能性的情境或是其在成員同一化和社會能見度上的缺失。Thaemiltz反對對男性變性為女性人士的再現政治，並指出這些人事實上是一群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的主體。他／她也批評某些男變女的跨性別人士，因為他／她們太過痴迷於該群體保持女性化的理念或是盼望着他人不會識破他／她們的跨性別身份。

「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講，這當然是現實。主流社會中對於女性美的那些不切實際的標準到了既非男人又非女人的人群中居然變得更加荒謬。許多跨性別人士從不離開屋門半步，他／她們只願意在家裏一個人秘密的打扮自己，生怕自己的朋友與愛人會像一個陌生人一樣在肉體上和語言上折磨自己。其他的跨性別人士則通過參加所謂『安全空間』的社團來向社會隱瞞自己的跨性別傾向。在這些空間裏，他／她們可以存放異性服裝，也能在裏面安全的變身。

「對我本人而言，如果跨性別主義可以帶來任何權力的話，我想是在於它本身的模糊不清和多樣形態。這種權力並不來源於與其他性別的區別和不同，而是在於看透了各種關於性別差異和區別的表現系統本身是衰竭的。跨性別主義並非一個建立於統一性上的「第三種性別」，也不是在兩性之間遊蕩。它根本是對於社會整體性這個迷思的威脅和挑戰。在跨性別人士的社區裏，跨性別主義就是來顛覆社會活動中關於性別本質主義的潛在力量。」（Thaemiltz, 2008）

其他學者則強調這種動態過程中變化的主體性和虛擬性對於自我建構和社

會凝聚的重要意義。比如說，一群非洲裔美國同性戀年輕人就在舞廳裏一起裝扮自己，一起轉變自己，他們同時也形成了一個酷兒家庭或是酷兒「大院」（Arnold, 2009）。而Jennie Livingston廣為人知的紀錄片*Paris is Burning*（1991）中，同性戀男人則變身為舞會表演中裝扮艷麗的角色，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卻陷於悲慘的物質境遇裏。一個想像中的家庭結構可以幫助這群被邊緣化的男子在社會上擁有一席之地。男人在製作戲服和組織表演的合作中相互支持。

Arnold和Bailey曾近距離觀察了其中一個家庭，名字叫做「威望大院」。根據這個案例，他分析了家庭中非異性戀規範化的親屬結構或是「親屬譜」。舞會社區最與眾不同的特點就在於社區發展出獨有的性別——性系統：社區中，家庭成員都有一個酷兒母親，這個人總是努力幫助家庭成員，他實際上是一個養育他們的角色。人們還有一位酷兒父親，他負責為家庭成員在生活方式和道德難題上提供抽象建議。家庭成員學會扮演各種各樣的性別角色，包括：男性化的扮裝女皇，女性化的扮裝女皇，男性化的女性，男人和女人。

在對這個舞會社區成員進行的訪問中，一些變裝者將他們的身份解釋為「比起家庭關係來更加戲劇化」，但他們其實已經在交往中開始深切的關心彼此。他們虛構着自己正朝着社會名流和時尚超模的軌道發展，這種幻想幫助他們重塑並分享他們的社會生活和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中國的cosplay參與者則在進行一種非常不同的酷兒表演，這是因為他／她們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或願意承認自己是性少數派。儘管如此，他／她們仍然被社會上的各種污名所傷害，而他們的文化產品也要經受國家審查。他們的確在各種幻想角色和異裝表演活動中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親屬譜系」。北京和上海的一群cosplay參與者公開稱呼自己為NKNL家庭。Atom

就是這個家庭的一員，她告訴我們NKNL包含兩種人際關係。首先，它是指因為相同愛好聚集在一起的cosplay參與者，他／她們會集合旅行到偏遠地區去創造「視覺藝術」，也會發展出各種不停轉化的人格。她解釋道：

「我想說說我的cosplay家庭。我們來自於一個名叫NKNL（沒有kuso就沒有生活……沒有激情就沒有生活）的聯盟。NKNL已經有四年的歷史了，很多成員都來自於北京和上海。我們都相信cosplay不僅僅可以表示對動漫人物的熱愛，更能夠成為一種視覺藝術。我們一直努力拍攝cosplay相片來重現動漫原著中的場景。有時，我們會到偏遠或是隱蔽的地方旅行，因為在那裏容易找到合適的外景。攝影結束後，我們會選取一些照片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故事，還會加入音樂來創造相應的氣氛。雖然這聽上去像是玩多媒體，但是我們把這稱作『紙質電影』。」

其次，這個家庭也可以代表那些家族內某些小組成員的更深層次的愛戀關係和友誼。Atom就與Francesca發展了親密的友誼。Francesca是一位極有天賦的藝術家，也是家中重要的攝影師。兩人都喜歡一起cosplay，也都喜歡扮演男性角色。她們都覺得和對方長得很像，都是那種中性形象的女孩兒。Francesca在訪問中表示，她分不清對於家族成員的愛和對於家族成員扮演的人物的愛。但她並不受此困擾，只是把它看作是自己逐漸適應的一種特別的人際關係。她對酷兒人士表示相當的支持，也相信北京的cosplay社群給予酷兒非常積極的支持。

在「電車男性特質」中，Tamaki Saito指出動漫迷的性慾望是由其對虛擬性和佔有慾所驅動的。比起對商品本身的佔有慾來說，動漫迷對於不斷虛擬化的創新過程的佔有慾要更加強烈（Tamaki, 2007: 237）。而這些轉化過程其實正是性慾本身。各種記錄此類身份轉變的影像在朋友和在線小組

之間傳播，它們已成為了私人的也是文化的記憶。Tamaki於是把電車男的性慾定義為轉變中的性慾，這種性慾通過允許主體在現實與虛擬中無休止的轉化和迷惑來觸動社會記憶。正是在激進的性迷惑時刻，年輕人受到鼓勵去置身於別樣的世界裏並征服和擁有那些世界。

動漫愛好者群體和社交網絡如是發展出一種轉化中的性慾，並藉此將自己從其他酷兒社群中分化出來。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卻指出漂移不定的酷兒主體早已被傳媒產業操控，它們有可能會侵蝕真正意義上的性小眾。Rosi Braidotti就批判了酷兒在歐洲政治背景下的擴充和消解。新自由主義政治家則宣揚女權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無限可能，然而他／她們的說法卻故意與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脫節。此類論述看上去時髦而充滿機會主義的味道，各人都為自己的需求服務，並總是否認真正意義上的被邊緣化的主體。正如Braidotti所述：

「高級資本主義早已換上了新的引擎，那就是千奇百怪的去地方性的差異。這些差異被貼上『新奇、混雜和多樣或是多元文化的身份』，然後再被如此包裝銷售。我們應當思索在當今的社會文化實踐中這種邏輯如何驅動對『他者』的吸血鬼般的消費。從混合了不同國家菜式的混合式烹飪到所謂的『世界音樂』（非英美等西方文化音樂），對於差異的消費都已經成為一種強勢的文化實踐方式。Jackie Stacey在她關於新型有機食物工業的分析中就曾指出我們正在吞食世界經濟——吞食在這裏可以就其字面意思理解。而Paul Gilroy則提醒我們說，我們甚至每天都在各種媒介中穿戴着世界經濟、聽着它、看着它。」（Braidotti, 2005: 2）

同樣的思路也可以運用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各種動漫迷的相關行為是否也不過只是一種相對於真正的酷兒生活而言更為容易而輕浮的替代品呢？

酷兒粉絲花費在角色扮演上的大量精力究竟是為了通過物質化行為躋身於社會變革的政治中去，還是僅僅為了模仿酷兒的各種形態呢？cosplay的世界允許動漫愛好者通過模仿動漫文化中的明星角色來探索一種模稜兩可的對社會規則的反叛。動漫愛好者緊跟各種先鋒性的日本生活方式，以其作為他／她們逃離中國性文化中各種禁忌污名的出口。各種繁蕪的知識和大量的角色扮演則有助於他／她緩解本土的社會壓力和集體文化的限制。然而，我們又當如何將這些私密的幻想和表演置於官方法規和公共文化的領域內去理解呢？

這裏應當注意的是，對於中國人來講，將參與酷兒的身份轉化作為對傳統家庭生活的批判這種立場本身就因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或是模糊性。Lisa Rofel在她的著作*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慾望中國：新自由主義、性與公共文化的實驗》）中指出，性革新的模式幾乎總是被那些對娛樂和時尚持樂觀而充滿消費主義熱情的論調所表達。人們之所以承認自己對於物質化生活模式的依附，恰恰是因為他／她們想要避開或是繞開「可怕的政治激情」（Rofel, 2007: 121）。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動漫迷是純粹的物質主義者，而是要看到他／她們在建立真摯的情感依戀和非傳統的酷兒友誼的同時，總是試圖用商品消費行為掩飾自己。

正如之前所分析的那樣，女性動漫迷也許會熱衷於兩個男性之間發生的同性關係，雖然她們不一定真的對男性或女性同性戀有興趣。事實上，當被問及有關上述話題時，她們經常對酷兒性特質表示一定程度的保留甚至輕視。幾個耽美迷告訴我說她們每週都會閱讀一兩本耽美小說，但是她們無法接受現實中的同性戀關係也不支持同性戀權利。她們關於男性同性戀的想像是和男性同性戀本身的性特質無關的。Kinsella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儘管此類故事中的主人公生理上是男性，但是本質上他們其實是

沒有性別的理想人格，他們身上彙集了讀者鍾情的各種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而對於年輕的女性粉絲來講，當這些理想中的強烈而自由的人物被設定為男性時，關於人物的想像或描繪會更加容易。」（Kinsella, 2000: 117）

兩位女性cosplay愛好者Huen和Yuko強調說，她們對於酷兒角色的熱愛與她們自己的性取向毫無關聯。Huen對歷史有興趣，她常常扮演《百無一用意呆利》中的人物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希。這套著名的漫畫成功的人格化了幾個關係緊張的國家，並將這些人格化的國家的歷史通過漫畫展示出來。Huen解釋說她的確喜歡cosplay，因為一方面cosplay對酷兒故事表示寬容，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她找不到合適的男孩子約會：「當我還在攻讀文化研究本科課程時候，我就這件事情想了很多。我認為cosplay是唯一能讓我們體現到性別過渡和同性別特質的合法方式，它對同性戀或是酷兒表現得很寬容。如果你問我這裏面有沒有甚麼更深刻的意義，我想在cosplay裏我們也投入到了對性別和性的玩味或是遊戲。」Yuko表示對於酷兒角色的愛戀與本人的性取向無關，因為她想表現的「正常」：「雖然我們只不過是普通人，雖然我們會讀耽美，男生會讀女性愛的作品，或是有些男生扮作女生，但是我們在性取向上是正常的。這只不過因為我們也許比起一般人來說，對於現實中的男性有負面一點的印象罷了。」Huen將她們的態度與香港的「假小子」相比，後者在學校中會真的表現出各種男性特質來吸引女性，但是往往並不熱衷於真的成為一個女同性戀者。當我進一步問及她們的性取向時，Huen和Yuko表示她們都喜歡耽美作品裏的男性角色，可惜在現實生活中她們根本找不到這樣的男孩。她們多少有些洩氣，因為生活中很難找到也喜歡動漫角色的男生和自己約會或是交往。

## 關於酷兒（消失的）外表的個案研究——Kin與Maggie/Martin

為了觀察cosplay愛好者身份轉化的過程，我們將幾位cosplay愛好者請到一家電視工作室裏去穿衣打扮。整個過程中，我們不停的拍攝照片和影像來捕捉轉化的瞬間。儘管很難和他／她們進行深層次交流，我們還是嘗試着在變身的關鍵時刻訪問他／她們。

Kin是一位女扮男的cosplay愛好者，她經常在角色扮演中飾演男性角色。她是一位cosplay知識的專家，並且總是質疑女模特與男攝影師之間脆弱的關係。她自己參與過很多cosplay活動，並在其中與一群做模特或是攝影師的女性朋友合作。大多數情況下，在線社區或是大量的人群有助於培養不斷轉化的自我身份，但是想要建立更真摯的關係則有賴於外界看不到的小圈子文化。

在訪問中，Kin告訴我們十年中她已經扮演過超過一百個角色。她穿過各種各樣的服裝，也試過不同的妝容風格，因為那有助於她用身體去表述各種形態的男性特質。這種身體化男性特質的行為對她來說也是精神層面上的行為。一開始，她扮演一些日本搖滾樂明星，之後是耽美角色，還有動漫故事中的日本武士。她有一套服裝是用來扮演動漫故事《伊達正宗》中的人物Senguku的。Senguku是古代的日本武士，這個角色穿着外形兇猛的橡膠外套，配有六把巨劍。他的一隻眼睛還帶着眼罩，因為Senguku以吃掉一隻自己的眼睛而出名。

當談到作為一個cosplay愛好者的成長和生活經驗時，Kin說道她已經懂得如何將cosplay做得更加生動而積極。她也認為由於父母不斷施壓讓自己放棄cosplay，有一天這個愛好也許會消失。一次，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

活動中遇到Kin。她穿着藍色長袍，被一群男攝影師圍繞着。這是她第一次吸引到這麼多男性攝影師，因為他們誤以為她在扮演一個女性角色。其實她是在扮演一位以穿女式長袍聞名的男性人物。Kin一般只為自己圈內的女性攝影師朋友擺造型。她向我解釋：「我自己也非常驚訝這十年來很少有男性攝影師拍攝我的cosplay。由於常常和女攝影師一起，我已經不習慣和男攝影師合作了。我和女攝影師會一起舉辦我們自己的活動，一起拍照。這些活動有時是在私人的家庭空間，也有時是在公共公園裏面。」

提到公眾對於她男性外表的反應，她說她知道香港和台灣的男人都看不起這類型的角色。她認為這樣的扮裝的確是女性的反叛，是在誠實的展現一種「強硬的女性特質」，因為「香港女性事實上可以變得很堅強而獨立。」但是當談到性取向時，Kin並不願意講述自己的愛情生活。她說她真的很支持酷兒關係，也表示這種支持在其他cosplay愛好者身上較為少見。我們並沒有機會見到Kin的cosplay或是酷兒朋友，但是她承認十年來她總是參與着此類的人際關係，並覺得一旦這個cosplay的階段過去了，她很難擺脫這些關係。在幾次採訪之後，Kin消失了，也沒有留下任何解釋。但在訪問中，她確實幾次提到將會「從cosplay世界裏退休」，也談到她的媽媽在這方面給她施加了很大壓力。我明白她也許並不願意分享更多的私密的細節，她也許正在過渡回去「負責任的」異性戀的成年人。（Videotage，2009年11月）

Maggie Leung是一位男扮女的異裝人士，也是一位男扮女裝的cosplay愛好者。他利用女性服裝來探索深層次的跨性別身份，並將這種身份運用在現實生活中。Maggie在這方面和其他異裝cosplay愛好者譬如Kin不同，後者雖然也喜歡穿着異性服飾但是並沒有公開追求酷兒身份。我第一次見到Maggie Leung時，他／她穿着學校制服，裝扮成假小子的樣子。他／她向我解釋他在扮演漫畫《花樣少男少女》中假小子Mizuki。Mizuki為了能在



香港cosplay愛好者和異裝人士Maggie Leung不斷變化的人格——哥特式洛麗塔和地獄女孩。  
攝影：Andrew Guhrle

男子學校裏遇見她心儀的男生想要異裝扮成男生。Maggie利用Mizuki的角色來表達他自己獨特的不斷搖擺的酷兒身份。我們的第二次訪問是在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的。Maggie這次穿成卡通《地獄少女》中間魔愛的樣子。閻魔愛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她可以幫助那些內心充滿仇恨的人們復仇。Maggie通過身上的日本女式和服人格化了這種精神——他身佩一個伸出右手的詛咒娃娃，那個動作正是電影中地獄女孩的姿勢。

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的電視工作室裏，我第三次採訪了Maggie。這個工作室擁有寬闊而舒適的空間，它有一個供人們換衣服和化妝的房



異裝人士Maggie Leung（左下）和其他洛麗塔扮演着在公共場所活動。

間。我們確認了訪問期間其他人不會進來，以便給Maggie一個機會去換上他／她自己選擇的服裝。他／她選擇的是一套哥特式洛麗塔的服裝。他／她穿上黑色蕾絲裙，帶着黑色手套和一頂黑色軟帽。之後他／她說自己選擇這套服裝的原因，與其說是出於它與某一動漫角色的聯繫，不如說是它與特定服裝時尚的關係。當他／她異裝為哥特式洛麗塔，他／她可以涉及到多種次文化，也能和其他由女性cosplay愛好者裝扮的洛麗塔一起出去活動。就這樣，他／她找到機會和其他女性一起裝扮並玩味那些懷舊而糜爛的女性服飾。為了讓我們清楚他／她對於洛麗塔人物的興趣，Maggie向我們展示了幾張照片，照片中的他／她身處公共場所並被一群女人圍繞着。大多數時間，這些女性都將他／她作為一個跨性別人而接納，他／她還與其中幾位有了私交。

他／她很樂於同我們分享身份轉變中的幾個重要階段。在試衣間裏，Maggie一面化妝一面向我們解釋他／她在扮演洛麗塔時必經的一些準備過程。在這段不短的時間裏，我開始明白他／她是通過利用各種cosplay集會和朋友圈來探索並展示他／她的跨性別身份。他／她表示有一個社群的異裝扮演者都是這樣活動的，只不過那些人面對研究人員時更傾向於隱瞞和沉默。當我問他／她其他cosplay人士是否意識到他／她的跨性別身份，他／她說其他人並不真的那麼在乎這一點，她們的精力往往集中在人物扮演本身。他／她還補充說他／她並不是很清楚自己是否是一個異裝人士或是跨性別人士。他／她正在服用荷爾蒙並考慮去做變性手術，但是他／她不確定自己是否負擔得起，也不知道家人會不會給予支援。從傳統意義上來講，每個人都應該和父母一起生活並且珍惜「父母所給你的」。對於Maggie來說，如果按照這種方式生活，他／她就要經受「使人筋疲力盡的內心糾結」。Maggie的父母清楚他／她的情況，也知道他／她正在向醫學人士諮詢來準備手術，但是總的來說他們並不支持Maggie的願望。他／她說自己也不信任香港的醫療系統，因為他們看起來並沒有在醫療上或是社會意義上投入到他／她的案例中去。事實上，幾個月後Maggie告訴我們他／她的變性手術申請被拒絕了，因為有關單位缺乏資金資助。當我問到他／她的性取向時，他／她解釋說他／她很有興趣認識一些女同性戀或是假小子（這裏尤其指女同性戀關係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他／她強調了很多次伴侶的生理性別並不重要。我們發現在cosplay、洛麗塔次文化和異裝社群中，Maggie是在通過扮演女性角色來尋找和他／她持同樣心理的跨性別者。雖然他／她熱愛自己的生理家庭並和家庭成員一起生活，他／她也花費大量時間和其他有着相似酷兒愛好和生活方式的人們一起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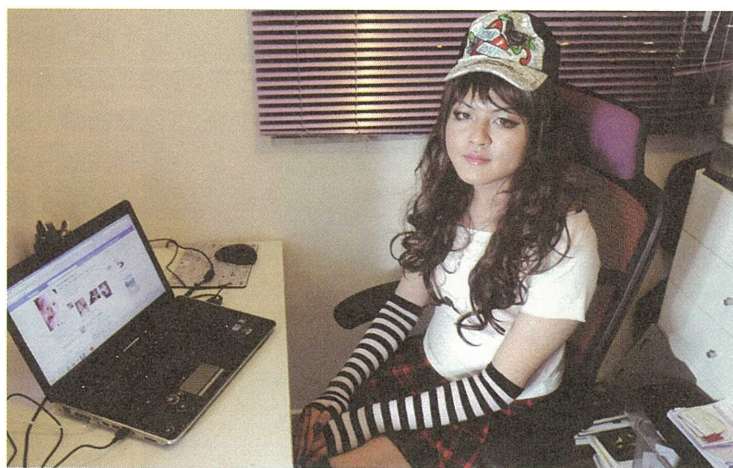
我們又額外與Maggie見面了兩次，由此我們理解了Maggie所擁有的社會支持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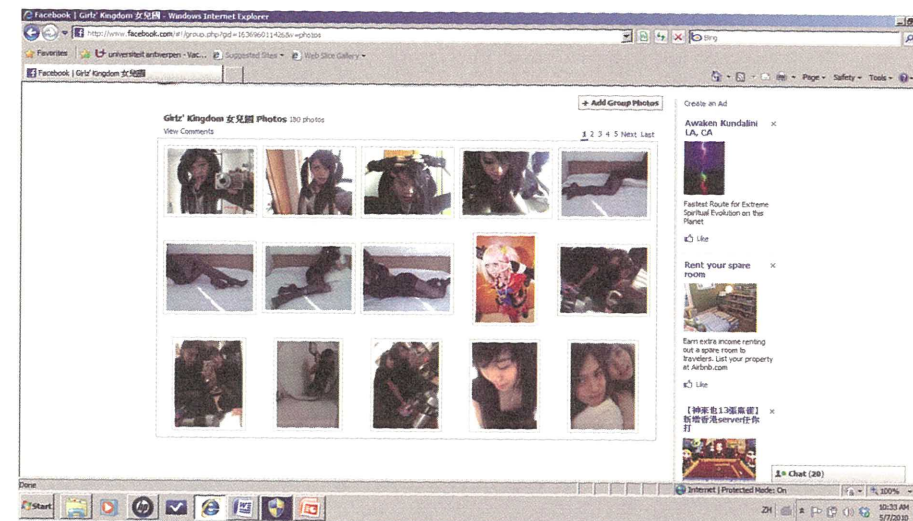
■ 研究者和Maggie Leung的一日遊。我們跟隨Maggie從他／她在沙田的家一直走到屯門的一處隱蔽地方，在那裏他／她有一個租來的用來換裝的小公寓。



香港跨性別人士Omena和Joanne在研究會面中討論跨性別身份。



香港跨性別人士Natalie瀏覽Facebook小組Girlz kingdom——一個為女性和「偽娘」所設的小組。



Facebook小組Girlz kingdom的螢幕截圖。

在一次會面中，我們跟隨他／她從他／她在沙田的家一直走到屯門的一處隱蔽地方，在那裏他／她有一個租來的用來換裝的小公寓。他／她喜歡去找個小小的房間更換裝束，同時也可以與生理家庭的居住環境拉開一些距離。房間的租金十分合理，而且是由好幾個和Maggie情況差不多的異裝人士一起分擔的——他／她們需要一個便宜又安全的地方來穿上那些女性化的衣衫。有時候，他／她們會一起打發時間，一起換裝，也互相告知最新的異裝時尚和衣着情報。

在和我們探討了他的跨性別社會生活方式的幾個月之後，他／她聯絡我們說他／她想要介紹其他變性人士和跨性別人士給我們認識。我們於是和Rob、Natalie、Omena及Joanne——四位變性人士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會



面，地點是在其中一人的家裏。我們對四個人進行了簡短的訪問，內容涉及到他／她們對社交網絡和支援團體的使用，以及將社交網絡和支援團體作為非主流的另類「家庭」的使用。Joanne是年紀最大的變性人，並將自己視為Maggie的「媽媽」。Joanne曾經在Maggie複雜生活的不同階段給予他／她幫助。Maggie也承認Joanne是他／她的母親，還說和她相處的很好。這是因為她和他／她的想法相似，很容易懂得彼此。Omena是一個年輕些的變性人士，也是Maggie的朋友。她對異裝者總體上來說是警惕的，因為其中很多人變裝只是為了一些戀物癖性質的需求，但是她相信Maggie與這些人不同，她覺得Maggie更像一個變性人士。她已經動過多次變性手術，此刻屬於一個約有一萬人參與的虛擬社區。這個社區的成員曾經幫她度過了手術及術後的整個過程。她加入社區時，把自己的照片上傳到網絡上，後來收到很多正面而充滿建設性意見的評論，人們指點她如何改善她的女性形象。收到此類的反饋使她感到非常開心。她開始記錄並上傳她的新形象，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她變成了網絡名人。她已經完全轉變成女性，並希望他人如此稱呼自己。但同時她也高興的為研究者講述她的轉變過程。

最後我們還訪問了一位年僅二十歲的異裝人士Natalie，她還不清楚如何建立跨性別身份。Natalie投入很多精力瀏覽一個名叫Girlz Kingdom的Facebook小組上。Girlz Kingdom是一個網絡論壇和影像資料庫，它面向於生理意義上的女性，異裝人士和變性人士，鼓勵她們追求「偽娘」形象。不少成員都將自己扮作「偽娘」的照片貼在論壇裏，此類形象往往都是擁有完美女性氣質的可愛女孩。



■ Cosplay愛好者Huen（左上）和Yuko（右下）與她們的夥伴在Extra/Ordinary Dresscode（非一般着裝規範），香港城市大學，2009年9月。

## 結語

動漫愛好者和cosplay愛好者的酷兒興趣往往是由他／她們邊緣化的身份與重塑中的性特質所驅動的。正如文中女性耽美愛好者表示的那樣，他／她們只是希望在一定限度內模仿或支持酷兒性特質，之後則需要脫離這種性特質本身。他／她們幫助彼此去表演不同尋常的性別角色，然而他／她們的這種藝術愛好同時也是長期的酷兒關係和愛慾空間的替代品。與其希望從屬於一個次文化小組或是「家庭」，他／她們更熱衷與發展不停轉化的人格和異裝時尚從而建立一個缺乏認真承諾的開放空間。他／她們之所以不想要進一步追求酷兒主題的性身份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作為年輕人，他／她們的父母和文化規範要求他／她們改掉壞習慣、成長為負責任的成年人。

這些cosplay小組或集會並沒有公開宣傳酷兒激進主義或是酷兒寬容，但是它們允許人們嘗試體驗非同尋常的人格與酷兒生活方式。一個難以迴避的疑問則是，這些過度的轉化行為以及虛擬化的身份以後會不會成為他／她們成年生活中的心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儘管我們可以把它們視為短暫青年潮流中的參與行為，但與之伴隨的對於傳統性別和性觀念的顛覆卻顯示出他／她對於文化與性的更多選擇的慾望。在對cosplay愛好者的虛擬家庭的觀察中，我們發現很多年輕人都迫切的炫耀着同性愛戀，但是我們只能猜測這些表面現象如何去超越一時的潮流。大多數研究對象小心翼翼的隱瞞着他／她們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也有人在揭示這個謎題的關鍵時刻忽然消失。從這方面來說，將多樣化人格及其（消失的）外表作為也許永遠無法完全掌握或是完全現實化的主體來檢驗也是極為重要的。

人們利用日本動漫文化來探索對於酷兒類別和跨性別角色的迷戀。男性與女性都希望能夠擁有日本動漫和哥特式洛麗塔文化所提倡的純潔的女性特

質。這些類型化角色在亞洲各大城市內引發出無數的文化風格和相關詮釋，但無論如何，它們其實都是以一種狹隘的女性特質理型作為模型。不少學者，比如Rosi Braidotti都曾尖銳的批評那些壯觀的、被瑣碎化的酷兒特質背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基礎，這基礎早已遠離現實中少數群體的存在性和他們面對的社會情境，也無視於他們在過渡和轉化過程中經受的困難。Terre Thaemlitz也同樣提出頗具說服力的批評，批評跨性別的「魅力四射」的文化，指出它們不過是在模仿那些成就了高級成衣的魅力的驅動力罷了（Thaemlitz, 2008）。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質疑頗具表演性質的日本次文化之所以如此嚴酷的對待真實意義上的酷兒政治，是否恰恰因為次文化本身終究不過是提倡激進時尚標準的「時尚受害者」呢？雖然很多cosplay愛好者知道他／她們永遠也無法和他／她們所扮演的那些動漫角色一樣美麗，他／她們還是緊緊的維繫着這個完美典範，就好像它們是人人傳誦的無字聖經中的詩句。

當虛擬的大院和家族幫助cosplay愛好者去接受他／她們對於超越自身的幻想和努力，cosplay愛好者卻對自己非常嚴厲，更對那些與角色特徵稍有出入的cosplay同伴滿是批評。訪問中人們多次提到cosplay愛好者會使用匿名身份在網絡上寫出針對他人外表和服裝的非常負面的批評。與其將這些虛擬世界中的爭辯看作是對現實情境的調節，我們不如認識到cosplay家庭作為一個整體本身其實總是在可見與黑暗中不同搖擺。Cosplay愛好者的自我和他／她們的團體是建構在一個關於社會凝聚力的難以捉摸的概念之上，在那裏社會凝聚僅僅存在於一次次短暫的情緒迸射中，而只有那些好奇的、堅持的以及愛管閒事的外行人才能捕捉到它。

## 參考文獻

- Arnold, Emily and Bailey, Marlon (2009) "Constructing Home and Family: How the Ballroom Community Supports African American GLBTQ Youth in the Face of HIV/ AIDS," in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1:2, pp. 171-188.
- Braidotti, Rosi (2005) "A Critical Cartography of Feminist Post-Postmodernism,"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0: 47.
- Doane, Mary Anne (1991) *Femmes Fetales: Feminism, Film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 Gustines, George Gene (2010) "Out of the Closet and Up, Up and Away," *The New York Times*, 16 April.
- Iwabuchi, Koichi (2002) *Recentring Globaliz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Japanese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nsella, Sharon (2000) *Adult Manga: Culture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ConsumAsiaN*, Curzon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 117.
- Landay, Lori (2010) "Rethinking Virtual Commodification, or The Virtual Kitchen Sink," in *Virtual World Research*, 2: 4 [internet].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tdl.org/jvwr/article/view/860/625> [accessed 5 May 2010].
- Liu, Tina (2009)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n Boys' Love and Subcultural Tac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 Mark McLelland and Fran Martin eds.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 April.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20/liu.htm> [accessed July 29, 2010].
- Livingston, Jennie (1991) *Paris is Burning* [DVD], Off white, Miramax.
- Mackie, Vera (2009) "Transnational Bricolage: Gothic Lolita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shion," in Mark McLelland and Fran Martins eds.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 April [internet].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20/mackie.htm> [accessed 2 January 2009].
- McLelland, Mark (2000) "No Climax, No Point, No Meaning? Japanese Women's Boy-Love Sites on the Internet," in *Journal of Commercial Inquiry*, 24:3.
- McLelland, Mark (2009) "(A)cute Confusion: The Unpredictable Journey of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in Mark McLelland and Fran Martin eds.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 April.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20/mcllelland.htm> [accessed July 29, 2010].
- Ming Pao (2007) "Hong Kong Book Fair to Sell Pornographic Comics," *Ming Pao Daily* [internet], 24 July (no longer available).
- Mizoguchi, Akiko (2010) "Towards Activism of Pleasure: Possibilities of Yaoi as a Productive Queer Forum," paper, ACS Crossroads conferenc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June.
- Orbaugh, Sharalyn (2003) "Busty Battlin' Bab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hojo in 1990s Visual Culture," in Norman Bryson, Maribeth Graybill, and Joshua Mostow. eds.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Japanese Visual Field*,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pp. 200-228.
- Rofel, Lisa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21.
- Tamaki, Saito (2007) "Otaku Sexuality," in Christopher Bolton, Istvan Csicsery-Ronay jr. and Takyuki Tatsumi eds. *Robot Ghosts and Wired Dreams.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s from Origins to Anim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237.

Taylor, Lucien ed. (1994) *Visualizing Theory: Selected Essay from V.A.R 1990-1994*, London, Routledge.

Thaemlitz, Terre (2008), "Viva McGlam: Is Transgenderism a Critique of or Capitulation to Opulence-Driven Glamour Models?" essay available on his/her personal website <http://www.comatonse.com/writings/vivamcglam.html> [accessed July 10, 2010].

Wong, Wendy Siuyi (2006) "Globalizing Manga: From Japan to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Lunning Frenchy ed. *Mechademia 1: Emerging Worlds of Anime and Manga*.

## 結語

《人民色情》指的是中國網民文化中的性反叛運動。本書向讀者展示了在各種媒介工業內中國人如何追求性愉悅和性表達的權利，所涉及到的產業有——中國公民的自製視頻、博客書寫、藝術電影、日本成人電影和日本動漫。人民色情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可能，使得他們在享用跨國情色產品的同時可以奪回屬於自己的含性媒介、傳承創新屬於自己的情色文化遺產和本土身份。在中國大陸，有一股新的思潮正在反抗新自由主義對大眾的刺激和獨裁專制對於新鮮財富的控制。現時中國還缺乏足夠的民主對話機制及啟蒙教育來解決這些難題。從這方面來看，中國和類似於美國、日本這樣歷史悠久的「色情帝國」大相逕庭，因為它缺乏美日政府對於藝術家的淫穢想像和色情工業的開放態度。

這本書也展現了中國網民已經自己主動展開對話、共用情色和色情資源。近日，中國國內社交網絡微博（可謂中國版的Twitter）在國內用戶中風靡一時，其內容中很多都是關於網絡名人——如日本AV女優蒼井空及中國性博客寫作者木子美——的話語。事實上，木子美正是通過微博返回大眾視野，這也是她繼2003年受到道德圍攻後的首次成功亮相。我們不難看出儘管網民文化尚顯脆弱，並不斷受到審查和指控的威脅，它總在欣欣向榮的蓬勃發展。自2011年春天開始，我注意到中國政府已經發動了最為激烈的壓制行動。在撰寫本書結語的時刻，我發現很難對中國色情文化的未來做出明確的推測和展望。但無論如何，我的確有充足的資料可以表明中國年輕一代對於性和性話語的態度將有巨大的轉變。

在中國大陸，最近一次的反淫穢運動同時也反映出其對通俗文化及性文化的歧視，因為該運動明確表示自己對付的敵人就是「三俗」——即「庸俗」、「低俗」和「媚俗」。根據相關指示，中國人應該避免參與任何與三俗有關的藝術活動。但是關於三俗的定義本身卻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於它有可能包含幾乎所有當代藝術作品。這些運動往往是非常嚴肅

認真的，儘管支持其進行的觀念——即任何後工業社會的民族國家有能力阻止藝術與流行文化向類似三俗的方向發展——看起來是那麼荒謬可笑。運動也明顯展示出對於人們幽默感與批判意見的打壓，鑑於有報道指出運動已然掀起對知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和小品演員小瀋陽的公開批評（SCMP writer, 2010）。另一個例子則是政府在2011年4月對藝術家艾未未的拘留事件。艾未未身為享譽國際的藝術家和建築師親身加入了「草泥馬」網絡運動。他不僅讚譽中國網民文化，還不斷對政府政策作出批評和評論。他還推斷流行藝術和網民文化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活下來，並不斷刺激中國網民的心靈和願望。基於「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主義理念，中國正在不斷加強被高度控制的互聯網文化的基礎架構。國家鼓勵公民成為新興時尚和生活方式的消費者，同時卻又積極監視並譴責他們參與政治敏感的討論或傳播所謂的「俗」文化。中國政府一面在總體上支持人們使用互聯網，一面又像偏執狂一樣監察着他們。政府機構通過特有的形式處理數據和建設社交網絡，從而促進其受儒教啟發的各種政策；與此同時，網民相互投射無所不在的凝視，一窺彼此的生活方式和性選擇（Lyon, 2007）。譬如，眾所周知中國的政治員警——國內安全保衛（簡稱國保）就在學生社群內招募大規模的資訊情報員去監視中國公民（Xiao, 2010）。一些網民維持積極的態度，但他們的同伴卻被迫自我審查或是接受官方認同的批判。作為公民討論與政府宣傳的雙重間諜，網民就是如今這個監視科技內化、流行化的時代的縮影。

儘管中國政府對數量浩大的西方性文化及色情文化不斷譴責，中國本身卻已然成為世界最大的色情產品消費者，並擁有自己獨有的功能變數名稱及網絡平台供用戶生成內容所用。而在廣受歡迎的社交網站，比如人人網，網民創意性的表達自我並發展出頗具玩味性質的自製情色主義。年輕人對於情色誘惑和在線情誼保持樂觀、激動和愉快的精神，他們時刻準備着對國家民族的大範圍控制機制作出抗爭。年輕一代情色激進主義的力量在

2010年春天尤其明顯，這正是政府對於互聯網文化的入侵和監控越來越嚴酷的時候。我每天都可以從*China Digital Times*及*Global Voice*這樣的網站和微型博客社交網站如Twitter看到大量的新聞報道和頗有見地的言論。這些網絡平台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並往往伴有英文翻譯），它們所涉及的很多政治敏感話題是無法在別處看到的。這些網站使我們更加懂得當下這場奪回性控制和性再現權的運動，使我們看到運動中含有何種中國情境的典型範式及何種如病毒般瘋狂傳播的文化內容。舉個例子來說，近年來中國出現了業餘色情影片的製作潮流；該潮流以對於本地環境及空間的驕傲刻畫為標誌。此類影片經常富含天真而淘氣的想像，並營造出性慾勃發的氣氛——它們常建立在這樣一個理念上，即性既是隨性而發的又是無處不在的，而現在人們更找到方法去一絲不苟的記錄它。同時，保存和分享這些自製影片的途徑還能使得中國各地的省份和城市、或某一城市中特定的空間與地點得到重現。我的一位受訪者表示：「在中國，想要得到任何關於性行為的資訊都很難，所以觀看業餘製作的色情就成為男人學習成為好情人的唯一方法。」

這種自我引導型的性教育更使得人們洞察到商業色情如何騎劫着性樂趣的論述。博客名人韓寒在自己的主頁上向讀者正式推薦日本AV女優松島楓，讚賞她的作品和人格，這無疑是向青年人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韓寒在讚賞松島楓的人格魅力時更附言指出人們無須因她在色情作品中高水準的性表演而過度驚恐。韓寒一針見血的解構人們賦予松島楓的真實生活以外的人格，有力的維護了這位色情明星。

的確，我們應該從工廠製造的明星和企業生產的色情劇本裏奪回對私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性樂趣的論述。因此，我的研究分析也深受幾位知名博客和性專家的啟發，比如木子美與流氓燕，她們使大眾對性化的身體和性作品有了新的感悟。流氓燕長期進行博客寫作，她扮演着一個日常生活中

的性專家角色，並且記錄着中國性工作者們日復一日的掙扎。一次，在對她的採訪中，她坦誠而又幽默的告訴我她對學者並不抱太大希望，也不覺得他們會成為自己的盟友或拍檔去一起保衛女性性愉悅的權利和性工作者的權利。我同意流氓燕的這一觀點，學術機構往往無意支援草根組織推動性權利或是性教育的自發行為；另一方面，大學生卻極度需要課程表上有一些關於性的科目。

書中自願接受訪問的學生受訪者大多數屬於已經性化的八十後或是九十後，他們對於性的多元化和性產業中的流行元素往往瞭如指掌並且非常接受。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一些女性主導的學生組織對於色情和性作品中的性別與權利很感興趣，她們對我的課程和紀錄片都有積極回應，還極富想像力的展開了對於數碼網絡中的性別與性議題的調查。她們的調查也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在與中國年輕女性就色情的多次訪談中，我發現色情片並不只是簡單重複父權制對女性特質及性的建構。事實上，它們反映出男性主導的商業色情中被加工提煉的品位和習慣。譬如，一些色情片吸收了香港軟性色情「風月片」的元素，提供色情豐富的愛情故事，還加上一些富有喜劇性和低俗性口味的神怪傳說（Yau, 2010）。這些或新或老的、含有性場景的藝術電影雖然對色情片迷來說價值一般，但是卻為電影觀眾帶來欣賞中國情色類型的良機。其次，除了渴望找到女性友好的情色作品，女性還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討論和論述含有性內容的媒介（Ho & Tsang, 2006）。女性並不像男性那樣緊盯着色情片，她們更懂得玩味各種關於中國女性的刻板印象並藉之發展自己的性假面或自製色情形象。

網絡文化同時還為性小眾和另類性文化提供了一個蓬勃的夾縫市場。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女性和酷兒群體可以通過數碼媒介網絡製作和傳播她們自己獨特的含有性內容的媒介，並最終建立一個夾縫工業（Jacobs, 2007）。以西方網絡色情為例，就有過「美麗胖女人」的類型，此類

色情裏年長的或是過重的女性將自己呈現為優越的情慾對象。Michael Goddard則指出「美麗胖女人」的興旺正在與它針對商業色情倡導的「發育不良、厭食消瘦的人工美女」給人們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神話。他認為這個網絡現象正展示了網絡文化中不受常規標準束縛的潛力，因為該現象逾越了商業與業餘色情的界限，並能夠適應不同人群和媒介平台——如博客和建立私人關係的約會網站。一言以蔽之，「美麗胖女人」現象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穎的空間去「給別處被視為是怪物的豐腴肉體賦予價值」（Goddard, 2007: 188）。Goddard強調這種關於肉體的新觀點並非是在為某種戀物癖似的身份定性。與之相反，「美麗胖女人」恰恰是一種在有關男女角色的表演中不斷開拓延伸的開放感覺。另外，「美麗胖女人」表演者本身和她的粉絲有時還會戲謔的表演色情片和網絡文化中關於性別的過時刻板形象。

而我關於網絡世界的研究也同樣表明今日的消費者總在不懈尋找對於身體的開放的、新鮮的詮釋和感覺。他們在消費各種產品同時不斷質疑日本AV電影中老生常談的性別角色。不少日本AV電影已經注意到這種新鮮思潮，開始將新型肉體觀念作為小眾市場進行開發。一位專精色情研究的男同事在網上傳給我一部這樣的視頻鏈接。我想在這裏為讀者描述下該片內容，大家可以反思一下這種類型片會否成為中國網絡上的新熱點。這是一部同時面對男女兩性觀眾的AV電影，它描述了兩個經營一家日本傳統旅館的年長女性和一位她們的年輕而性羞怯的女性朋友。電影一開始，兩位年老女性在廚房裏準備食物，鏡頭以一種緩慢的節奏勾勒出她們友好但衰老的面孔。在一場廚房裏的吻戲之後，二人移步到榻榻米上的蒲團上。鏡頭拉近，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舔舐、撕咬、撫摸胸部的鏡頭，接下來鏡頭聚焦到足夠近（但是打着馬賽克）好讓我們欣賞到一場口交，場景還伴有真切的、滿是喘息的高潮聲。與普通的日本色情片聲軌相比，這些聲音聽起來非常不同，因為一般色情片中我們聽到的多是年輕女性享受與恐懼交織的

低吟。在第二場戲中，年長女性之一正在洗日式蒸汽浴，而年輕的訪客則坐在她身旁給自己塗抹肥皂、沖洗身體。老年女性走出蒸汽浴給她的朋友幫手，漸漸的她自然而然的愛撫起對方的陰道。之後兩人穿上睡衣，走到蒲團邊，年輕女人漸漸被說服去放鬆自己並體驗到一次絕妙的性高潮。

還有一部KMP公司2006年出品的、由著名日本色情女星主演的《小沢菜穂の引退生活——回家》也引起我的注意。這部電影屬於商業類型片「引退視頻」，這種類型一般講述的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出頭的色情女性決定退出AV產業或是和某一公司完約的故事。在我所說的這部電影裏，小沢返回她成長的地方，在街上閒逛，拍攝者同時對她進行訪問。之後，小沢邀請幾位朋友和色情影星與自己展開一次親密的性活動。在這個性活動中，鏡頭緊密的跟隨着她的身體、她充滿情感的人格以及她獨特的得到性高潮的方式。小沢在多重性夥伴那裏得到了美妙而完整的性高潮，她看上去真的被他／她們打動並性慾勃發。其中一場性行為甚至深切獨特到使她哭泣；而在另一場戲中，場景看上去像是一個私人家庭的臥室，男性情人的面孔被打了馬賽克，這樣一來他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家裏與她重逢的舊情人一樣。還有一場戲，床被放在房間的正中央，粉絲也被邀請來站在床邊擔當這場性活動的觀眾。這些粉絲大致上都是一些安靜而充滿敬意的中年男子，他們很認真的觀賞，並在每次性高潮後禮貌的鼓掌。由於這部「引退」電影是為一位性女神特別企劃和寫作的，鏡頭總是焦距於她的性需求、性才華和她能夠享有並公開分享深層性高潮的能力。

乍看上去，中國消費者應該不會喜歡我這女性主義者的口味。中國男性觀眾早就習慣並且喜歡一遍遍觀看那些老掉牙的性別／權利的俗套故事。我推測新鮮的感官追求和情色品位應該正在成長，並為新鮮的電影類型所推動，而那些承認自己亟須含性媒介的女性觀眾也會促進這股風潮。我們仍然可以樂觀的期待女性觀眾將會喜於見到令人耳目一新、發人深省的



■ 小沢菜穂的引退電影——《回家》，由著名AV女優小沢菜穂出演，出品於2006年，製作公司KMP。

性別／性向描述。這些對於女性友好的軟性情色在今日的中國網絡上雖仍是奇貨可居，但很可能就是中國情色文化解放的下一個階段。

同時，我們也應該思索日本動漫文化產品中對於性／性別角色的定位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香港和台灣歷來都是日本流行文化的進出口地區，並不斷推動日本流行文化進入中國大陸。對於中國年輕人來說，日韓動漫文化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個更為安全舒適的空間來發展開放性的性別角色以及表達他們的性幻想。日本動漫的情色世界對於中國青年人別具誘惑，他們不斷



在其中透射自己的幻想和慾望。Anne Allison就曾指出，日本動漫產品的敘事總是被一種追求變形的變態心理驅動着，這些產品總是展示出：

「持續變化和擴張的慾望——其慾念的對象則是不斷更新的身體／空間／產品，科技領域的萬物有靈觀念——即重視驅動各種性靈、造物和親密關係的科學技術。這些幻想在全球青少年的追崇下不斷變化、細分並加速運轉，同時也越來越令人對其痴迷上癮。幻想者需要在玩樂的最前線努力更新自我、擴大自己涉足的領域，所以就要參與到資本主義無窮無盡的創新——資訊——消費循環之中。」（Allison, 2006: 19）

當然這種不斷變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從今日各種含性電影中略窺一二。這些電影的主人公總是陷入對性滿足的斷斷續續的追求中，身邊圍繞着各種各項妖魔鬼怪式的對象。在知名性變態作品《淫獸學院》中，女孩子其實都是超級忍者（忍者字面的意思就是掩飾自我的物種），她們四處遊蕩、勾引青年男子並給他們欲仙欲死的性愛享受，同時又被名為Shikima的變態怪物跟蹤監視。女主人公Miko Mido就被又高又壯的Shikima魔獸主人控制，而她的父親更是將小型晶片植入她的陰道裏。她一面被人所制，一面利用「房中術」來進行性活動反抗主人，更最終以類似方式從怪物手中拯救了世界。

中國的網民和動漫迷也正在捍衛自己的「房中術」——他們的身體和本土價值觀，但他們也同時不斷和海外的新穎性產品接觸。這樣一來，他們有機會在反抗前幾代人父權主義至上的觀念同時重振中國人的性活力。我們大可以希望這場運動會逐漸發展成一張巨大的網，就如同日本曾經的淫穢論戰和自由言論運動一樣。Sharon Kinsella在她的*Adult Manga, Culture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一書中就追述了軟硬色情動漫製

品（如耽美和蘿莉控）引導的政治騷動。很多時候反對淫穢動漫情節的活動都是由政府審查提案和市民團體引導的，例如一些家庭主婦就很介意動漫作品中的暴力情色內容。Kinsella告訴我們這些被打擊的作品可以通過自我控制或是追求言論自由而存活下來。參與自由運動使得漫畫家重新贏得尊重，也可以讓他們結識同類並肩作戰，更可以將他們的作品變得更加主流可見。（Kinsella, 2000: 159）

而從本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藝術界的力量和網民文化正如當年日本漫畫界一樣正將觸角伸展到網絡四處。而女性也已和男性一起奪回並重寫性藝術與情色主義的寶藏，反對民族國家對她們的監控，也反對民族國家所倡導的「性無能」文化。

## 參考文獻

- Allison, Anne (2006), "The Japan Fad in Global Youth Culture and Millennial Capitalism," in Frenchy Lunning ed. *Mechademia: Emerging Worlds of Anime and Mang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ddard, Michael (2007) "BBW: Techno-archaism, Excessive Corporeality and Network Sexuality," in Katrien Jacobs, Marije Janssen and Matteo Pasquinelli eds, *C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Ho, Sik-Ying and Tsang, K.T. (2006) "The Things Girls Shouldn't See: relocating the penis in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ex Education 2*: 1, pp. 61-73.
- Jacobs, Katrien (2007) *Netporn: DIY Web Culture and Sexual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Kinsella, Sharon (2000) *Adult Manga: Culture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Honolulu: ConsumAsiaN, Curzon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 Lyon, David (2007) *Surveillance Studies: An Overview*, Malden MA, Polity Press, p. 14.
- Nakamura, Lisa (2002)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 Parish, William L., Lauman, Edward O. and Mojola, Sanyu A. (2007) "Sexual Behavior in China: Trends and Comparison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4, pp. 729-756.
- SCMP writer (2010) "Falstaffian Spirit is Missing on Mainland,"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September.
- Wu, Zhaohui et al. (2010) "A Peep at Pornography Web in China," in *Websci10*, 27 April, North Carolina, USA [accessed May 10 2010].
- Xiao, Qiang (2010) "DSD Police Recruit and Maintain Informant Network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et], 11 April. Available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0/04/dsd-police-recruit-and-maintain-informant-networks-among-university-students/>
- Yau, Ching (2010) "Porn Power: Sexual and Gender Politics in Li Han-hsiang's Fengyue Films," in Yau Ching ed.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人民色情  
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

作者 余幼薇 (Katrien Jacobs)  
譯者 楊靜、楊嘉莉  
出版總監 鄺穎萱  
執行編輯 梁澤生  
文稿校對 張 颯  
書籍設計 練錦順  
封面攝影 Martin Lui



出版 上書局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地址 九龍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七樓  
電話 852 2512 1002  
傳真 852 2512 1909  
電郵 enquiry@uppublications.biz  
網址 www.uppublications.biz

第二版 2012年7月  
定價 港幣\$106  
國際書號 978-988-15219-2-7  
圖書分類 (1) 社會科學 (2) 文化研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人民」是中國政府的常用修辭，中國共產黨總是說自己「為人民服務」。那麼，所謂「人民色情」就是說：「色情為人民服務」。人民有權享用色情，中國人走進地下及網絡的色情世界，體驗性愉悅，並借此爭取公民自由。中國政府則自相矛盾地回應：一方面譴責性工業，打擊性激進主義及政治運動；另一方面卻視之為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而加以鼓勵。

本書是余幼薇教授（Katrien Jacobs）新作*People's Pornography: Sex and Surveillanc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的中文版本，是研究中國色情問題的專著。題材包括：網絡色情與監控、自製色情作品、性愛博客作家、藝術家、社會運動家、性愛約會網站、cosplay、酷兒文化等等。

ISBN 978-988-15219-2-7



9 789881 521927

HK\$106 NT\$403 SG\$17

 上書局  
UP PUBLICATIONS LIMITED